





# 評戲指南

集

初

白蘭玉霜霜像



大連影藝社出版

康德六年八月廿七日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四角)

(外埠郵費酌加)

大連市日新街十番地

著作兼發行者 于文林

大連市惠比須町二〇八

印刷者 楊少齋

大連市惠比須町二〇八

印刷所 昌明印刷所

電話三六六番

大連市日新街十番地

發行者 影社

埠各書局

## 序

戲劇是開通民智，矯正社會，輔助教育之不足的，所以越是淺顯通俗，越能深入人心，其在社會民間的勢力越偉大，評戲之「一斗小米，五升穀子」「王大娘，張二叔」這種民間的寫真，民間的說白，是何等的顯然，何等的明白，所以其感動人心，移風易俗之勢力，較之其他戲劇，亦非常強大，或者說，評戲淫蕩風流，有傷風化，但這不是評戲本身的毛病，他的優點，是詞句連理平易淺顯，甚通俗化，至於淫蕩風流，那是當事者爲牟利起見，趨向一般下層階級心理，所以纔流入斯弊，苟能另加糾正，努力改良，真能作到現代人生須要的健全戲劇，相信他的勢力，不難壓倒皮簧而上之，

康德六年八月誌於連濱

1334  
秀之識

# 初集評戲指南目次

德孝雙全

一

小過年

一九

前部循環報

二四

馬寡婦開店

四一

書囊計

四九

王少安趕船

六一

巧會芙蓉瓶

七五

三本昭君出塞

九三

槍斃駝龍

一〇九

## 一集評戲指南

## 德孝雙全

(上大生青衣)屬九隆冬雪花飄。(張氏)無吃少燒苦難熬。(弼)趙連弼。(張)張氏。(弼)小子媽，你看來到年期節近，想個過年的樂兒。(張氏)咳你呀你呀。(唱)長嘆一聲淚汪汪，悲切切把口張，難與你說出來只句話，不知羞愧太平常，男兒漢老婆孩子不能養，枉生了人皮在世上。(弼)我實無法可使了。(張氏唱)咳你在從頭想一想，因何至今受淒涼，父母生你弟兄倆，遭不幸爹下世母也亡，家務之事你執掌，兄弟年幼上學堂，自從姊妹把門過，你那個牲兒改了腸，吃喝玩樂進賭場，無奈何分家手足天情腸，你不改前非還照樣，一半家業你遺光，騙親誑友瞎白道謊，指山賣磨你有妙方，至於今孩子老婆受凍餓，也沒有你那樣拆東牆去疊西牆。今天是腊月二十四，無有一粒下鍋的糧。(弼)我算是一線之路無有。(張氏唱)你我凍餓還罷，孩子們哭啼我心傷，今日你往老宅去，找咱二弟趙連芳，是怎麼求來是怎麼借，凡事求他把咱幫。(弼唱)聞聽此言難過，二日落淚痛斷了腸。(白)就依你的主意，找個口袋。(張氏白)等着我給你取去。(取到)早去早回。(弼白)不用囑咐在家等着吧。(且下)(弼)噯呀難死也。(唱)連弼邁步出了場房，思想起來後運不强，想當年趙家莊的財主數一數二，我也是個富家郎，穿過綾羅與綢緞，緞兒鞋一個月穿過兩雙，吃過珍饈與美味，燒酒壺一天三遍要燙上，逛過班子與下處，三等二等老媽兒堂，要賭錢是樣兒

都會，牌色寶盒不外行，抽大烟一天抽過四兩土，每日不離大煙鎗，吃美味吃的過了口，折受如今嚙糟糠，哈酒哈的要醉鬼，失物亂事把身體傷，宿柳巷宿的精神喪，腰疼腿酸癆病腔，爲賭錢纔把家業敗，典盡了地土賣盡了房，惟有大烟更厲害，抽的我皮肉焦瘦面焦黃，夫妻情男不男來女不女，同床共枕與隔牆，吃哈嫖賭大煙首款，勸衆位於萬不可貪圖荒唐，總要殷勤務本正，不至於喪家敗產受淒涼，我連弼從今要學好，再也不能混張狂，道道念々來到了，來到老院大門旁，大門緊閉未從開放，想是二弟未起床，且在門外等一等，二弟出來再借糧，或多或寡回家轉，若見弟妹面無光，連弼正在大門外，（上趙連芳唱）咳嗽一聲出了房，用手開放門兩扇，瞧見哥々在那旁，復又轉身回裏走，（弼唱）連弼進前拉衣裳，（白）兄弟慢走哥々我來了，（芳）早看見了，（弼）兄弟你好，（芳）我若不好就出來了，（弼）你吃飯了未有呢（芳）吃不吃的怎樣，（弼）哥々尚未吃呢，（芳）你怎麼不吃呢，（弼）無糧食吃什麼，（芳）那就得餓着咧，（弼）兄弟呀哥々，有話說呀，（芳）會我有什麼話說呢，（弼）咳兄弟呀，（唱）未從說話笑臉揚，叫聲兄弟聽其詳，我今到此不爲別的事，來找兄弟借斗糧，你把粗糧借給哥々二斗，過了新年必還上，笑喜々的遞口袋（芳唱）連芳一見氣昂々，你且退後我有話講，（弼白）兄弟有話只管說來，（芳唱）要你聽話暮着忙，如今分家兩下裏過，怎該我把你來幫，（弼白）你不是我的兄弟麼，（芳唱）你我果是同胞兄弟，待你未曾失了倫常，想當初爹娘下世早，原是哥々你把我當，吃哈穿帶不必講，交好朋友是正行，不該每日進賭場磨拳挽抽把光棍裝，怪我無知說你幾句，你就要分家兩下揚，無奈分開各自過，弟不與兄爲累兄不占弟之光，每人都分五頃地，各自都分百石糧，你搬出老宅離了我，只落的兄居南村弟北莊，你還照常要胡鬧，輸盡地土就要拆房，親



感說來朋友勸，不但不聽反逞強。如今家產盡輸去，每日把着大烟鎗，不醒心你是迷昏漢。爲賭無抽你把大誑。信。你糶米你必是還賬。大謊着說那嫂不能止光，家中餘糧可不少，糶房一裏滿着倉，不借給你。我留着填道，有你會輸我也會揚（弼唱）聽此言木雕泥塑緊閉口，週身是口也難張。果然是理虧嘴就短，心中好似火燒騰，是我當初辦錯了，那時節明公指教怎不省腔。早若聽了親朋勸，何至如今受淒涼。不借了從今以後立志相，何苦在此低頭與他求幫。抬起足轉身就要走，眼望口袋暗思量。孩子們在家等着吃飯，老婆子等着下鍋糧，空手而回說什麼，豈不是垂頭束手暗淒涼，咳長嘆了一聲說罷了，還得好話把他仰，人貧志短果然短，馬瘦毛長果然長，無笑強笑叫二弟，兄弟呀，我知道你說的苦口是良方，哥當初走的錯，一片家產盡遭光，是我自遭當自受，可憐你嫂子跟我受淒涼，因我饑寒常來借，自己也知臉無光，平常日子不來求借，只因年近日子不長，今天腊月二十四日，昨天晚上祭竈王，對門鄰居恢炮響，惟有我冷落淒涼甚難當，煤油缺少怎把燈點，無柴燒火炕冰涼，你嫂子哭啼把我吵，我對不起孩子老婆口難張，你姪女又要紅繩與腿帶，你小姪又要帽子與炮張，又問過年咱們割幾斤肉，閒聽此言真叫人痛斷心腸，今早起慌的我去把集趕，腰中無錢空着忙，站在了屠桌一旁兩看望。轉到了無人之處暗傷腸，仍然還是空回轉，一路上前思後想實無力，親戚朋友不敢上，怕我誑騙先敵防，有心莊中去求借，如今我走的人緣不強，到家中仍舊還是無生路，鍋蓋長在鍋台上，萬般出在無計奈，你嫂子叫我來借糧，又說是你到那裏好好的講，見了二弟訴衷腸，借給咱們糧一斗，過了新年必還上，兄弟呀，爲兄以就來到此，總得兄弟把我幫，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汪，魚情水情全不看，還要看你我同胞一爹娘，再看你嫂子一點面。

兄弟呀，咳可憐你姪男姪女小孽障，說到此強含眼淚心如刀攪，咽喉掖氣代勉強，無笑強笑遞口袋，（芳唱）連芳聞聽落淚行，（白）哥，你不用說咧，看你當初胡鬧，一定是不幫，有我嫂姪連心我得幫助，等着我與你貫糧去，（弼白）只是好兄弟，既借給我，就貫二斗吧，頭年就不來了，過年也不來了，兄弟你既成全成全到底，再拿個十元八元的大洋好割肉，（芳白）你是得了鍋台就要上炕呀，一點也沒有，（弼白）兄弟呀，不用聽我說的，你看着辦去吧，十元八元不行三元四元，依着我莫如給我五百元纔好呢，不行那就罷怎的，（芳）等着吧，（唱）忙把口袋拿在手，進門先把門關上，復又低頭反思想，自諒此事不妥當，要把糧米借去了，怕他還眼進賭場，思想多時將心狠，我把口袋扔出牆，暗打從後門走，找我朋友飲酒漿。（下）

（弼唱）連弼低頭暗思想，罷了總是一父一個娘，（白）罷了罷了，總是親兄弟，開了會子取糧食去咧，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呀，揀了條口袋，呀，是我的呀，我明白了，穩往我在門外，他與我隔牆扔過來把了，罷了罷了，升斯你出來，另分家，家私不明，你出來趙連芳，你媽，也是我媽，（且內叫板）我，（上旦唱）桑氏正在房中坐，忽聽門外鬧嘈嘈，驚的犬吠聲不斷，必是乞丐到門旁，叫丫環拿錢飯門外去看，搭發他早走離此莊，（丫環唱）答應一聲說是知道，伸手拉開門一雙，給你個銅字快些走，狗要出來扯了你的衣裳，（白）快走，看，狗咬了，（弼白）你是丫環，罷了罷了，主多大奴多大，連大爹都不認的了，（丫環白）喲，咳是大爺來了，爲什麼生氣呀，（弼）合你沒有話，把升斯給是拿出來，（狗咬腿）唯呀唯呀哦，中咧，只們辦呢，好哇好哇，咬壞了我咧，我告你們去，（丫環）嗟呀，那狗咬了怎麼告，（弼）狗咬了就沒有法告了嗎，（丫環）那怎麼寫呈子，（弼）哦，要經官呢，你聽着，具呈人趙連弼，年三十五歲，係順

天府趙家莊的人氏，爲滅祖欺兄事，只因父母雙亡，兄弟二人並理家務，身弟連芳棄兄別居，家私不明，兄貧弟富，身不追家私，與弟借貸不允，反歐胞兄，設擺狗陣，將身右腿咬破數處，血流不止，彼時受風，週身膀腫，恐有喪命，無人雪冤，無奈匍匐來署，訴情明冤，叩懇青天大人恩掛急究法辦，則身感激不盡矣，只一狀把你二爺告的淨家敗產，寸草難存，你到裏邊會你們二爺二奶說去，他無同胞之意，我有手足之情，我辦事情不能對不起祖宗，我暫且不告，請幾位給說合着，給我五百元錢，作爲養濟，就算歸了，（Y環）大爺不用着忙，起來吧，家去走，（弼）起不去咧，（Y環）呀他是粧的我吓唬吓唬他，呀大爺那狗又來了，（弼起身）狗在那呢，（Y環）那有狗，噯呀噯呀大爺呀，（唱）我大爺今日不在家下，你等我稟明二奶到上房，轉身走進門兒裏，（白）有請二奶，（流且上唱）桑氏開言問梅香，（白）何事，（Y環）門外大爺來了，在那裏生氣呢，（且）哦，（唱）門外來了我的兄長，低頭不語自思量，門外生嶺不進院，定有不週事一樁，叫聲丫環頭前走，一到門外看其詳，兄長定是來求借，我只得憐恤將他幫，大門一裏止住步，問聲哥，可安康，（弼白）好，死不了呢，（且唱）既然駕到咱家門首，冷々的天氣怎不進房，（弼白）那是我的家，分開了我是花子，（且唱）雖是分家各執掌，你兄弟何分彼此論弱強，（弼白）我沒兄弟他沒有哥，（且哭）見此光景明白了，一定是兄來求借弟未幫，一陣心酸尊了聲兄長，哥，不用說衷腸，叫丫環，（Y環）有，（且唱）與你大爺拿口袋，（Y環）是，（且唱）哥，呀，請到房中蔽寒涼，（弼白）我若是不去，弟妹必磨不開走，（且唱）讓的哥，頭前走，丫環代路進上房，哥，落坐請轉上，吩咐丫環下廚房，快去急忙把飯做，把酒燙熱熱暖湯，（Y環）是，（下）（且唱）問我嫂，可道好，小姪兒姪女可安康，離年幾日可備年用，

時下可有富餘糧（弼唱）年節物缺少米肉無滴酒，更無接神紙馬香，不但年物未預備，時下無有下鍋糧，離年太近會誰借，找我兄弟來借糧，不但不借糧和米，反把口袋拋出了牆，只是同胞親兄弟，不及路人到門旁，（飯到）（且唱）哥々開心且用飯，是他年幼兄得海量，丫環快些跟我走，拿着口袋去貫糧，代領丫環糧房去，（下）（弼唱）罷了哇，弟妹果然大賢良（白）罷了罷了，弟妹家果是大賢良，下倉貫糧去了，他們貫他們的糧，我得吃飯，咳餓着呢，（吃哈完）呀，只個粧設我也都按過，擺過可是擺過，又都把他賣了，（上且丫環唱）回身來到上房裏，尊聲哥々聽個其詳，只是一斗麥子一斗米，回身急忙開了箱，裏邊取出銀十兩，助給哥々拿到家鄉，暫時兌換錢幾吊，買上幾件粗布衣裳，將急救急把年節過，過去新年我再幫，（弼唱）聞聽此言說罷了，愚兄我算占大光，（白）弟妹給我糧米我要，只個銀子我可不要，日後兄弟若是追問銀子，那不可不可（且白）哥々不要推辭，（唱）兄長不可推辭遠慮，小妹敢作就敢當，還有幾拐子深藍線，一塊漂布四尺長，與我的小姪做鞋襪，叫我嫂子自己去忙，你弟之過休對我嫂子講，多替小妹問安康（弼唱）說聲費心知道了，時々不忘你的好心腸，連弼謝罷往外走（白唱）奉送在後心內傷，大門一裏止住步（弼白）弟妹你回去吧，我走了，（下）（且唱）眼望哥々出了莊，叫丫環關好門兩扇，（丫環）是，（且唱）主僕二人回上房，長嘆一聲床邊坐，低頭不語暗思量，丈夫不戀同胞意，每日間狐朋狗黨會成邦，久而久難免不遭禍，敗家破產風化傷，怎得丈夫回心轉使他醒悟開心腸，再叫他兄弟和睡，方顯的女有四德男有五常，左思右想無有主意，天色向晚落太陽，只般時候丈夫不回轉，一定是張三李四會成邦，又聽的外邊大吠咬，忽然一計上胸膛，要使丈夫心回轉，除非打狗勸夫郎，想罷多時主意定，開言有語叫聲梅香，（白

(梅香、丫)有，(且)你把老狗喚入廚房，我有一段心事，可不許說破外人知道，此事若成，我必另眼看你。(丫)不知奶，有何用處，(且)原是如此只般，我要打狗勸夫，回心轉意，使家庭和睦，千萬不可走漏風聲，(丫環)是，奴婢遵命。(丫環喚牲入)(且唱)款去外衫進廚房，雙手高舉一股香，竈王龕前忙跪倒，口專家神老竈王，我今害犬一條命，我因和家倫五常，代奏上天休怪罪，再求乞老狗轉世莫嚙嚙，托生人體投貴地，尊個好參與好娘，叩罷頭來平身起，開言叫聲小梅香，丫環拿棍着頭打。(丫環白)嚙嚙奶，我們打狗無有罪嗎，(且)奉命而作，無有罪殃，(丫環)手拿大棍叫老狗，我今送你一命無常，我們奶，說咧，下世不叫你托生狗，投一個好參與好娘，長大成人去學唱，唱些個古往今來勸人方，照着老狗打一棍，(狗叫死)四腿扒地命見閻王，(白)咱稟奶奴我將老狗處死，(且)好，梅香，(丫)有，(且)今夜晚間你將者狗皮毛去掉，與他穿上靴帽藍衫，扮作人形，我外邊找你二爺，可不要走漏了風聲，(丫環、且)只正是，主僕定巧計，瞞哄人不知，(下)(上二丑)我車三，(王)我王二，(車)哥，(王)兄弟呀，(車)你看我只賬戶也太多了，(王)你多少那呀，(車)不但賬戶多，自早起來還未吃飯呢，(王)今天連我也沒有吃呢，咱們找咱們好朋友去，(車)到只個糞堆咧，那是咱們的好朋友，(王)找趙連芳趙二爺去，一見面你也請他，我也請他，(車)得了得了，別說了，我連一個字也沒有，我拿什麼請他呢，(王)得啦，只多沒勁呀，不但請他，咱們兩個，因為請他，還得打起來，(車)只更沒有的事，咱們兩相好，合一個人似的，打的什麼架呢，(王)哥，你連只們一點巧着兒，都辦不過向來，咱們兩個假打，他必真拉，叫他給咱們作說和，只客不得他請麼，(車)呀，你只道真好，你真是有的，(王)走吧，(車)走吧，(唱)我叫車三，(王唱)我

叫王二，(車唱)咱們兩個，(王唱)是一對，(車唱)今天不上別處去，(王唱)逛茶館與酒市，(車唱)找着趙二爺，咱們去開個盤。(王唱)對，看那那個姑娘會我有勁。(車唱)弟兄二人往前走，(王連芳唱)看見了車三與王二，(白)那不是三哥二哥麼，(二人見上前拂衣拭帽厭氣太甚)(白)上那去二爺，巧啦，正要找你呢。走吧，咱們吃飯去吧，(王)哦老三，你先別去。今天只個客得我請，前天咱們臨分手的時節，不是我來者，再要見了面我請客。今天我請，(車)那不行，我說道頭裏了，得我請，(王)不行得我請，(二人拉扯)(惱)(王)哈你在大街上是捲我呀，(車)我怎麼捲你了，(王)怎麼不捲我呢，你只是在大街上來捲我嗎，(二動手打趙拉完)得了得了。別打了，只多够看哪，因為請客打起來，得了只客二哥我叫你過的去，(王)過的去，(芳)三哥找吃你你開的去過不去，(車)過的去，(芳)今日是你們哥兩個請客，我化錢，(二聽笑)(芳)算給你們哥兩個打和，(三白)行啦，就依着你只個道，(車)請，(王)請呀。(唱)弟兄三人樂非常，一到酒樓飲酒漿，三人說笑來好快。面前就是一品香，謙讓一回把樓上，叫聲堂官你來忙。(白)堂官，(上堂官白)三位客爺吃酒嗎，(車王)正是，(堂官)都是叫什麼呢。(車王要菜完)(芳白)來四碟小菜兩個會盤，炒煎四盤兩壺燒酒，快去快去，(堂官)是，(堂官喊完上菜白)酒菜齊備，(芳白)哥，咱們哈起來，(唱)蕪芳吃酒喜洋洋。二位哥，聽其詳，咱三人可稱知已彼，兄弟有禍哥，們攤。哥，們有事弟能辦，缺錢項用多少我你們幫，三人說笑推盃換盞，(上且唱)桑氏提燈到街上，嚇的樓有人叫，聲音是我丈夫郎。站在門外開言問，尊聲堂官我要占光，(白)哦我借問一聲，樓上可有人吃酒嗎，(堂官)有個趙連芳趙二爺，(且)好你代我傳答一聲，你說我家中有事，我在樓下等候，(堂官)是，(上樓)趙二爺外邊有人請呀，(

車王白)請上來一塊哈吧，(堂官)是個女的，(車王白)女的更好啦，叫他上來陪着我們哥三個哈個花酒，(芳白)不要胡說八道，(堂官白)你家中來的人，說家裏有事，(芳)好待我去看，(下樓)唯呀，你作什麼來了(且)夫哇，(唱)未從說話代驚慌，低言巧語尊夫郎，不知何人作惡事，打死人命與咱家贓，屍首現在大門外，快回家想主張，(芳唱)連芳聞聽只句話，當時就把臉吓黃，不要着急等一等，我有朋友把我幫，(白)不要着忙，我有朋友帮着，(且)噯呀，人命事大，千萬不可走漏了風聲哪，(芳)那時我知已連心的好朋友(且)怎麼如此快去，(芳上樓車王聽跑了)(下樓)(且)朋友都在那裏，(芳)都跑了，(且)好個知已連心的朋友哇，(唱)休要遲誤快走着，到在家中作主張，串過胡同走小巷，不多一時到門旁，輕推門扇燈止滅，(芳白)噯呀，你怎麼還把燈止了(且唱)鄰居看見不妥當，(芳唱)連芳前進摸一把，呀，多怎死的週身涼，只可叫我怎麼好，(且唱)且莫着急到上房，(上)丫環開門進門關門芳唱)吓的我身上出涼汗，妻呀，你快出主張，(且唱)除非是哥家中走一趟，請到只裏把嫂們幫，(芳唱)聞聽說把哥找，一句話提到心病上，如今朋友不中用，找咱哥也不妥當，白天來把此糧借，不但不借給反喪當，今晚怎去請兄長，只怕不能把咱幫，(且)聞聽丈夫只句話，夫主作事不望長，船未入江先防漏，馬未臨陣先回韁，人道難出拉一把，與人方便自己方，一母同胞你不念，怎對下世爹與娘，失了倫常手足意，倒惹旁人論短長，今晚問你急去，進門叩頭跪下求，親手足不能記仇恨，嫂之明禮大賢良，你知道認錯不怪，一定前來把咱們幫，(芳唱)連芳出於無計奈，只得前去把哥嫂仰，妻呀，與我快把燈籠點，(月唱)呀不可被人取見不妥當，(芳唱)連芳走出大門外，(且唱)叫聲丫環你把門關上，(下)(上芳接唱)不顧害怕往前走，急走如飛出了

莊，煞時之間來好快，來到哥々場房門旁，叫聲哥嫂把門開放，二弟到此有事相商。(白)嫂々開門來呀，(上弼青衣嘆唱)真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心煩憂愁睡多，忽聽門外有人鬧叫，但不知何人來到門旁，用手開放了門兩扇，(芳白)嫂々可好，(張氏唱)原來是二弟趙連芳，不在你的貴府保養貴體，只般時候到此爲的那槽。(芳白)走到屋裏再說去吧，(張氏唱)喲，休怪嫂々我不把你讓，我那個茅屋草舍太航臟，(芳)嫂子供你說的那裏話呢，(張氏唱)咳既不嫌往裏請，叔嫂走進冷場房，尊聲兄弟你等一等。回身叫小子他爹快起床，(白)小子爹起來吧，他二叔來了，(弼白)誰來了，(張氏白)二兄弟來了，(弼白)他不是要賬來了你叫他走了，(又上打連芳嫂拉)(白)哥々呀，(唱)連芳跪倒地當中。口尊哥々聽其詳，借粮本是兄弟我錯前來陪補把兄嫂仰，恕我無知一朝錯，哥々嫂々莫把心傷，(張氏白)你起來，自家兄弟休說那對與不對，你哥々他說話也是不中聽，(弼白)我不對呀，我不該會你借粮去呀，那時你的哥々，你也不是我的兄弟，你有只樣的哥々給你去人，起來走着呀，(芳)咳。(唱)哥々呀一來請罪二來陪補，嫂々哇咱家出了大够當，不知何人與我不睦，打死人命與我安臟，死者相個走莊客，屍首安放草舍旁，趁此無有外人曉，哥々呀快々與我把屍臟與連方說罷臉變色，(弼唱)連弼一旁說很應當，(白)白趙連芳哇，(芳)哥々(弼)你家當真出了人命了嗎，(芳)哥々你低着聲兒，(弼)可那出了人命害叫煞，只是你的心地兒感的呀，(唱)好々々來妙々々，果然是神佛有眼天理昭彰，知情不堅三等的罪，待我急去稟地方，快々進城報人命，只一回輕者敗產重者抵償說罷邁步往前走，(張氏唱)上前來拉住丈夫郎，他兄弟俱是愚魯漢，弟不仁來兄義也不長，只得巧語把他勸，叫了聲他二叔且莫着慌，怎麼說咱們家中出了人命事，找々哥々把你幫，兄弟呀，你自



幼上學把書念，五經四書你念了全張，識文斷字見識廣，今日爲何無了主張，你哥々他本是莊家漢，人命事焉能辦的妥當，聽說你交了些個明公高人好朋友，行臥不離會成了邦，怎不急去投明路，求他出一個巧妙的方法，(芳)那有好朋友哇，聽說出了人命都跑了，那有一個哪，(張氏咳，(唱)兄弟呀，你輕財重義交朋友，你未交着君子淨遇狼，吃哈不散是朋友，身着大禍踉在一旁 總是你們識文斷字的眼力好，知輕識重看的遠常，(芳唱)是我瞎眼，嫂々快勸我哥々去吧 指着旁人不行呀，(張氏唱)我問々你朋友好來弟兄好，(芳白)還是弟兄好，指着朋友不中呀(張氏唱)依我看弟兄不如朋友強，你待友不惜是大波大浪入你親哥々與你借一斗糧米捨不得幫，想起來當初一往的事，好相我婦道見識不長，我一十九歲把門過，公々辭世又喪萱堂，那時節兄弟你年幼小，九歲念書到學堂，田園地畝你哥々執掌，內裏家務嫂々作忙，至秋涼先做棉衣怕你冷，單夾衣勤洗於你勤漿 你年幼身弱常有病你哥々披星帶月請藥房，千辛萬苦把你扶養指望你一步高升占你的光，你念書念到十五歲，十七歲娶過他二孀娘，果然是合家歡喜財恒旺，我只窮命妨的你哥々他轉了荒蕩，因賭弟兄不和睦，一股家業往兩下揚，分過來的家業被你哥々輸盡孩子大人受了淒涼，自然自遭當自受，遠者不幫近者得幫，你哥々萬般無奈去求你，因無一粒下鍋的糧，你總然恨你哥々不上相 最不該把口袋拋出牆，你是一母同胞兄與弟，你若不幫有誰幫，不念你兄當看我，你想 嫂々待你何等情腸，同胞兄弟念不念，也當看你姪男姪女兩個野障，你竟至忍住心腸全不憐，找你那高朋貴友會成邦，今晚巧攤人命事，好朋友腿快跳出了牆，拍々那天良摸心細想，異姓能比手足強，可惜你吃墨水識幾個字，枉讀四書與五常，不是嫂々揭你的短，總是兄弟你量不常 兄弟呀，你廣交那孤朋狗友的不

中用，難處總得近人幫，數落一個勸一個，拿聲丈夫聽個其詳。二弟知錯悔前來到，爲哥々の就得把手揚，遇此凶事大不幸，趁此夜靜把兄弟幫，(弼白)不去。(張氏唱)咳你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魚情水情全不看，得看下世二爹娘，前不思來後不想，還是看々他二孀娘，不叫弟妹把咱幫助，一家人凍餓而死命無常，你想々那個菜再想々那個酒，你想々那個銀子再想々那個糧，吃飽了不可忘了餓，看見了疤拉想起來瘡，有恩不報非君子，忘恩負義匹夫郎不知我說的對不對，從頭回想拍々天良，(弼唱)聽的賢妻一夕話，好似那挑去了房蓋倒了山墻，(白)兄弟的聽々你嫂子說的，對你的意思不對，(芳)對都是好話，(弼白)你對不對呢，(芳)兄弟錯了哥々恕過吧，(弼白)知錯也就罷了，我趙老大不會你一般見識，誰教你來的，(芳)我自己醒悟，竟來陪補哇，(弼)你是用着我你才來了你不用我的時候，是決意不來呀，走吧，我幫着你把事情去辦完了，你還是吃飽飯，我們一家子還是餓着，(芳)哥々快走吧，不早了，(弼)走，(芳)哥々隨我來，(張氏關門下)(芳唱)兄弟二人出了場房，邁開大步奔慌唐，心忙性急來的快，來到自己大門旁，輕推門扇把房進，(上旦)環且唱)迎面講話不敢聲揚。(白)哥々來了，(弼)來了(旦)想不到的禍從天降，(弼)咳，總是咱家門不幸，(且)哥々多々勞心吧，(弼)只不是我的事一樣兒，(且)哥々先哈幾盅押風酒吧，(弼)先辦事要緊呀，回來再哈吧，(且)可也隨我來，(唱)叫丫環你把門關上，(下)(弼唱)邁步來，草垛一旁 走進前來摸了一把 唯呀，幾時死的渾身涼 毛腰就死屍抗，(芳唱)連芳拿起鐵鎗兩張，慌々忙々往外走，弟兄二人出了莊，離莊走出半里路 來到一叢柳林行，死屍放在流平地，耳聽那旁鬧嘈々，(上丑白)(打更)小心着，(瞧見趙弟兄埋屍畢)(生白)大事已畢回家哈酒去，(下)(王二白)哈々。

是趙連芳哥兩個埋死人來者，好哇，又有了發財的道了，日後求他，若不借給，就告他私埋人命，（車三）走哇，找地方哈兩盅去，（下）（起四更）（日唱）樵樓鼓打四更梆，飯茶做熟酒燙上，專候丈夫與我的兄長，多用婉言勸夫郎，剔明亮燈燭房中坐（上）（弼芳唱）走進連弼與連芳，兄弟二人把房進，（日唱）萬福一拜哥，多受風霜，（白）哥，多受寒冷了（弼）不冷不冷（我還出了汗哪，（日）哥，請上飲酒吧，（弼）兄弟你上去，（芳）哥，上去吧，（弼）就是那們者，（丫環擺酒完）（旦）哥，呀，（唱）尊聲哥，請轉上，多飲幾盃也無妨，只酒薄菜淡家常樣，不成款待慢訴衷腸，（弼白）不是外人自己兄弟，（旦）哥，呀，此事情奇怪人難測，也不知是何人暗栽賊，今夜晚多蒙哥，你老人家到，若不然難免大禍一場，（弼白）是兄弟事我不管誰管呢，（旦唱）招哇，夫哇，妾問你朋友好來弟兄好，（芳白）還是親兄弟好，（弼白）朋友好，弟兄算什麼，（旦哭唱）哥，呀，勸哥，也不必心慘傷，夫哇，爲妻我到有幾句愚蠢話，或是週與不週可莫着慌，在家我常聞父他老人家講，寥記幾句不大週詳，只知三從四德乃是婦道根本，男子人倫三綱五常，有父從父無父得從兄長，相只等手足之情萬不可傷，昔日裏有二大賢叔伯夷齊退讓江山，兄讓弟位弟不坐，弟讓兄坐兄不担，在東門逃走了大太子，二太子棄家出了邊關兄弟只爲一個讓字，變，餓死在守陽山，體此情江山總比家私重，怎至於兄居北來弟居南，析居不如同居好，大家捧柴火煙全，咱本是同胞親兄弟，先人遺下田和園，至今析居兩分散，失却手足兩無掛牽，譬如說先人不留只田產，可有什麼兩征參，到不如扯了分單合一處，兄寬弟忍諒遠長，草木還可連枝葉，休說是人生在天地間，紫荆樹下還家日，說道是昔日田氏弟兄三，田大訓蒙設立學館，田二務農掌田園，人家

田三年幼把書念，兄愛弟敬甚是合顏，三從四德那位田大嫂，田二嫂尊敬長上禮貌全，惟有不良的那個田三嫂，終日憂氣攬不賢，只攪得無奈才把家分散，田園器皿各有分單，在庭前有一顆紫荊樹，正在茂盛枝葉全，均量伐倒分爲三段，下餘枝葉上秤盤，次晨起三人來到樹下看，垂枝風搖樹葉乾，田大郎兩手扶樹自落淚，引起二郎心痛酸，枝葉發生由根長，根戀枝々戀葉不忍的三分，不忍的分散未伐他就先死，可惜呀，人不如草木好痛人的心肝，弟兄三人各悔各嘆，不忍析居還想重圓，回房中扯碎了分單作爲廢紙，大嫂二嫂念佛萬千，田三嫂躲足垂胸只是恨怨，恨他的丈夫不聽是個順風男，田氏析居合在一處，紫荊樹不扶自起枝盛葉鮮，弟兄三人二位嫂々，滿斗焚香謝大地，田三嫂見此奇怪慚羞無地，羞愧難當把吊懸，只是紫荊樹下還家日，名流後世萬古傳。昔日裏張公九世同居門懸匾，貓狗呈祥甚是合顏，夫哇，體此情吧，果然天有眼，善者善報惡者惡還，夫哇，把手足之情要你看重，把那些狐朋狗友拋在一邊，明日接咱的嫂々姪男姪女，團聚在一處扯碎了分單，不知丈夫可會心願，尊聲哥々也要你打一打算盤（芳唱）連芳回答我稱贊，（弼唱）連弼聞聽心喜歡，（白）他孀子說的到是情理，但是折開的日子，那一半被我糟淨啦，光有人了，我不忍戀累你們呢。（且白）哥々別說啦，什麼你的我的，天也亮了，我就套車接我嫂子去，（弼白）我先頭裡回去，給你嫂子個信，恐他不來，（芳白）咳，那有不來之理，（弼白）不是別的不來呀，他連條褲子都沒有，怎麼來呢，咳，走就走吧，（且白）哥々慢走，待我與我嫂子們找幾套衣服拿去，（弼白）咳，罷了罷了，（且下）（上張氏白）昨晚那件事，叫人心不安，（上弼芳白）嫂子起來啦，接你來了，（張氏）那事可怎樣，（方）妥々當當，（張氏）咳，年節太近，接我何事，我不去呀，

(弼白) 原來如此只般，只般如此，到那再說去吧。(全上車當場弔魚)(旦接見面雙哭三元泡)(張氏咳) 嬌々好意，(旦) 嫂々說的那裏話來，小妹少有憐恤嫂々莫怪。(弼氏) 焉敢，(旦) 正是明日邀請衆族長，(弼芳) 扭碎分單，紙兩張，(同下)(上車三王二) 狐鴛虎威裝不錯，(車) 刻挖帖穴混吃喝

(王) 王二，(車) 車三，(王) 兄弟，(車) 哥々，(王) 去年冬天趙連芳那人命之事，未見有找屍的呢，(車) 一定是遠來的，(王) 對，不是本地人，兄弟，(車) 哦，(王) 我有個好主意，對你說々，(車) 什麼主意，(王) 你進衙門喊冤，我與你打個干證，你就說死的是你舅々，關外發財還家，被趙連芳圖財害命，憑老爺給斷，也得斷個千頭八百元的，(車) 好，就依一哥走々，到啦，(抓鼓喊冤)(上官白) 忽聽堂鼓連聲，叫人胆戰心驚，來呀 帶抓鼓的，(差) 有，抓鼓的上堂，(車) 與老師叩頭，(官) 你叫什麼名字 (車) 小的車二，(官) 你有什麼冤枉，堂鼓也是你擅動的麼，(車) 小的有十大冤枉，家中貧窮 寫狀不及，(官) 你有什麼冤枉，(車) 小的有一位舅々 名叫周福玉，在審陽貿易，發財還家，路過趙家莊，被趙連芳刮去財物，又且將我舅父打死私埋，老爺與木的作主吧，(官) 你舅々家中何不出頭呢，(車) 我舅父家中無人 又是孤姓。(官) 搶什麼東西，(車) 一匹大馬，五百兩銀子，一枝水煙袋，十塊銀元，(官) 他既私埋人命，你怎得知實情呢，(車) 有土二的干證，(官白) 他在那裡，(車) 現在堂下，(官) 帶王二，(差) 有，(上王二) 與老爺叩頭，(官) 你叫王二嗎，(王) 小的王二，(官) 你怎知趙連芳攔路劫財打死車三的娘舅，(王) 小的早起拾糞去看見，(官) 在那裏打的，(王) 在莊東不過一里，(官) 搶去什麼物件，(王) 五百兩銀子，一匹大馬，一支水煙袋，(官) 你

怎知道是五百兩銀子呢，（王）他去了銀飛子被風刮到小的跟前，（官）你看的準嗎，（王）他埋屍在家裏送財物，我遠々看的準，（官）屍首埋在何處，（王）莊東大柳樹下，（官）我將趙連芳傳來，要你對證，（王）一定，（官）人來，（差）有，（官）傳趙連芳，（差）有，（下又上）趙連芳傳到，（官）代上來，（差）有，（芳）趙連芳與老爺叩頭，（官）你叫趙連芳嗎，（芳）小的趙連芳，（官）你多大歲數，（芳）二十二歲，（官）你可知罪嗎，（芳）小的身犯何律，（官）你攔路劫財打死車三的娘舅你還支吾，（芳）小的自幼讀書，至今務農，豈敢行凶，（官）現有王二的干證，王二與他丁詞，（王）趙連芳你自作自爲，對屍首埋在莊東，是我親自看見，你說實話，打死人命沒有，（芳）回老爺車三王二他兩個均是土匪，吃莊害戶的東西，常行訛詐，我屢次周濟他們，一時未到，他是誣告小的，（王）我怎誣告你，老爺不信去驗，屍首現在莊東，柳樹下埋着，（官）不打諱也不招，人來，（差）有，看大刑，（上）喊冤，冤枉冤枉，（差）回老爺有一婦人喊冤，（官）叫他上來，（差）有，（且）趙門桑氏與老爺叩頭，（官）你是趙桑氏嗎，（且）正是，（官）你有什麼冤杜，（且）我乃趙連芳之妻，不知我丈夫身犯何罪，被貴差帶上堂來，（官）你是連芳之妻，（且）正是，你丈夫打死車三娘舅，劫去財物，豈不犯罪嗎，（且）何人見證，（官）現有王二見證，車三王二你兩個說呀，（二人丁且白）我把你兩個賊呀，（唱）即聽此言氣昂々，罵了聲車三王二太狼毒，任性胡爲你們吃莊害戶，終日聚賭天理無，我趙家那一點對不起你，以無生有告官夫，控我家劫財打死你舅父，叫王二只個干證是你出，馬匹財物你知數，埋屍你也親自親，必須老爺下鄉驗，王二車三你敢配付，尊老爺我丈夫埋屍此真不假，有段隱情他也糊

塗，東莊埋屍是隻狗，並非是車三他舅父，（官白）狗是怎麼死的，因何夜埋呢，（且唱）家犬是我自打死，因他弟兄不合我打狗勸夫，（官白）要你慢的說來，（且）老爺呀，（唱）未從回話淚杯酥，口尊大人聽個清楚，提起此話太長久，容我慢訴緣故，我那一雙公婆下世早，閃下了我的哥，與我丈夫，兄長務農理家務，丈夫學堂念四書，我的兄長被匪人引誘貪了賭，兄弟爲此不和睦，兄愛弟意倒罷了，弟敬兄情太遠疏，無奈才把家分散，自守自業無反復，我兄長分家之後貪了賭，輸淨了產業一點無，年前臘月二十四，兄求弟助弟不扶，小婦暗把兄長助，借給錢米背着丈夫，思想他弟兄不和睦，違背先人失却手足，意欲勸夫回心意，反復思量無計可使，至夜晚我的丈夫未回轉，忽然一計上心腹，打死一隻看家犬，與他穿靴帶帽披衣服，大街去把丈夫找，在酒樓遇見丈夫與惡徒，假說誤攤人命事，爲的是驚吓丈夫省迷途，車三王二聽見了，他怕牽連見官夫，好似見鷹的兩隻兔，跑出酒樓踪影無，無奈我丈夫請兄長，才把死屍暗抬出，丈夫醒心進弟道，才棄朋友近手足，次日天明二十五，便把嫂姪接在一處，火化分單兩無悔，乃是一家無反復，小婦人作出此件勸兄的事，不料想車三王二告我丈夫，敢認老狗是他娘舅，行爲詭詐天理無，老爺不信前去驗，或人或狗自明目，若是車三他娘舅，情願償命心也服，若是一個看家的犬，他二人或是斬來或是徒，（白）老爺與小婦作主吧，（官白）依你說來你是打狗勸夫，是一宗道德之事，廣你自說我便不信，我要去驗的，人來，（差）有，（官）將趙連芳一並車三王二鎖在一線順輪，（差）是，（三元泡當場變）（官）人來，（差）是，（官）叫地方，（差）有，（上地方）（官白）你自裏有趙連芳攔路劫財，打死車三娘舅，有只樣不法之事，你怎不早稟我知呢，（地方）回稟老爺趙連芳乃是忠厚

傳家，再車三王二與連芳乃是至友，怎有此事呢。小的不曉求大人恩典，（官）依你說來，連芳還是好人，（地方）弟兄全是忠厚之人，婬妯兩個都是賢慧之婦。他是分家另過。自今兄窄弟寬，自去冬合居一處，人皆共知，（官）就是了，命連芳點出地穴，教人扒死屍查驗，（差）是，（忤作驗屍畢）回老爺果是一隻狗（親看）哦，車三你看，是你舅嗎（二丑白）是他撿了，（官）胡說只還得了，幸虧是隻牙狗。若是隻母狗，一定是你老。咧，人來，（差）是，（官）與連芳開鎖，代車三五二回衙，（差）是，（官）地方，（地方）是，（官）買個棺匣把老狗裝起埋了，（地方）是，（當場變升堂官白）代全案人等，（差）是，全案人等上堂（齊跪）（官白）趙連芳，（芳）有（官）你妻桑氏果稱大賢，德孝雙全，作此打狗警夫省悟，又且全兄，德行可表本縣詳上行文，與你掛合居之匾。具結消案，王二車三，每人重打八十，（差）是，（打完）（官白）曉諭全案人等知，車三素行不法，指望訛詐，以大詐爲舅父，誣控良民，文打八十，罰充三萬里外，王二文打八十，罰十年苦力爲滿。趙桑氏打狗勸夫，全兄析居從合，爲德孝雙全，掛四字牌匾，傳流後世。其夫趙連芳，失缺手足按例理應重辦，念其妻賢又且自知悔過，故免之。以經明斷，具結劃押謹遵勿違，帶下去（同下）正是女子宜以桑氏爲法，奈男子莫學王二車三，退堂，（完）



## 小過年

(上老生彩旦小旦) (老生白) 一夜連雙歲。(彩旦白) 五更分二年。(老生) 老漢張合，(彩旦) 老身王氏，(小旦) 奴張桂枝。(老生) 丫頭媽呀，一過年了我就難過，你把我傾苦咧，(彩旦) 我怎麼傾你了。(老生) 一輩子，你連個兒子也沒給養活，過日子不是過的孩子們麼。(彩旦) 咳不是有咱們丫頭麼。(老生) 咳你別提咧。(唱) 老張合淚悲啼，叫了一聲老婆子，一輩缺子沒有後。只有一個女花枝，你我到了百年之後，是何人披麻代孝送到墳裡，說到此處不歡喜。(彩旦唱) 老頭子不要心裡別屈。三十下晚別吊眼淚。哭々啼々不吉利，我勸老頭子別生氣，等我給你們爺倆個炒栗子，勸了半天不中用，回過身來叫桂枝，你在此處莫久坐，上前去勸々你的爸々去。(旦) 答應一聲兒知道，我上前去勸我們老爺子，張桂枝笑臉兒陪，叫了聲爸々呀兒有話回。你老說缺子無有後，你再看看我是誰，常言說一女頂半子，兒也能披麻代孝把土培，我勸我的爸々你別吊眼淚，過年咧哭々啼々的有多們倒霉。(老生) 老張合心裏歡喜，開言叫聲老娘子，你在此處莫久坐，一到外邊擺供器。(彩旦唱) 答應一聲說我知道，不用老頭子掛在心裡，邁步走出房門外，在正面上擺了一張大紙桌子，一對臘籤分左右，供上六個大飽子，供上一個小鷄歪着膀，再供上一尾大鯉魚，三個酒盅五盤菜，押大紙的銅錢八吊全是康熙，不多一時擺完畢，邁步走進上房屋裏，正是居家同歡喜。(二丑唱) 來了哥倆請客的。(白) 奉了爸々命，去請二大爺，(大丑) 我叫白頭，(二丑) 我叫給頭，(大丑) 和一块呢，白給也沒人要，咱們爹叫咱們請二大爺去，到咧，進去給二大爺二大媽拜年咧，給錢咧，(老生) 白頭給頭來拜年來咧，一個人兩角錢，(大丑) 二大爺

我爹々叫我們哥兩，請你去吃酒去，（老生）我不去呀，（大丑）你怎麼不去呢，（二丑）咳二大爺不是絕戶氣呀，看見咱們兩個，二大爺心裡就難受，（老生）咳別往下說咧，（大丑）對咧，二大爺是絕戶氣，不願意去，可那礙着什麼了，我爹々說過，叫我們哥兩誰過房給你都行，（老生）咳我過房你們哥倆，（大丑）對呀，把我兄弟過房給你，（老生）好咧我就去，丫頭跟你媽等着接神了，叫我去哪，（且）是咧，（大丑）二大爺我們揀着你走，（下）（彩旦白）丫頭你爹々去吃酒去咧，咱們娘兩包饺子，是你合麵，是你剝餛飩吧，（且）媽呀我剝餛飩吧，（彩旦）好咧媽合麵去，丫頭快去呀，（且）是兒知道了，（唱）答應了一聲兒知道，一到廚房剝餛飩去，邁步我把廚房奔，（彩旦）道叫老身心歡欣，我在此處莫久坐，一到廚房合麵去，一邊走着歡天喜地，（下）（上丑唱）又來了作賊的王漢奇，（白）在下王漢奇，想當初家豪富大，驟馬成群，叫我兩場賭，輸了個淨光，今天是臘月三十下晚，我媽連吃的都沒有，我作賊來咧，三十下晚偷誰去，有咧偷找老丈人家去，一定是只個主意了（唱）王漢奇暗自思，一到岳父家中偷東西，常言說臘月的花子快如馬，走的慢了凍破皮，正然行走來的快，岳父的門口在只裏我往門裏送二目，正趕上二門也開着呢，趁着沒人我溜進去，一進大門看仔細，二門以上懸燈結彩，門框上貼的新對子，上聯寫下聯寫的，看了半天淨不認的，溜々達々進了二門裏，嚇在當中供着一個大紙棹子，一對鹽籤分左右，在當中供着一尾大鯉魚，有一個小鷄歪着膀，還有八吊押大紙的老康熙，收拾收拾我拿家去，兩隻手怎能拿了只些好東西，急的漢奇出呆汗，一抬頭看見上房屋裏，掛着一個新門簾子，我把門簾子偷到手，足矣能包只些個好東西，王漢奇去上房把門簾子取，（上）（上彩旦小旦）（彩旦唱）叫一

聲丫頭張桂枝。(白)丫頭把餚剝好咧。(小旦)好咧。(彩旦)包吧，包好了，等你爸爸回來好下鍋吃，(大過場情絃上丑撲窗學貓叫)(彩旦白)丫頭你聽好是有賊咧吧，(小旦)媽我不敢出去，(彩旦)媽頭裏走嚇哼，(唱)老身只裏不怠慢，忙把火鎗拿手裏，慌裏慌張追賊去，(下)(又上三人過場)(上丑唱)只纔吓壞王漢奇，他們娘兩個兩裏堵，我上那裏藏着去。漢奇正在爲難處，聽見了偏房屋裡門開着呢，邁步走進偏房裏(上小旦唱)來了小姐張桂枝，邁步走進偏房裏，把窗戶扣了一個緊緊的，箱櫃全上鎖，回身鎖上門兩支，小姐我到上房去，(下)(丑唱)床底下吓壞了作賊的，(白)可怕我吓壞咧，只娘倆個是真楞哪，差一點沒把我給捉住，我摸有什麼東西，拿兩件好走。呀只有個包袱。一床大被，待我背起，開門走。噯呀不好，只怕丫頭把門打外邊倒鎖上咧，哦啊是了，我打窗戶逃走，噯呀不好，只個丫頭把窗戶腰穿上着，我打那裡逃走，噯呀，別嚷我一嚷來人了，不就壞了麼，東西給他放只，等他回來一開門，我就打胳膊窩底下，鑽出去，好，一定是只個主意了(唱)王漢奇坐在房中等。(下)(上彩旦唱)叫一聲丫頭你聽知，(白)丫頭你看見賊來者(小旦)那有賊呀，都是你耳朵噪驚(彩旦)丫頭去燙點酒，咱們娘倆個好喝上，(小旦)是，端來咧，媽呀，我打算着，拿一壺酒一兩碟菜。上我自己房裏吃去好不好，(彩旦)好哪，三十下晚不許空着房去吧，(小旦)是，兒知道了，(唱)桂枝把酒菜忙端起，偏屋裏自己去吃，慌裏慌張偏房去，(下)(彩旦唱)老身心裏也是歡喜，坐在房中歡天喜地(下)(上丑唱)再說作賊的王漢奇，(白)怎麼還不來人，我媽不定怎麼怕着我呢，(小旦)走哇，(唱)來了小姐張桂枝，用手開了門兩扇，回身又關上門兩支，托盤酒菜忙擺好，自己斟酒自己吃，手端

酒盃剛才要飲，不由的一事上心裏，自己吃酒多沒趣，擺一擺家俱也道使的，只邊裝一裝桂枝女，在只邊裝裝王漢奇，小姐只才不怠慢。找出來我爸爸的袍子帽子（換完介男行動介唱）王漢奇落下了坐，開言叫了聲老婆子，小姐在一旁滿臉陪笑，叫了聲他呀你聽知，你吃點來吧喝點吧，你們家沒有只樣好東西。要吃肥的白片肉，要吃瘦的片膀蹄，吃眼多的是白運籍，不嫌札嘴鬧上口魚，問了十聲九不語，莫非說你是一個傻子，小姐越說越有氣，咱們誰也別把誰答理。胡裏胡塗撲一把，傻子頭原來還是一張空椅子，自己在房中瞎叨鬼，可那有你的女婿王漢奇，回在過身忙落坐，何不自己把酒吃，口咬丸子咯支響，（丑唱）床底下嚇壞王漢奇。（旦白）噯喲媽呀有賊咧。（丑白）別嚷是我，（旦白）咳你是誰，哦你呀別藏着咧，我認的你了。（丑白）我是誰，（旦白）你呀你是王老七，（丑）不是，（旦）是王老八，你是王漢奇，（丑）是我呀。（旦）你來作什麼來咧，（丑）我來偷你們來咧，（旦）哈，你就敢說。來偷我們來咧，我把你兄弟叫來，把你給綁上，給你個沒傷的，就把你治死，（丑）沒傷的拿餃子，把我給飽死，（旦）把你呀塞冰窟窿裏，（丑）那更好咧，我就在裏頭要水當王八，（旦）你當王八我們吃虧咧。（丑）你當你的正經人，我當我的王八，（旦）你別說咧。有酒有菜，吃點喝點吧，（丑）那敢情好咧，（旦）吃吧喝吧你還會猜拳不會呢，（丑）會呀，（旦）會了咱們化點拳吧，（丑）八匹馬呀，九連燈呀，二位好呀，（上彩旦白）我閨女自己吃酒，怎麼還有男子聲哪，丫頭開門來，（旦）噯呀我媽來咧，（丑）你媽來咧我呢，（旦）你藏起來，（藏介）（旦）媽呀作什麼呢，（彩旦）你把門開，我告訴你，（旦）是咧，（彩旦）丫頭你只屋裡有人咧，（丑白）我沒在問好老丈母娘哪，（彩旦）還是姑爺，你作麼來咧，

(丑) 我來偷你們來咧，(彩旦) 丫頭快給他拿幾個錢，叫他走吧，(旦) 是咧，你走吧，(上張合三丑白) 二大爺有賊咧打呀，(打介) (丑) 好小舅子，老張合，你把窮爺打出點血來，(老生) 白頭給頭別打了，是你姐夫，(二丑) 哦是姐夫來咧，姐夫好哇，(丑) 好可是好，就我沒有飯吃，(老生) 老娘子事情已竟鬧的只個樣子，就叫他們倆口子，就着大紙棹子，拜天地就得咧，(彩旦) 好了頭大了，他自己也願意，姑爺你願意不願意，(丑) 願意道願意，就是我媽還餓着呢，(老生) 我去打發人去 把你母親接來一塊過，(丑) 那我就願意咧，(老生) 好拜堂 (上夫妻雙拜天地) 正是，(老生白) 大關東鬧作洞房，(彩旦白) 郎才女貌配成雙，(丑白) 大比之年去趕考，(小旦白) 得仲爺家狀元郎，(尾聲)

## 前部循環報

(上蔣德王三巧引子) 夫妻恩愛情義篤。(旦) 蜂飄蝶舞兩合歡，(對坐) 生蔣興哥，(旦) 奴王三巧，(生) 娘子，(旦) 官人，(生) 至今我父制已滿，我要到廣東討債，可要你耐煩而等，不要你胡思留戀與我，(旦) 官人有正事在身，妾我不阻攔，不知幾時起身呢，(生) 明日絕早登程，(旦) 哦青雲暖雪，(丫環) 有，(旦) 急到厨下整治酒菜與你爺，餞行快去，(丫環) 是，(下)(旦) 哦官人，(生) 娘子(旦) 相公既要出外，家中之事，可要你安排安排才是呀(生) 娘子言講有禮，蔣福蔣安那裏快來，(上福安白) 伺候東人，(生) 明日我要出外，家中之事蔣福打外，蔣安隨我前去，(福安) 是，(生) 退下，(福安) 是，(下)(生) 王婆上樓，(上王婆) 伺候東人，(生) 我要明日出外，家中之事，可要你盡心，(王) 是，(下)(上丫環) 酒菜到，(旦) 退下，(丫環) 是，(下)(旦) 官人此去得幾時回來呢，(生) 今正椿樹發芽，待等明年再生一定回來，(旦) 哦，(唱) 長嘆一聲粉面紅，雙手捧酒敬相公，今日就當餞行的酒，明日絕早你好登程，夫君你討賬往廣東去，奈等明年回家中，此時正是在春三月，椿樹生芽楊柳青，要想夫妻重相會，耐性兒就等着來年椿芽重生。(生白) 只一年的光景轉眼就到，(旦) 官人哪，(唱) 爲妻有幾句愚蠢話，不可心煩耐性兒聽，中途路上少貪酒，邪路兒黃花宴上要躲清，自己的身子要保養，提防一年四季雪與風，到來年椿樹發芽可要回轉，莫叫爲妻盼望空。(生唱) 不勞囑咐我盡曉，夫有一言要你聽，拙夫離家身在外，不可暗想生書情，休倚樓門外觀視，美容一笑恐招風

，有須些輕薄後生浪蕩字，不講天理胡亂行。要你高樓緊的閉，有事故吩咐女婢與院公，飲酒敘話天色晚，金烏西墜歸了宮，酒已過多實亂性，（旦）叫丫環撒下盃盤快秉燈，（白）將樓門掩閉。（丫環）是，（旦）退下，（丫環）有，（下）（旦）咱夫妻早安眠了吧，（生）就依娘子。正是，（旦）今夕陪郎一度酒，（生）明早夫妻兩分離，（下）（上陳商平氏）長恨地不春長在，（平氏）久怨天無月久圓，（對堂）陳商，（平）平氏，（陳）哦娘子，（平）相公，（陳）今日我湊辦三千銀子，我要到外邊作一場買賣，（平）哦不知丈夫要奔那府那縣，幾時何日回來呢，（陳）我要往襄陽府東陽縣去，今日起身，明日回來，（平）哦（唱）開言有語尊相公，有幾句話兒容妾明，到外邊緊忌輕蕩學穩重，最不可眠花，宿柳暗偷情。要體會循環的報應，神佛果然上有靈，須要知借人家八升還一斗。自幸逃出遭晚生，（生唱）不必叮嚀我知道，快打點我登程，（白）不勞囑咐快打點，我去僱車。正是，心煩懶聽絮叨語（平）苦口難勸酒色人，（下）（上三巧二環旦白）人說光陰急似箭，我恨日月不如梭，（小坐）奴王三巧，自我家官人廣東去了，至今一年有餘，臨行之時，說是至來年椿樹發芽，必然還家，至今二月有餘，百樹發芽，不見相公回來，好生叫奴放心不下呀，（唱）無精打彩發呆也，細思諒世人美中都有缺，有的富家絕兒女，也有的兒女雙全受巴結，大不幸是幼年喪父老來喪子。最可憐是幼年夫妻兩分別，我的夫君去往廣東討賬目，淨把我只將開的芙蓉往家中拋。雖然有青雲合暖雪，兩個丫環不過是會說會笑，是個體貼，他在一邊奴有憂愁他不能解，知心的話兒更不方便與他們說，呀丈夫哇臨行之時囑咐我，一句未忘奴全記得，囑咐奴耐性兒訓僕理家業，又說咧第一的脚步莫歪邪，彼時說明年回來在清明節，我夫妻在此樓下

淚而別，至於今算來正十三個月，爲甚麼人不來家信也不接，有何事纏身呢？奴犯疑心胆怯，茶裏飯裏時刻不拋，胡思亂想心中慘怛（丫環唱）青雲暖雪把話兒接（白）噯喲喲呀，你老人家只一年的光景咧，總是憂悶，只一個月裏，更比從前大差的差咧。茶飯少用是因何故呢？（且）咳你兩個伶俐乖巧的，可猜着我的心事呀？（青）我猜呀呀，（對句唱）青雲暖雪，快把話曰，（青）口尊太聽真切，（暖）你老人家不愁別的事，（青）一定是想起我家爺，（暖）哼猜對咧，爺說來年回家今春節，（青）快到咧三月初一二月過絕，（暖）遍地黃花樹生新葉，（青）三月以內定把喜信接，（日唱）二丫環提醒了奴的心事，滿面含羞慢把話兒曰（白）你二人猜對了我的心事，算來你家爺去了一年，回來之期無了多日，不知是回何故音信俱無（丫白）想是眼目纏身所誤幾日，大料只三天兩日的，一定的待來的（且）咳如此你將樓窗支起（情絃）樓窗支好，（日）哦，（唱）欠身下床嘆了一聲，輕移蓮步倚窗望青，但只見紅日高升天色淨，一帶的雲收霧斂道也清明，滿街中車馬噓嘩聲振耳，有許多買賣鋪商開闔，叫小奴對景傷情頻嗟嘆，身倚欄杆愁緒而增，真是個滿眼韶華春光到也，忽然間春風似箭萬紫千紅，閃開秋波望四廂，暗把相公叫了幾聲，你說是椿樹發芽一定回轉，是怎麼黃花遍地你信也不通，莫非說買賣不佳來者有愧，再不然貨未出手賬目不清，噯還是你軟弱的身子在外有病，至今未愈難行程，也許是在外日久轉了你那老成的性眠花宿柳貪戀野容，咳夫君那只顧你的少年景，你忘了奴的青春之貌枕閣衾空，並非奴不知羞恥無有忍性，只恨你不知有家咧在外偷情，胡思亂想憑欄不動（上陳唱）陳商邁步進了城，欲到當舖問家信免的每日心不寧，來到街中抬頭看，呀樓窗內有三個姑娘兒把欄杆憑，兩旁邊女子不過十五六歲，當中的



人二十之歲微點零，看身驅恰似微風舞弱柳，觀看貌光如什露小桃紅。姑立時嬌々嬈々多嬌嫩 行動兒飄々娜々漏春情，不但是杏眼精神柳眉秀，更兼他梳飾俊俏引人魂靈。觀看美人把眼神兒凝，朗音而誦咳嗽了一聲，（且唱）好叫奴一陣心傷落下眼淚，忽聽的有人咳嗽吃了一驚，擦去眼淚望街中看，呀，見一位少年官人在街東。淚染秋波他看不準，渺中莫不是，兒夫轉回家中，欲待下樓迎接兒夫主，且慢，看他的衣裳相似又認不清，凝神轉眼仔細兒看，呀，錯認了羞的自已粉面紅，丫環你快放籠子，樓窗兒閉，復又歸來用床帳而蒙，（陳）唯呀羞死人也，（唱）適纔間佳人樓下把目送，一定是瞻眺與我暗々偷情。看他容顏好似吳王西施女，論艷姿不壓如貂嬋又重生。莫不是九天仙女臨凡界，再不然不是月婁嫦娥下天宮，不知此女他的名合姓，目下裏男子出外在家摸不清，若能勾引此女成鴛侶，也不枉担當偷香竊玉之名，我若百計千方謀到了手，破千金選逅花柳不嫌痛，前走後退左右轉。是怎麼再看嬌姿竟不能，怎得與他見一面，說幾句至心的話兒套々美情，哦有了到明天我把那賣珠花的薛婆請，求他引誘費々長工 主意拿起回寓所 （下）（起五更上薛婆）老身今年五十二，無兒無女缺少對，（小坐）老身王氏許配薛福爲妻，我是十九歲過的門，三十一歲受寡，上無公婆下無兒女 只剩一人，有心再走一家吧，又怕受氣，因此我才沒動可就守啦。以指我賣花爲生，稍代着保媒接喜，以外還拉主顧什麼的，好多做點買賣，別的事兒沒有哇（上陳商）爲念佳人夜未寢，清晨來到薛婆門，薛媽々可曾在房。（薛）誰呀，喲還是陳爺來了。請到屋裏坐，（進門分坐）陳爺到此爲何，（陳）只個哈々々，（笑）（薛）陳爺一樂必有喜事在心吧，（陳）不錯呀，（唱）未曾開口代笑容，尊聲媽々要你聽，我心懷偷香竊玉一件事，奉求媽々與我拉攏，（薛

唱)是誰家婦女何名姓，說給我小爐打鐵一火就成。(陳唱)街中路南樓一座，當舖對門是何姓名，(薛唱)你說的蔣興哥之妻王三巧，擺手搖頭說是不行，(白)陳爺的話，若說是小戶人家，我敢說十拿九准，要說是那個門口兒，可是枉費心機，(陳)怎見得呢，(薛)雖然他男人不在家，有男僕女婢耳目最多，況且那王三巧是位節志娘子，不出樓門，只是一則，二則說蔣家樓高牆大門戶最嚴，就是生翅也難飛進，怎能到手呢，(陳)媽，非知他在樓上，與我二目送情，定有愛我之意，媽，費心才是，(薛)不成不成，那個院中，一次找也未到過，耳聞有個王三巧，還不認識，怎能說下話去呢，(薛)媽，你老想份主意，事若辦妥，媽，你來看，只有二十兩銀子，我先送給媽，做個謝酬之意，事成之後，我還有重謝呢，(薛)誰呀，既是秦爺只樣待我攙掇，待我想個法則，或可能行，(陳)媽，救命吧，(薛)有喇到他門前賣花首飾，你假作買賣客，要多還少，彼時爭價吵鬧起來，專使三巧聽見，他若出頭，我自妙策，(陳)就依媽，(薛)你就先行那裏等候，(陳)正是，千金不吝為偷查，(薛)有緣就能結鴛鴦，(陳)媽，費心哪，(薛)看你的造化吧，待我走，(唱)急忙背起了珠花箱，出門倒鎖上門一雙，策計作伴德行事，若成了三全齊美樂非常，他得風流我得謝禮，天理良心扔一旁，思，想，把城進，到喇箱子放在地當陽，搖動喚頭叮嚀響，(上陳商唱)來了偷香竊玉的陳大郎，(白)你是賣什麼的，(薛)賣翠花首飾的，(陳)打開我看，(薛)好矣，(打開看)你只朵翠花要多少銀子，(薛)給十兩吧，(陳)你只是假珠翠，還有這多個銀子，(薛)你看是假，我說是真，要買過個價兒，不買放下，(陳)你只個買賣人，好不和氣，豈不知包罕是個買主麼，(薛)你還價吧，(陳)共給你一兩銀子，(薛)你給我

放下吧，你家裏也沒有老娘們，沒戴過花兒，那裡知道值多少錢呢？你是正來打攪麼，（上青雲白）賣花的只裏來，我們太買花兒，隨我上樓吧，（薛）有了正景買主了，不與你只個買主鬧嘴啦，（陳白）好男不與女的鬪，（薛）什麼東西，（陳）給你什麼價錢，（青雲）快走吧，（同下）（上旦白）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上青雲）賣花的喚到，（旦）喚他進來，（青）是隨我來，（進）上邊是我家太太，（薛）大奶萬福，（旦）罷了，將箱兒放下落坐講話，（薛）婆子告坐，（旦）我來問你姓字名誰，那裏居住，作此買賣幾載，（薛）太太聽了，（唱）提起我來話兒長，奶聽我說其詳，婆家住在東門外，娘家城南王家莊，婆家姓薛我丈夫叫薛福，我的閨名叫王金香（白）有個金香小金香的就是我來者，（旦）我們不記的呀，（薛）看你們兩個不知道哇，（唱）十九歲過門公婆就死，三十一歲姑夫我守着空房，今年癡長五十二咧，四十二歲背花箱，世人命苦，誰相我呀 兩點眼淚吊下腮旁（旦白）就是自己獨院單門可有作伴之人哪，（薛）奶呀，（唱）上邊是被窩下邊是坑，左面是棹子右面是牆（旦白）方才可是與何人吵鬧哇，（薛唱）是個他鄉買賣客，他不認的眞翠是個外行，（旦白）就是了，你打開箱子我買你幾朵翠花首飾吧，（薛）好矣，（白）大奶你老看，只個金銀首飾翠花多好哇，他就說不好，你老挑吧，（旦）就是只兩件吧，說價錢，（薛）好說哪，就給三十兩罷，（旦）我手下不方便，過日來取可行麼，（薛）過日來取更好咧，我還想着跟大奶，盤桓盤桓呢，（旦）薛媽，（薛）太太，（旦）明日是我丈夫的壽日，你來只裏喝酒 咱再盤桓幾日，以解我的惆悵寂寞，（薛）你老人家到是富家，有什麼惆悵寂寞呢，（旦）咳，（唱）貧有貧愁富有富慮 把我只個惆悵寂寞，細對你提，惆悵

只爲理家計，婦道人家實難支，（薛白）可有官人何用太々勞心呢，（旦）咳薛媽々呀，（唱）我家官人往廣東貿易，至今去了一年有餘，倚靠着老僕打外丫環打裏，不是缺東就是少西，白天時常惹我生氣，每夜間冷清更難提，（薛白）就是你一人獨宿樓上嗎，（旦唱）雖然是有青雲暖雪兩個使女，（薛白）也可矣開心解悶咧，（旦唱）咳盡夜不離有什麼話提，我有心請你與我做伴侶，只恐你不願把我推辭，（薛唱）只求乞太々不嫌把我擡舉，情願前來打攪陪伴朝夕，明日裏微辦點酒禮當作壽，隨便我就代來行李，（旦唱）媽々費心免去多禮，我只裏牀鋪被褥一概都齊，（白）薛媽々不用備那禮物，就將你常用的衣物，要緊細軟帶來幾件，被褥只裏都有哇，（薛白）是咧是咧，我就告辭了，明日再會罷，（旦）青雲送薛媽々，（青）是，（薛）不用送不用送，留步吧妹々呀，（下）（旦白）正是，人逢有緣親不餒，話遇投機言無休，（下）（上陳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小坐）陳大郎，所爲三巧之事，我與薛媽々定計，昨日薛媽々混上樓去，不知美事有望否，（唱）抬身站起往外行，去找薛媽問分明，行之正走來到了，問聲媽々可在房中，（白）薛媽々在房麼，（薛）誰呀，（開門）喲陳爺來了，請坐，（陳）媽々那三巧可有心事嗎，（薛）哼有點縫兒，看光景若是三年之工，就可以磨成了，（陳）呀那不要了我的命麼，乾娘你要速辦哪，救命要緊哪（薛）至早也得進秋，（陳）望近裏找對呀，（薛）明天是他丈夫的壽日，三巧叫我前去，一則作壽，二則作伴，混過伏天，是想想有只三四個月的光景，能有個八九成了，（陳）盡在乾娘策對了，正是，恨手不長難取月，畫美影郎情亦空（薛）鐵梁磨針要忍性，工天到了自然成，（同下）（生內叫白）蔣安，（安）有，（生）攙我來，（上病形長垂唱）叫蔣安扶我床邊坐定，（歸

大坐)二目眩花頭發昏，(白)俺蔣德，出外貿易，至今正一年，正當回家，不想身染重病，咳真乃不幸，蔣安，(安)有，(生)快去煎藥，(安)是，(下)(生)咳我好心悶呀。(唱)一口氣嘆好心焦，二目酥酥把淚漂，想起賢妻王氏三巧，分別之時有定約，彼時說來春一年夫歸到，椿樹發芽草萌苗。至今我在外邊病倒，歸心似箭身難動搖，叫賢妻呀你倚欄望夫望空想，倒叫你心不得放晝夜不安牢，有心與你寄封書信，還怕你見信心內焦，也只需耐等我的病體好，討清賬目再開脚。思々想々心焦燥，(上安唱)蔣安進房把話說，(白)將藥煎好(生)拿來我用(服藥下軟罕頭)哼我只週身發汗，只病是要好了吧，(安)待我攙扶你歇息歇息吧，(生)攙我來，(安)是，(同下)(上陳白)忍性耐過三伏節 今日正逢七月七，(小坐)生陳商，所爲三巧，費工破鈔，至今並未到手。還得催促薛媽用心辦理，(唱)急走如飛來的快，來在薛婆大門庭，(白)薛媽々開門來，(薛)誰呀，呦還是陳爺，請到屋裏坐吧，只一條道兒你到走光了，(陳)所爲身上之事媽々是，有半年有餘，可是怎樣呢，(薛)自從三月至今七月初七日了，剛々有了縫兒了，今天是三巧的生日，今晚我去作壽，你暗々退在後邊。混進院去，事就能成呀，(陳)就依媽々，(薛)你到街上等着去吧，(陳)是，(下)(薛)待我拿着東西前去(陳)去上撞(頭白)媽々來了(薛打手式走)哦到咧，青雲妹々開門來呀，(青提燈上開門白)媽々怎麼只個時候才來呢，(薛)探了一回親呢，(青)快々走罷，我們太々念誦你一天咧，(薛)我也是焦急呀，我的手續兒去了，(青)掉在那裏，(薛)不遠兒你拿燈籠往那裏照々，(青找薛引陳生)我有咧，在襖袖裏呢，(青)燈籠還滅咧，(薛)滅咧更好，咱們上樓，(青)待我把門關好了，(薛)着關上點吧，(同下)

(上旦白) 適才有人樓下喚。定是薛媽到門前。(青白) 媽々快上樓來。(上薛白) 太々萬福萬壽，我與太々叩個壽頭罷。(旦) 起來。(薛) 是。(旦) 你怎麼等只般時候才來。(薛) 往我姪女家去了一回，我姪女添了一個小外甥，今天的滿月(旦) 如此你大喜了。(薛) 喜啣喜啣。(旦) 你好叫我盼望呀。(薛) 我也是焦急呀。(旦) 暖雪看酒。(暖) 是。(薛取) 我也拿了一瓶子來了。與太々換々口味。(旦) 你多有費心了。(丫環) 酒菜齊備。(旦) 放下。(丫環) 是。(旦) 媽々請飲。(唱) 未曾開口帶笑容，青雲暖雪兩個聽。酒菜送到各自去睡。我與媽々坐個五更。(薛白) 着二位妹子歇息去罷。我管保把太々扶侍樂了。(二丫環白) 薛媽々多有費心了。(薛) 好說好說。(丫環下旦白) 媽々請飲。(唱) 酒薄菜淡不成一敬，不過是開心解悶不冷清。(薛唱) 對々の杯兒對飲如對手。看光景太々必能哈幾盅。今晚咱們盛々量能。哈一個酩酊大醉得安寧。(旦唱) 酒逢知己千盃少，話不投機半句也不應。(薛唱) 大太々對了我的靈。也不知你老嫌我嘔英不嘔英。(旦唱) 媽々說的那裏的話，你說出沒來我愛聽。初見如同又相會，知心好似骨肉情。有什麼話兒隨便講。牆高樓大又無旁人聽。男僕他在外宅居住你丫環們聽息早止了燈，況且是我同係女流輩。情投意合脾氣兒同。(旦飲代醉薛窺視唱) 噯三巧代了八分酒。何不用話引春情，問太々你老的丈夫幾時回轉。是怎麼一年有餘不回程。可憐你年輕々兒受活寡。把一些風流事兒就誤空，你老想々呀。青春一過難回轉哪。眼睜々綠鬢鎖磨不能久停。最可嘆泉若流去無歸路。嘆世人一輩可有幾叻齡。他怎不顧家中人寂寞。咳看起來爺們，不知道把女疼。想必是在外貪花與戀酒。若不然而倒拋却愛恩情。(白) 太々不想他呀(旦) 我呀，噯。(嘆氣) 不想。(韜) 怎會不想了哇(唱

我老身不怕奶々笑恥我，今既到了五十二歲咧，尙有春情，不瞞你老說，我有個救急巧妙法，恰是浪蝶遇狂蜂，（旦）聽媽々一夕言語春心動，引的奴慾火燒身節志難停，他說的只個法子有效驗，我何不領教領教靈不靈，沉吟多時主意定，未從說話臉面先紅，媽媽的妙法則從何處而得，你老人家傳授個徒弟行不行，（笑而低頭薛白）可矣可矣，（唱）今晚間就與你老治々病，好了給我傳々名，（白）天也不早啦，酒哈的也不少，咱們撤下去，先給你老平々脈治々症候兒，奶々先請上床等着吧，只個大飛蛾兒把燈給撲滅咧，我到廚房裏取個火兒來點着，（旦）媽々回來，咱在一個床上睡，免的我害怕，（旦）可矣可矣，（下接陳上入白）來々成了功咧，走拿針包子治症候去，（陳入帳薛白）我只是修好呢呀，（唱）天下無雲不下雨，河中無水不生魚，壺內無酒難留客，無媒怎能作夫妻，（陳背後一掌薛白）呀吓了我一跳，（陳）多謝媽々，（薛）你不用謝我，還有謝侯你的哪，還在那等我，（旦帳內）呀不好了哪，（唱）一霎時酒性而退心裏明，坐在床上心中糢糊亂嘯，只當薛媽與我作玩戲，不料想竟有個男子竊玉偷情，恨一聲淫婦薛婆真該死，他竟敢干策萬計把我傾，是何處引來的男兒漢，又不知是何時上樓何處兒藏形，把我只無瑕之玉打粉碎，沾辱了丈夫他的名，欲要聲說又怕是牆外有耳，再說是忍性在心也是不行，咳！聲薛婆子你在那裏，老淫婦是何處引來的只個後生，我本是青白之家貞節女，你竟敢勾引男子進我的室中，（薛唱）聽的呼喚連聲應，走上前來秉上燈，大妨々不必心不定，聽我從頭說個分明，（白）大奶不必生瞋，只也是前生造定命該如此，事已成就，總然跳進黃河難洗青白，只也是我可憐奶々你青春寡宿，才引到男子到此，他也是官門的公子並非庸才小輩，你等我將他喚來見上一面，（轉喚陳上薛白）大奶々看々就是此人，

奶。你看如何。（且看羞低頭嘆唱）又羞又氣心亂跳，低頭無話暗叮寧，該將巾緝縛衙門裏送，又想到只個冤枉怎麼升，悔不該今天夜晚間多貪幾盃酒，醉迷倏忽就誤了事情，入了薛媽的牢籠計，便宜了只個書生，聲說不能就得隱忍料開了手，可嘆我閨閣名節一旦去，又見那公子生的與生夫相似果然是青春俊俏一位書生，好呀我進退兩難無主意，左思右想難以爲情，只因爲出外的兒夫未回轉，作出只傷風之事怎對蒼穹，（薛白）大奶。不要羞愧呀，露水夫妻人間有之，強似你孤床單宿，五更寂寞，作個長久吧，公子也對得起你，奶。你果成真金佩玉，（白）咳，（唱）無奈低頭含羞問話，尊相公家鄉住處貴姓高名，（陳不語薛唱）一見奶。心活動，上前答言忙接應，（白）我替公子說。他是徽州人氏，姓陳名商字大郎，貿易到此，家富豪大，又是書香門第，赫赫有名，爲商來到只東陽縣，你二人乃是前世造定有緣，又是年貌相當，大奶。不必以此爲羞了，（且低頭不言薛使眼色陳白）佳人哪，（唱）走上前來打了一躬，滿臉陪笑慢開聲，咱二人相隔千里是緣來相會，一定是一線牽來有此段恩情，自那日樓上相窺姿容後，使小生眠思夢想不能去，多虧了薛媽。設計成美事，才能以來此一會得相逢，小娘之倘若不嫌小生卑賤，我陳商得親玉貌足矣平生，（且唱）咳只求祈不嫌奴家殘花與敗柳，望相公常來敘話樂五更，（白）只求祈相公不嫌奴願常。來往，（陳）是，小生敢不從命，薛媽。你來看，只是五十兩紋銀，給男僕女婢使用，要你辦理週全，（薛）只事在我，天不早咧，（且）是你回店去吧，（陳）是，（薛）待我送出，（且）正是，望君長到休失信，（陳）暮來朝往情意殷，（下）（上生白）日月流光急似箭，寒來暑往快如梭，（小生）生蔣德，當初隨父貿易常走廣東，在我老娘家下交易過多，因我更名羅德，自去歲來到廣東，不料



病在店中三月有餘方好。又且時運敗落賣買不利，至今一載，並未還家，今春一定回轉，是我買了一船貨物，往蘇州走上一回，待我出店登舟，正是登舟移蘇作生意，事畢回家探美妻，（下）（上陳白）財是英雄胆，酒是色中媒（小坐）小生陳商，徽州人氏，來到襄陽府東陽縣貿易，半載未歸，是我結交一位情人，蔣興哥之妻王氏三巧，我二人偷情，來往足有半載，昨日以到市場買貨，遇見了一位鄉親，言說是我家之事，我妻他照管不過，叫我回家並理家務，我想只得橫心拋開三巧，眼看天色向晚，一到三巧那裏告辭一回，正是，只因家中多事端，橫心毅然拋棄娟。（下）（上且白）只圖情郎恩愛重，不顧結髮並頭蓮，（小坐）

（奴家王三巧，許配蔣德爲妻，丈夫廣東貿易，至今二年有餘，並未回家，是奴結交徽州陳商，至今貪歡半載，三六九日來往不斷，只幾日爲何不來到此呀，（唱）悶坐高樓盼陳生，吩咐丫環快乘燈，（陳生上登樓）（且唱）聽的一陣樓梯兒響，（起身出見陳生攜手入坐且唱）郎君請坐奴有話明，（白）郎君請坐，（生）有坐，（且使眼色丫環下且白）相公爲何不來到此呀，（生）昨日去到市場買賣，而又賃下船隻，因此耽誤，娘子寂寞一宵，（且）不知郎君你賃船何用，（陳）咳只個，（且）咳什麼，（陳）咳咱目下就要分離了，（且）咳相公你何出此言呢，（陳）非是我說出此話，昨日一到市場買貨遇見了一位鄉親，言說是我家之事，我妻也照管不過，叫我回到家中並理家務，我只得回郡去了，（且冷相不言開清板唱）聞聽陳郎要回原郡，低頭不語暗沉沉，痴呆手托香腮長嘆口氣，直楞兩眼望着郎君，朴酥雙眼珠泪下滾，悲切叫了聲陳郎你好負心，（陳白）娘子你何出此言呢，（且唱）咱二人偷香竊玉只有半載，奴看你值金賽玉敬如貧，我三巧冰玉之姿被你折損，鮮花枝你一口吞，弄的我殘花敗柳失了

廉恥，我見了婢人們臉上都貼金，怎麼說你登舟要回原郡，拋下奴孤床寡宿那是我的知心人，看起來客席總不如家常宴，借人家的衣服不能久著身，（陳唱）聞聽娘子話兒抱恨，挪進前來話溫存，衫袖兒拭乾腮邊淚，尊聲娘子你莫悲音，你待我之心一時也不能忘，我陳某不是那樣負義人，只因家有事要緊，（旦白）你有什么事，（陳）咳有事哪，（唱）並非無故辭家人，我多者去上三個月，那時回個重調琴，若有一言失信你，命喪他鄉我作孤魂，（旦唱）既言如此話有准，也算是陳郎你有良心，（白）相公不必盟誓，明日起身，妾不阻攔，但相公隨身之所代，不惧何物，與奴我留下一件，奴我作個信物才是（陳）咳，今日來的甚是慌速，也未帶什麼貴物，只有玉大板指一枚，留下與娘子你作個信物，（旦）待奴收起，是你等着，（取衫）相公你來看，只是我家傳家之寶，祖遺珍珠衫兒一領，我送與郎君聊表奴心，要你經心收起，不可輕視此物，（陳）多謝娘子美意，（旦）待奴吩咐廚下整治酒席，與郎君你饒行發腳，（陳白）多謝娘子費心，（旦）只正是，且喜陪郎只一夜，（陳）但愁明日兩分離，（下）（上生船上）生蔣德，載貨來至蘇州，水手，（水手）有，（生）將船泊岸，（水手）是，（吊魚）待我上岸交割貨物，搭陸扶手，（水手）是，（生）下船，（上陳商）生陳商，是我橫心拋開三巧，載貨回轉蘇州，水手，（水手）有，（陳）將船泊岸，（吊魚）搭陸扶手，（水手）是，（下）（上丑白）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小坐）在下張五，在蘇州開設機房，甚得利息，與四路的客商，俱有來往，今日客商俱各到齊，是我治辦酒筵，與衆客商迎風，時才命小二去請，未何不見來呢，（小二）俱各到齊，（丑）裏邊有請，（上三人）（同）仁兄那裏，（丑）客爺那裏，（同）只惱哈々々，（笑）（丑）大家請坐，（同）有坐

有坐，（丑）衆位客爺俱都認識麼，（同）只個，（陳）那位王先生早已見過，此位有些不識，（丑）此位是襄陽府東陽縣羅得羅先生，只位是徽州陳商陳先生，那位是王寬王先生，（同白）我們熟的很哪，（大家見禮）（先茶後酒三元泡）（同白）我等謝攬，（丑）不成一敬（同）告辭了，（丑）奉送，（同）請，（送衆下陳當場叫頭）適才我在永生號內會客，在只客坐中有位羅德，我見他言語謙遜，禮貌不俗，他言說他是東陽縣的人氏，我想東陽縣乃是我久走之地，我若結識此人，久後到了東陽，豈不又多一位朋友，好待我急治，一座酒席邀他，正是爲訪知己友，破財不心痛，（下）（上生）青草發時遍地新，運通何須覓故人，（小坐）（上小二白）奉了陳爺命，來請羅先生，到咧，羅先生在那號寓所，（遞帖羅接看白）原來陳兄邀我，我只得前去，（下）（上陳白）命人請羅兄，不見轉回程，（上小二白）將羅先生請到，（陳）裏邊有請，（生白）陳兄那裏，（陳白）羅兄那裏，（同見笑）哈々々，（分賓主坐先擺茶）（陳）人來，酒菜怎麼樣了，（小二）齊備多時，（陳白）擺宴上來，（小二）是。酒菜到，（陳）滿上，將竹簾支起，（小二）是，（下）（陳）羅兄請飲，（生）陳兄請飲，（陳）請飲，（唱）支起窗櫺高捲簾，二人對面把酒餐，客情謙讓推盃換盞，成爲知己無套言，問羅兄慣走那州並那縣，在外貿易可會有幾年，（生唱）當初隨父走兩廣，湖南湖北代四川，不幸父母辭了世，拋我一人孤々單々，仍然貿易走舊路，小弟我今年二十三，問陳兄變親在堂昆仲幾位，貿易慣走那一邊，（陳唱）父母不在少昆仲，只有遭殃在家園，小弟今年二十四，襄陽府爲客有幾年，只次走的東陽縣，半載有餘未回還，尊羅兄你看，只五月中旬天氣熱，何不歎去外套衣衫，（生白）哦弟到不覺炎熱，（陳）怎說兄不覺熱，（唱）兄你不歎

弟我娶款，（陳說外衫見珍珠衫生疑）（陳唱）尊聲羅兄快把酒整，（生）呀，（唱）慢閃二目留神看，見他內套珍珠衫，此衫是我傳家之寶，爲何落在他的手間，他言說他貫走東陽縣，一定是王氏三巧與他有勾連，小賤人贈衫作爲一表計，因此到在他的手間，又回想王氏素常重廉恥，也不是倚門賣風顯露姿顏，莫非說珍珠汗衫他家也有，事在兩可未必然，其中一定有緣故，放下酒盃便開言。問陳兄只一件珍珠汗衫是從何處而得，只一件好寶令人可觀（陳白）羅兄你問的是只個，（生）正是，（陳）咳羅兄呀，（唱）羅兄若向珍珠衫，提將起來有根原，說出此件羞愧的事，咱情同知已我不把你瞞，小弟貿易到貴縣，安寓客所在東關，在那大街中有家住戶本姓蔣，蔣興哥客外貿易他不在家園，家拋他妻王氏三巧，我二人偷情來往足有半年（生白）陳兄你二人怎麼到在一處呢（陳）只個，（生）什麼，（陳）咳羅兄呀，（唱）多虧了賣珠化的薛婆子，他在當中用線連，王三巧我二人偷情來往有半載，臨行送我珍珠衫，分別時抱住弟哭了個够，囑咐早回要再三，羅兄明日回家轉，小弟有事把兄煩，隨兄便寄與三巧一封信，還有微物表心田，說罷眼中流痛淚，（哭）（生唱）聞聽此言好似鋼刀剜，硬着心腸假意應允，說應允心內氣火往上遭，恨只恨陳商與我是前世冤，暗罵王氏賤人禮不當然，是蔣門善德多端惡債不欠，怎遇你只賤人暗自通姦，只急的混身汗出如坐針氈，雙手拍桌腳登平川，怒之出色免強笑面，哦陳兄那一封情信我能傳，多有叨擾告辭回轉，明日早起是要開船，（白）小弟告辭了，（陳）是我奉送，（生）陳兄請回，（下）（陳）咳正是，酒逢知己千盃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下）（生內叫）好惱呀，（三番燕上）（唱）賢妻能佐夫無禍，丈夫怕遇痞悍婆，（白）可惱那可恨，可恨王氏賤人敗壞我的門牆，贈出傳家之寶，明日開船回

家。見了王氏我自自主意正是，自恨肋下不生翅，心來似箭難以飛，（下）（起五更上陳商內叫）走哇，（唱）昨晚修寫了一封信，筆墨哀情表寸心，一宿未睡絕早起，今早河邊求友人，（下）（生內叫開船上）（水手起錨開船）（水手）是，（陳內叫）慢着慢着，（上）羅兄你只就要開船了嗎，（生）正是，（陳）幸得一步趕到，羅兄來看，只是一封書信，包兒一個，內有兩件細軟之物，昨日小弟我奉託之事，可要羅兄盡心那，（生）小弟計下陳兄請回，（陳）羅兄請，（下）（陳望嘆下）（急沖頭上生）可惱呀可恨，送來此信真賽火上澆油一般，待我細看他是與那個稍代，上寫徽州陳商叩祝，特寄東陽縣城裏大街交賣珠花的薛媽媽轉交芳卿王氏三巧容面再謝，（躲脚）我再看他裏邊是什麼言詞 上寫此包奉敬蔣氏娘子，望祈晒納，是我陳商一點至誠之心，此巾金簪珍重收藏，聊表寸心，卿且耐等明年春時，定必歸程，相逢聚首，破鏡重圓，斷絃復續，調琴樂也 可惱呀可恨，待我將此巾與金簪損壞，（叫頭）且住，此時只願將金簪損壞，若到家中追問此情，以何爲證 不免暫留此物 到在家中作一證據，好我將巾包起，（唱）包好了金簪便開聲，再叫船家要你聽，目下我有要緊的事，不論晝夜船莫停，行至東陽裏我知曉，不可有誤要記清，正遇順風急似箭，見了王氏把眼清，（下）（上且白）花開惜露水，最怕太陽紅，（小坐）奴家王氏，自從與陳郎別後，晝夜思慘，盼望早回來，免去我孤床寂寞，今早起蜘蛛下網，又見一對鵲鳥窗外飄騰，一隻西飛一隻東往，不知是喜是憂呀，（唱）悶在牙床心不寧，眼又跳來耳又鳴 蜘蛛上網主吉利 鵲鳥分離奔西東，不知有喜是無喜，但不知所爲那一宗，胡思亂想心神不定，（上生唱）蔣得邁步到門庭，嘆嗽一聲把樓上，（進門）（且唱）王氏欠身迎接相公，（白）哦官人回來了，快請坐，（生

(娘子請坐，(且)哦官人一路多受風霜之苦了，(生)多蒙掛念，拙夫出外一載有餘，家務多累賢妻你了，(且)爲妻我禮當操勞呀，(生)娘子你孤床寡宿多有寂寞了，(且)哼官人在外也覺冷清了，青雲暖害，(丫環)有，(且)急至廚下整治酒菜，與你家爺之迎風，(生)慢着，我方纔從我岳父家中而來，用過了酒飯，(且)哦，我那一雙爹娘可曾康健否，(生)咳我正要對你言講，你爹娘一並臥床想叫你去探問，(且)咳那二老有病，妻禮當探問，怎奈丈夫才到家中，怎好別夫探親呀，(生)我今還要出城辦一件重要之事，就得遲誤兩天方回，你即刻收拾收拾，待我吩咐僱轎，青雲暖雪，(丫環)有，(生)幫着你家太太收拾收拾裝束，(丫環)是，(且)呀，(唱)聽的爹娘齊有病，一陣心酸杏眼紅，轉身入戶開箱櫃，(卜)(生唱)主意打定無改更，(白)蔣幅那裏快來，(福)原是東人還家來了，東人可好，(生)罷了，蔣福，(福)有，(生)你去僱上一乘小轎，送你家太太歸寧，(福)是，(下)(生)王婆那裏，(王)哦東東人君家來了，東人萬福(生)罷了，只有書信一封，要你拿隨轎而行，到他娘家將此信與只個包裹暗交與王公之手，不可遲誤，急去快來，(王)是，(上蔣福白)將轎僱妥(生)外邊等候，(福)是，(下)(上且白)打扮了已畢出閨中，辭別丈夫把樓下，探望爹娘走一程，(下)(生唱)好哇賤人心中似春夢，到他娘家自然明，(白)好一個賤人，見我作些假情假意，我那封書信本是休書一紙，自此絕斷，待我將他的粧奩箱櫃，俱各上封，如數還他，絲毫不吝正是，休中淫婦重正道，不然非爲大丈夫，(下)

## 馬寡婦開店

(上旦白) 青春孀婦夜孤眠，繡枕錦被半幅閒，(坐白) 花開放蕊榮枝歸，一對鴛鴦兩下飛，琵琶斷絃難歌舞，紅色經過水不回，(白) 奴家馬門李氏，許配馬如虎爲妻，我娘家俱是斯文，婆家原係官門，是我過的門來，公爹辭世，丈夫身亡，至今上拋母，下有三歲嬰兒，家業淡薄，以指開店過生活，眼看天色將晚，只得命店小二照客，小二那裏快來，(上小二白) 來了來了，喚我爲何，(旦白) 你看天色不早啦，門外該照客啦，(小二) 是，(旦) 回來，(小二) 做什麼，(旦) 作買賣得說買賣話，(小二) 做什麼，(旦) 是你聽，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小二) 不錯，正是好一個千里客來投，(旦) 照客，(下)

(小二) 待我叫一回，(唱) 小堂官出門戶腰兒一叉客招呼，東來的北往的東西四路 上京的下場的來住店屋，仕農工商都來住，僧道兩門回漢兩教也拐睛禿，漢教客來漢教菜，回教客來另有房屋，進門先有迎風酒，再把那頂上茶葉沖一壺，吃飯隨便菜有葷有素 切麵打餅分兩要足睡覺方便屋子也寬闊，有單間有書房窩子紙糊 你要有驢子馬草頭好，有錢無錢只管住，不留客爺一件衣服，堂官喊叫來往客，(生內白) 書童催馬，(上唱) 仁傑催馬奔路途，在家辭別高堂母，成心求名奔京都，行程正遇春月景，遍地青苛一齊出，來往客商東西走，遍地農夫把田鋤，觀不盡的春光景，一輪紅日墜西屋，(童白) 大叔天不早啦該住店啦，(生唱) 書童說天氣不早該住店，揚鞭打馬尋店屋，催馬就把莊村進，(小二) 堂官近前道聲辛苦，(白) 你要住店麼，(生) 正是要住店，(小二) 我與你老拉馬，(大過場入店) (小二白) 客爺用什麼飯菜，(生白) 暫且不用，(小二下生白) 是好一個寬闊店房，(唱) 滿滿斟上茶一盃，頂上的

高茶滋味足，叫書童裏裏外外多加小心，小心着一匹坐馬兩箱書，主僕二人正然講話，（上旦唱）來了佳人馬寡婦，聽前店聲音響亮何人說話，又是馬來又是書，來在了窗櫺以外止住步，二足站穩紙破了窗戶，斜身單目望裏觀看，有兩個男子甚是對付，一個坐着一個站立，看光景好似一主一奴，那個坐着的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那個站着的十四多可十六不足，那個坐着右手端着一個小茶碗，左手拿着一呀一本書，只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閣方圓蓋世無，臉兒似粉又白又嫩，兩道彎眉大眼珠，目不斜視把書看，端正又雅又儒，一定是個斯文客，必是個趕考舉子來奔京都，只個人的相貌長了個好，可惜涵死個人來愛死奴，又好似終南山上韓湘子，不亞如三國呂布又重出，叫人越看我越愛看，可恨奴家看他，不看奴，有心進門說上幾句話，又想到新年乍到的面不熟，心煩思想到退幾步，閉言有語叫聲大司夫，（上店小）來了，（旦唱）你看那前店人多吵又鬧，攪鬧的那位客爺怎麼讀書，不如將他請到後客所，在那裏用功倒也雅素，吩咐已畢回房去，（下）店小，店小進房把客爺呼，（白）客爺用功，你老請到後書房，那裏雅靜，（生白）倒也不錯，頭前引路了，（唱）叫堂官托燈頭前引路，吩咐書童担着書，出了門外抬頭觀看，高杆以上掛燈燭，轉過月亮門一座，甬道俱是方磚鋪，兩旁邊盆清水秀生奇草，就地池塘草菡蒲，左邊幾顆芭蕉樹，右邊叢叢是綠竹，影壁牆上扇子面，上面畫呂祖夜奔洞庭湖，轉過影壁擡頭看，三間書室在當出，青檐明柱黑又亮，雲匾高懸配簾竹，門旁貼着一付對，趁此燈光看清楚，上一聯兩耳不聽市間話，下一聯一心要讀聖賢書，抬頭又把橫披看，（店小二白）客爺你老請進書房，（生唱）堂官那裏啓簾竹，走進書房落下座，叫堂官燈燭擺好快退出，（店小）是，（下）（生唱）叫書童前店去用飯，明天早起



好奔路途。(童)是，(下)(生唱)復又留神仔細觀看，好一個雅靜書房屋。紙糊天棚賽雪洞，斗大方

磚把地鋪，地上放兩木板橙，紫檀椅，八仙桌子放在當中，一張琴桌床上放，虎裘皮褥兩邊鋪，桌上放，

着幾只茶盅與印盃，有一把紅花白地小茶壺，對面掛着一張硃砂判，手拿寶劍瞪眼珠。靠東牆有張七尺多

長大條案，上邊擺二龍吐鬚古銅壺，瑤琴棋盤旁邊放，案頭放着幾部書，筆筒帽架穿衣鏡，壺瓶以裏印單

書，東山牆上八張畫，水墨丹青甚清楚，頭一軸杜甫遊春印丹羨，第二軸觀景謝蓮周茂書，第三軸陶淵明

愛菊九月節，第四軸孟浩然踏雪尋梅在路途，第五軸姜太公渭水河邊垂釣釣，第六軸鍾子期打柴腰掖板斧

，第七軸大禹天子耕於野，第八軸孔子周遊列國一部四書，看罷多時明白了，原來是四季花草漁樵耕讀，

西山牆上扇子面，上有詩句寫的熟，首一句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人隣問，一片冰

心在玉壺，兩邊配掛一付兒對，筆身龍蛇字體熟，上一聯遠山遠水千維畫，下一聯飛雲飛霧右軍書，開店

之家如何有只樣擺設，一定是先人俱多讀，誇不盡的書房，好(改快板)(上且唱)來了佳人馬寡婦，將

客爺請到後客所，到那裏說個話兒凝何如，一挑竹簾把門進，瞧見人家客爺正看書，不敢驚動人家誤功課

站在一旁一言不出。(生唱)仁傑正然把書看，忽聽耳旁響簾竹，閃過燈光留神看，呀那裏來了一位女婦

，只見他兩鬢刀裁似墨染，頂上橫別萬捲書，彎月眉來花兒含露，玉米銀牙配丹硃，個兒不高又不矮，下

露瘦小兩隻足，週身穿的一身素，好似新喪未滿一位孝婦，常言說授受不親分男女，我只得急速快躲出

，手拿書本往外走，(且唱)慢啓朱唇又把客爺呼，不必疑心你不必躲，我本是開店東家一位婦，問客爺

從那裏而來上那裏去，(生)我一心趕考要奔京都，(且)一路上無人作個伴，自己走道不覺着孤哇，(

(生)行程本是主僕兩個，還有一匹坐馬兩箱書，(旦)你老人家住那府並那縣，貴姓高名訴與奴。(生)住山東常平府，太平莊上有的我住處，名叫狄仁傑就是我，二十三歲奔京都，(旦)客爺所用什麼酒什麼飯，心愛的菜名告訴與奴，噯吃葷來噯吃素，吩咐下去好去造廚，(生)葷素涼熱都可以，與我燙上酒一壺，(旦)是了，答應一聲說知道，急々忙々出了屋，自己低頭暗思想，『不用堂客大師夫，何不自已親手做。煎炒烹炸加工夫，做的崩炒肉溜魚片，醋溜腰代炒排骨，又配上涼熱四碟菜，白于老酒燙一壺，粳米稀飯下綠豆，香油打餅接道酥，登時之間做完畢，連酒帶菜端進房屋，尊客爺放下茶盃快哈酒，菜要是凉了口味不足，(生)仁傑一見酒飯到，好個立速的大什夫。(旦)我們店來手拙心又魯，口輕咧口重咧担待奴。(生)此菜原來是賢嫂做，原來賢嫂你會做廚，哈盃酒來酒味美，吃口菜來滋味足，霎時酒足飯又飽，賢嫂你把殘席撤去我要讀書，(旦)佳人倒過嗽口的水，怎撤殘席退出房屋，馬氏佳人回房去，(下)(生)仁傑燈前用工夫，趁此燈光把書看，(下)(上且唱)來了佳人馬寡婦，上房安慰老婆母，轉身回在自己房屋，進門來關上門兩扇，復又回身點上燈燭，喘嘆未止床上坐，(小孩哭)忽聽我的姪兒連聲哭，噯媽々噯兒啦，只們半天未吃娘的乳，抱在懷裏哭咧哭咧你不用哭，媽摟着媽媽快吃乳吧，狼來咧狗來咧，等娘與你打一個馬虎。(一更)忽聽樵樓一更鼓，小孩子睡覺他會打呼嚕，想起了書房那位客，不但他人好多雅儒，常言說郎才必得配女貌，最怕配着醜陋媳婦，果然媳婦要長的好，小兩口子必然對付，男的出外非一日，女的焉有不想丈夫，思想人家想起自己，不由一陣々酸氣長出，人家那丈夫出外有回轉，那相我凌化摔難照圖，佳人想到傷心處，朴酥兩眼落下淚珠，哭了聲丈夫你死的早，拋的爲妻寡

又孤，上有白髮老婆母，下撒小兒三歲不足。至如今家業淡薄貧窮苦，因此開店日光度，如今名在利不在，遠聞有近知也是無，有你在世我是書香門第太太，至今背後提起我是個開店的婦。婆母年邁回頭不知早晚，孩子小不敢望靠付。近思遠慮心路窄，那有個天晴日頭出，心灰意懶精神少，似睡不睡糊里糊塗，瞧見奴的丈夫把門進。兩眼不住跟着小奴，丈夫哇一年的光景那裏去啦，今日才回來可想死小奴。拉丈夫好似貓捕鼠，睜眼看極倒登台與茶壺，只說夫妻又相見，原來是南柯一夢見丈夫。真叫人水裏撈月難以到手，鏡中觀花往勞徒，到叫我反復思量心難過。不住的一陣氣長出，眼前若有兒夫在，說咧笑咧打咧鬧咧多們對付，至如今出來進來成了孤鬼。油瓶子倒了無人扶，瑤琴穩放無人弄，睡覺暖被無人鋪，想吃口涼茶無有醋，無有滴水怎麼點豆腐，難為惟有自己知曉。那有個人兒開心腹，忽然想起那位店客，只般時候必未睡熟，何不找他會一會，說個話兒開心腹。主意一定把床下，急忙生着水火壺，當中穩定凌花鏡。從新換牀把頭梳，（大過場）打扮一畢往外走，伸手開放兩扇門戶，輕足踏地抬頭看，觀看了滿天星斗一齊出，我望書房送了一目，書房以裡點着燈燭，店中八兒都睡了覺，婆母不知孩子也不哭。一定我倆有緣分，今日晚畫成一張奇巧圖，（走步）此事湊巧真湊巧，（佳）慢心頭小鹿跳々朴々，到那裏無非想着成恩愛，只個樣的話兒如何說出，世界上偷情的事都是男趕女，那有只們臉大的女子自尋夫，再說咧人家愿意還罷了。此事就怕人家不愿意呢，去着好去怎樣回復，豈不是羞辱見笑的徒辛苦，咳押押心火拉倒罷，無精打彩回到自己房屋，進門床上落下坐，看々孩子挪了挪燈燭，坐也坐不穩立也立不住，慾火燒身不舒服，低頭看水火爐子還未滅，一條愿計上心腹，應不應的走一趟，他問我就說與他送來茶一壺，心

急手快燒開了水，大葉香片攔一壺，左手拿一個小茶盃，右手拿着一個大茶壺，慌里慌張書房去，（下）

（上生唱）仁傑燈下正看書，燈光以下把書看，（上旦唱）來了家人馬寡婦，一挑竹簾把門進，站在一旁似啞奴，（生）仁傑用功正把書看，忽聽耳旁響簾竹，閃過燈光留神看，呀，却怎麼夜風吹進美人圖，只見他頭帶鮮花烏雲遮，桃腮粉面點唇珠，柳眉杏眼好似花含露，帶微笑容一言不發，身穿綏衣董套素，裙下邊微漏瘦小兩隻足，好似月裏嫦娥下了界，不亞如混亂紉朝的妲妃蘇，定睛一看哦認的了，原來是開店那位婦，尊店嫂只班時候不困覺，因何來在這書房屋，（旦）聞聽客爺把話問，慢啓朱唇又把客爺呼，你念書念的不乾渴，我與你送來暖茶一壺，（生）你店中夥計有幾個，還有堂官大什夫，爲何賢嫂你來送水，我怎麼不見一人哪，未見着開店的你的丈夫，（旦）你休要提起那個短命的鬼，提講起來可苦死奴，我娘家是中厚傳家書香門第，公爹作過四品都，奴的丈夫名叫馬如虎，一十七歲娶的奴，奴家今年二十二，十九歲那年作的媳婦，過門來生下了一個子，短命鬼的丈夫命嗚呼，上有白髮老婆母，下有嬰兒三歲不足，老小寡婦我們婆媳倆，至而今家業貧苦聲名也無，我在婆母面前誇過海口，我言說冰心守節外心無，客爺呀，騎驢怎知咱們趕腳的苦，年長日久難死了奴，我想丈夫愁家私我得了病，我前來討個藥方把病調出，（生）賢嫂你既然得了病，急速請十大名醫把病除，我本是趕考讀書的家，生熟藥材一點無，（旦）客爺呀，只吃藥不如扎針好，吃藥嘴苦扎針道舒服，（生）針灸之事我也不懂，（旦）平脈啦，（生）哦平脈嗎，寸光尺上也未讀，（旦）我問你窈窕淑女愛不愛，（生）有好圖的我便不圖，（旦）呀，聞聽客爺口話緊，我只得如此把話說出，今晚我到此不把別的爲，你也不用小心眼裏裝糊塗，你在年青我在年幼，

今晚作對露水婦，（生）少要胡言要尊重，聽我把話說清楚，咱也不是金梁配玉柱，也不是前世造的美夫婦，你免費心回去吧，休誤了我的功課要讀書，（旦）什麼叫作功什麼叫課，念書的人不要太粗魯，傻東西只個樣酒席你不赴，爲甚麼摔筷子墩酒壺，我們實心實意扒級你，求你只個點小事你就不，客爺呀，你比南海佛爺救難救苦，你可憐可憐我們寡又孤，又說又笑上前湊，客爺呀客爺呀，伸手拉住了客爺衣服，（上頭）上馬脚，（過場）（生）尊聲賢嫂忙放手，聽我把話說清楚，我常學坐懷不亂柳下惠，要把那閉門不納美名圖，螻蟻養穴而避水，犬吠草時把床鋪，羊羔生來知跪乳，馬若欺母情理無，畜牛都知仁義禮智信，何況世界一人乎，總叫你擺下黃花宴，我仁傑不是那等酒色徒，（旦）佳人聞聽心不悅，你說的那個小話我不服，你說比古咱就比古，有輩古人我也恍惚，三國貂蟬明許董卓暗許呂布，倒惹的父子爭風不和睦，洞賓也會牡丹戲，張四姐臨凡自尋夫，神仙都有思凡意，何況你我一人乎，你若應了還罷了，若不然你可知寡婦心倒比蠍子毒，將門開放我就喊，我把四隣全喊出，西隔壁有個劉三老，東隣居有個張三楞李四禿，來了先把你下綁，就說你夜闖進寡婦屋，把你就把衙門送，強姦寡婦罪當如何，傻東西你摸是那頭炕頭熱，是只們享福那們享福，打你你那小主意到低你是應與不，佳人門出就要喊，（生）近前就把嘴堵住，賢嫂哇我與你一無仇來二無恨，爲什麼拿我去見官夫，（旦）你不應麼，（生）尊賢嫂休要喊，有句話見容我說出，方才說你娘家本是書香門第，你公爹作過四品的都，你既是官門之女名門婦，也不然上過女學讀書，三從四德你都懂，再問你女子貞節是何如，你言說在你婆母面前，誇過海口，冰心守節外心無，爲什麼你明着守來暗不守，明着無夫暗交夫，賢嫂本是聰明婦，今晚爲何只等糊塗，當繼亡夫一

點志，你也該與你晚生下輩留點面目，當緊守節烈冰霜四個字，廉恥二字不可無，你言說膝下倒有三歲子，你也該拉拔成人叫他讀書，單等着萬歲開了文華選，命他趕考進京都，平地一聲春雷響，一舉成名占敖都，聖上准掛節烈匾，寡婦門前立大圖，非親不友登門賀，方顯你教子成名美名出，今晚一時糊塗作此事，豈不是挖懷了兩家祖名無，敗祖之德自尋自賤，怎對起亡人的丈夫，不知我說的對不對賢嫂撫心自己奪乎（旦）聞聽此言解了勁，自己低頭暗思乎，看我作出此事不如糞土，聽人家只個話兒值金似玉鬼神都服，說的我一片心事去了一半，好似似涼水澆頭慾火全無，幸得遇着個真君子，遇着小人將我圖，玉語金言勸醒了我，若不然挖去馬門德性無，只一步陰功非小可，願君高陞占鰲都，客爺呀飯錢店錢一概全不要，明天早起我叫堂官送路途，到在外邊你老人家千萬嘴上留點德行，只件醜事兒莫要說出，羞之慚之回房去，（下）（生）仁傑急的汗只出，提出七寸毛竹管，桌案留詩令人讀，一部禮義綱常書，暗世磨心天目誅，在外不貪人之妾，家中有妻無人圖，寫完了天交五更鼓，高叫一聲大什夫，（白）大什夫書童快來，（上書童小二）來了，何事，（生）拉馬要登程，（小二）是，送客爺，（生）免，（小二）是，（下）（生）正是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住了招商店，出了是非炕，（下完）

(小旦內夫板) 波浪滾々起銀花(父女乘船上唱夫板) 父女江灣作生涯，(老生白) 女兒啦，(且) 爹々，將船撥岸，(吊魚)(老生白) 待我撒錨，(且) 待兒落棚，(穩跳) 正是每日泊舟把網撒，(老且生小且並白) 一家同心作生涯，(老生) 着哇，一家同心作生涯，你母女下船作飯去吧，(老且白) 走吧，作飯去吧，(且) 是，(下)(老生歸坐白) 老漢今年六十五，幼來貧窮老來苦，咳嗽上喘帶腰疼，不定早晚要入土，老漢劉春生，一輩子打魚爲生，也沒有個兒子，只有一個閨女，名喚蕊蓮，今年十七歲啦，還沒有婆家呢，我想着招個養老女婿，至而今也未招的上，就得等着吧，人逢喜氣精神爽，悶來愁腸頓睡多，(上小生白) 人貧志短真志短，馬瘦毛長自然真，小生張彥，是我爲尋玉樓出外多日，並未問着蹤跡，只落得手內空乏，如何是好，那邊有一隻魚舟撥岸，待我上前討飯，老伯請來見禮，(老生答) 還禮，施禮爲何，(生) 老伯貴舟，若有吃不了的殘茶剩飯，賞我一盃半盃的我用吧，(老生白) 你是個討飯的，有々你等我給你一盃就是，蕊蓮哪，(內答) 爹々，(老生) 飯熟了嗎，(且) 早就熟了，(老生) 盛一盃來上岸，岸上有個討飯的，(且) 是咧，(出艙白) 在那兒呢，(老生) 岸上那個年輕的就是，(且) 喲，好一個俊俏的化子呀，(老生) 淡吃吧，不用拿瓜子拉我下去去，(且) 送目動情下) 接着飯吧，嘿々，他那睡着了，不怪他受窮呀，你看他那窮氣直冒，醒々呀伙計，飯來了，(生接飯吃燙嘴老生白) 慢々的，熱呀，燙嘴了吧，小心着點，你是那的人哪，(生) 我是崑山縣的人氏，城裏鼓樓東居住，(老生) 吃飽了嗎，(生) 這個，(老生) 那個，一定是不飽哇，你不用發愁，是管你一頓，(生) 多謝老伯

，（老生）不用謝，好了給我傳名吧，蕊蓮哪，（內答）（老生白）取一個大碗，再盛一碗，咱管他個飽就得了，（且端飯上欲下船親送）（老生白）那兒走，我在這裏呢，（且）我給他送去，不就得啦，（老生）哦，你打算下船親手送給他是不是，（且羞答）是，（老生）哈你這分熱心呀，我給你代表咧吧，（且）爹々你跟他去說，要是不够了，咱這還有呢，（老生）對，咱們這開了粥場子啦，去々，是咧，（且轉身未下）（老生白）年青的人，嘴不饞眼睛也倒饞的，（遞飯）嘿接着接着，只一碗比那個碗大一圈，（生接白）老人家的善德，（接飯老生白）方才你說，你家住在崑山縣，我想離此路途遙遠，怎麼到此，你姓字名誰，因何離家，你飯也吃着，話也說着，我在這裏聽着，（生）老伯聽呀，（唱）我家住在崑山縣，（老生白）我知道你家住在崑山縣，往下說呀，（生唱）鼓樓東裏住在路南，父母亡故無昆仲，（老生白）呀，這是什麼話呀，父母亡故無昆仲，怎麼呢，方才說一句犯重，我把人家由乎一頓，這回可不犯重呀，我又不懂的，這有多麼煩人呀，（且身後犯愁）哦我想起來咧，父母是他爹媽，對咧，亡故，是這亡故，哦，是上他姑家去啦，無昆仲是什麼呢，哦他大姑的名字吳昆仲，對々，這話深沉哪，錯了我，傍人還猜解不開的，（生白）老伯呀，（唱）小生姓張名彥，身入鬻門一生員，（老生白）這鬻門是那呢不用說，你們家是看廟哇，（生）我是一秀才呀，（老生）嘿々罷了罷了，我看你二十歲就早仲秀才，你有大出息，秀才就是宰相之腹，將來就是一位大官兒，官兒小不了，（生白）抬愛了，（唱）不幸家中遭了火，無處存身太艱難，（老生白）可憐，（生唱）萬般出於無計奈，流落外邊討飯餐，至今三餐未用飯多蒙老伯周齊唱，救命之恩實難報，異日得地加倍報還，（老生唱）伸手接過筷子碗，須小意思莫掛心



間，（白）小意思，（生白）過日再報，（老生）不敢望報，請吧，（生下）（旦白）爹呀，（老生白）呀嚇我一跳，你是什麼時候出艙，（旦）爹呀，叫他回來，（老生）去他的吧，（旦）我有話說，（老生）你先說了不好，（旦）你先叫他回來，（推老生下船老生白）他走遠了，（旦）你快喊叫他，（老生）不聽見了，（旦）追他幾步，（老生）我跑不動呢，（旦）快着點兒吧，（老生）嘿那個討飯的回來呀，（旦）爹呀，他回來了沒有，（老生）他就在對面不答應我，（生問老生上船生問，何事呀，（老生）哈我知道何事，我會你無事，我閨女會你有事，（旦）什麼他說的，那是何話，（老生）不不呀，是話說呀不是別的，（旦）爹呀，你看他有多們可憐哪，天快黑了他上那裏存身去呢，依着孩兒我，把他留在咱們船上，存住一宿，明朝再管他一頓飽飯，再叫他走，爹你半輩子，連個孩兒子，也是沒有，你那不是行好，我的爹之呀（老生笑）哈々々，對々，（向生白）我把你請回來，不爲別的事呀，你看天快黑了，你是個無家無業的人，上那兒住去呢，我們看你怪可憐的，我閨女打算叫你住一宿（旦白）咳你說的那是什麼話，（老生）咳々々，不是，我閨女出的主意，叫你在我們船上住一宿，你在那頭，我們在這頭兒，明朝兒管你一頓飯，再叫你走，就是這個事，別的事可沒有，我怎麼說的話（生白）又蒙老伯憐恤，（旦白）咳你快上來吧，（老生）你快上來，不是外人（生上船）（老生白）小心點，把我這船給踏翻了，我在那頭，你在這頭，（生下老生白）待我抽跳板下艙用飯（上老旦小旦老旦白）死老頭子怎麼咳不吃飯來（上老生）（老旦白）哦老頭子來了，蕊蓮呀，端飯來呀，（旦）知道了，（老旦）端來呀，（旦唱）蕊蓮低頭打算盤，思想張彥討飯男，看年紀不過二十歲，還是一位秀才員，小奴今年十七歲，無有婆家少

個夫男，我兩個年紀不差上下，而且見面甚投緣，作對夫妻如情如願，缺少個媒人在中間（老生打手式老生白）不是叫他端飯嗎，（且羞轉老且問）他那楞着作什麼，（老生）看摸魚的呢，（老且）看那個作什麼，怪乖鬼的猴了頭，（且端飯到放桌上撒飯）呀燙了手咧，（老生）叫你少盛少盛（老且）作點活計要手工錢（老生）裏一半兒外一半兒，漠々啣々這怎麼喝（老且）端了兩碗咧，你使什麼呢（老生）他又不吃啦，上了火啦，（且白）爹娘呀，（唱）（老生老且吃飯）爹娘落坐請用飯，孩兒有話對着你老言，憂愁多少爲難事，左思右想不奈煩，（老生白）凡事有爹々我呢，你爲何不奈煩（老且白）可道說呢，（且）爹々呀（唱）愁的是爹々你老人家年高邁，每日勞苦使魚船，我的母親他老人家年邁氣力軟弱，女兒年幼難把棹搬，兒的爹々你老人家急早拿一個好主意，休等到衰老受顛連，（老生白）咳，只是我的命不好哇，一輩子連個兒子也沒有，我不動沒作活兒的，想到此眞叫我傷心吊淚喲，你媽把我傾苦啦，（老且）得啦，動不動的就抱怨我，我不願意有兒子，那又有辦法的，（老生）你把我你的沒大頭沒小頭的，（老且）我怎麼傾了你咧（老生）我打你這個老々娘養的，（且）爹々別生氣，別打架，（老且）給你打給你打，（老生）我若不看見大閨女，打你一頓鞋底子，（且）別生氣啦，（老生）孩子你不知道，當綱戶的，有的是，不相人家那個。當淨乾絕戶，道也好受（且）什麼叫淨乾絕戶哇，（老生）孩子你不曉得，婦道人家，一輩子不開懷，那個乾絕戶，不相你媽，看他只個樣子，別的能爲沒有，要講那一條兒，比誰都頗啦，一輩光孩子養了七八個呀，一個是丫頭，又一個是丫頭，死的剩你一個了，（老且）你得了，我沒給你養活小子，（老生）呸別說了，你就見了一個小子，五個半月就小產了，你還說呢，（且）爹々呀

，（唱）依兒看哪不如留下那位貧士，叫他給咱們作個長年（老生白）那個貧士，（老旦）丫頭你說的是那個小化子嗎，（旦）噴面不答老生白）你說的是住在船上的那個人，（旦）是咧，（老生）叫他給咱們作活是不是，（旦）對咧，（老生）不行呀，（旦）喲怎麼不行，（老生）孩子你光有眼珠，沒有眼神，（旦）怎麼呢，（老生）你只看他年青的人，沒看是面黃肌瘦，有活計不能做，（旦）做的了，（老生）做的了，（旦）爹呀，（唱）問一聲父母老了靠着那個呀，何人掛紙把坟添，（老生旦）那兒有靠哇，我們養了你，就靠你，（老旦）老靠着你呀，（旦）爹娘呀，（唱）閨女難當兒子養，再者說列，女兒我的終身靠在那邊，（老生白）你說你的終身哪，（旦）是咧，（老生）我有好主意呀，（旦）有什麼主意爹呀，（老生）我和你媽早商量妥了，打算經我的眼珠兒，看好了若有只們個歲數不大的小伙兒，我們招個養老女婿，（旦）噯呀，（唱）爹娘主意倒不錯，不知道辦此事可得多怎，（老生白）你別着急呀，（旦）是不是十七啦，（老生）知道你十七咧，你且別忙，等我看好了，含含忽忽的不行，（老旦）等我們還得要盼門戶呢，（旦）爹娘呀，（唱）富貴之家誰要我，打魚的丫頭豈敢高攀，人生世界各由命，何必挑選把門盼，（老生白）總然不盼門戶，也得經眼珠兒，總得過得一世方可，（旦白）不用挑呀，（老旦）就是不用挑，時下那有哇，（旦唱）在船上住的那位貧漢，兒看他忠厚誠實，有多樣老實，（老旦白）老爺子你聽見了麼，（老生）聽見啦，（老旦）你說是住在船上那個小化子兒，（旦不悅神色作態）（哼）（老生白）你是怎麼說話呢，（老旦）是呀，那個小化子兒（旦）得啦，別說啦，（老生）你總說小化子，怎不知有人不愛聽，你那是捧人兒，他那裏滿捧他呢，你總扒他，那還行嗎（老旦）那個叫鯨

(老生白) 蕊蓮呀自你記事兒，爹說話教你不愛聽的，怪沒有的，(旦) 沒有過，(老生向老旦白) 你別給他叫小化子，你不會說那個臭要飯的就得了，(老旦白) 哦那個臭要飯的呀，(旦) 就是那一個人就得了(老生) 連兩個人也沒有哇，我聽的只話音，好似把你給他們，兩個做一對小兩口兒，是不是呀，(老旦問) 是不是呀，你樂意嗎，快說，樂意不樂意，(老生白) 你要樂意了，(旦接白) 就算成咧，(老生白) 辦不到的(旦) 怎麼說我樂意咳辦不到呢，(老生) 他是個討飯的，跟着他給狗相面去，不行不行，我捨不得說別的，(旦唱) 爲人不論貧與賤，富貴貧賤命聽天，有事當辦就得辦，不可就誤久遲延，爹，你老沉心想一想，此件事呀或是當然，媽呀呀，是不當然，(白) 爹呀呀，你會我媽你們好々想々，不早啦，當然不當然，(老生) 我想不當然，(旦) 怎麼不當然呢，(老生) 你跟他討飯去，我實不願意，(旦) 爹々，(老生) 哼，(旦) 這男大當娶，(老生) 當娶，(旦) 女大呢，(老生) 當嫁，(旦) 却有來咧，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孩兒我今年一十七歲，終身無靠，父母老來回頭不定早晚，孩兒我只終身之事，倚靠何人，我的爹々呀，(旦) 連說面動怒色拍桌老旦白) 碗呀碗呀，(老生白) 十七歲找婆家咳晚，你老糊塗了吧，(老旦) 不是那個晚，我說的是，別打了我只筷子碗呀，(老旦) 將碗當場撒下老生白) 你說的很對呀，婚姻乃是父母作主，我活一天管一天，活兩晌管兩晌，(旦) 我樂意，(老生) 我不樂意，(旦) 我樂意，(老生) 我不樂意，(老旦白) 蕊蓮呀快別吵了，叫人家聽見多笑話呀，(旦) 我看你不是辦事的人，(老旦) 我會攬禍，真乃氣死人也，(旦) 氣死就氣死呀，(唱) 蕊蓮氣的渾身戰，糊塗爹娘恨死咱，婚姻之事你不管，母親不當耳傍言，不與孩兒提親事，我也不在陽世間，說罷出艙

要投水（老旦唱）急忙上前拉衣衫，（白）蕊蓮呀，你可要媽的命啦，（旦）兒我不活子咧，（老生）不用拉他，叫他跳，他心裏有底，他知道那場不深，（老旦）蕊蓮呀，你要死了，叫媽怎好哇，（老生）生叫你貫的，（老旦）怎麼我貫的，他死了，敢是你們當爹的，不小心痛，我們只當媽的，那有容易的，拾養一個孩子的，就看着叫他死了，（母女哭）（老生白）丫頭哇丫頭哇，你看都是因爲你，我只大歲數，還得受你媽的氣，人家那女兒，爲的是老來得致，反來你還要氣死我，要女作什麼，無有你只個樣子，慢說你無有能爲，總叫你拉金尿銀，放屁在外崩銅子，我也不替成，我（老旦哭）（老生難色）咳，老太，別哭啦，你樂意，他也樂意，單我不樂意，不是想不開麼，我也出那個樂意的，我到那頭，對那個小伙一說就妥，不用論甚黃日子黑日子就拜天地，叫他隨心就完了（旦）你就早當樂意（老生白）是，我過年過多毛嫩不知好歹，（老旦）丫頭哇，走吧，上艙等着去（母女下）（老生白）說去吧，張先生睡着了麼，起來呀，（上生白）有事在心，何曾睡穩，那個，（老生）不是外人，（生）原來老伯，請到艙裏敘話，（老生）淨來打攪，（生）老伯只般時候還未安歇，來到只這裏爲了何事，（老生）合你商量一件事，（生）不知何事，（老生）明早你別走，就在我只船上住着，帶着我作活，我給你撥工錢，雖然不多吧，免的你在大街討要哇，（生）不敢勞煩多日，明早一定的告辭，（老生）你別走哪，你又沒有事由兒，住那去呢，（生）咳我有事哪，（老生）你的事不大，我的事要緊，咳說了說了吧，我實話對你說了吧，你不走還則罷了，你要走先拿一條繩兒把你拴上，（生）老伯身犯何罪，因何拴我呢，（老生）你不用着急，我也不是滾馬的強盜，殺人的凶犯，拴你作什麼，就是那們一回子事，我們兩口子一輩子只有

一個，我問你，我說出來你走不走，（生）我定是要走，（老生）走吧，你只一走不要緊，可把我十五六的大閨女，命喪你手（生）老伯之語叫我不摸頭腦（老生）我沒說完，你那裏知道呢，咳說了說了吧，先生聽了，（數板）說話紅面皮，要你聽原因，你且把心放，是件上應事，我有一小女，命運屬鼠的，今年十七歲，容貌俊十分，自你來到我的船上，看你是個忠厚人，我女心事定，要給你老做媳婦，（生）我一貧如洗，焉能延誤人家青春呢，（老生）別那們說，愛好結下親。何論高與低，此事應了好，明日拜天地，黑夜入洞房，我不管別的事，你是我的姑爺，我是你的老丈人，（生）萬々使不的，（老生）准了罷，你還不樂意，叫人沒有臉皮，不是我強求，出在我女的心，你還親還罷了，不然鬧大事，他一心要投河，言定把死尋，救人一條命，得個好媳婦兒，巧事那裏遇，快々拿主意，把話說完了，就是只們件事，（生白）老伯且回貴艙安歇貴體，明日再議，小生我自的道理，（老生）你只是開門話，我也明白，你說你窮，我們任看你日後有發達，我們還等着沾個光呢，明早我聽那個喜信，我就走了，（生）奉送（老生當場上小且老且老生白）只頭兒不願意，那頭兒得受氣，（老且白）老爺子回來了，（老生）我來了，（小且拉老且衣白）媽呀，（老且白）他只沒臉的呀，老爺子哇，咱們丫頭的親事怎麼樣了，（老生）我到那頭三言五語，更沒費事，一說呢，（老且白）就成咧，（老生白）人家不願意，（老且白）他怎麼不要呢，他也沒說個煞謙詞話麼，（老生）他說他身貧下賤，焉能就誤人家的青春，我說你窮，我們也認可，看你後來有個發蹟，你別看我們打魚，我有好閨女，敢說只十六七的人，道的出，他說咧，老伯呀老伯，先回貴艙安歇貴體，明朝再議，小生我自的道理，只是他說的，（老且）只們一說，明朝他一定願意，（

(老生) 要依我說，怕他思乎不到，不用等到天亮，他一定早起的。(老旦) 准願意，(老生) 他准跑了。(老旦) 不能，他上那裏找只樣的便宜的事去，(老生) 貪便宜是吟虧呀。(老旦) 不能跑了，准願意。(老生) 他悅意不願意，不管那些事，睡覺，(老旦白) 蕊蓮哇睡覺來呀，(老生老旦睡小且下坐白) 咳真不是辦事的人哪，(唱) 忽聽樵樓一更天，蕊蓮心中不耐煩，恨爹々並不在心間實底，言說是成與不成盡在明天，明日若成還罷了，若是不成絃斷音絕怎樣彈，思想之間出燥汗。(老生老日哼) 爹娘睡着在夢間，只可是傍人的事情他不管，只願死睡心得安然，思想婚姻無有睡覺。(上小生唱) 張彥心中似油煎，出了船艙擡頭看，正逢十五月光圓，風平浪穩月高照，坐在船頭念聖賢，掀一篇念聲白氏女，念一篇念聲玉樓賢，屈死你來苦死你，不白冤誰人見天，咳恨我自己見識淺，枉吃谷糧二十年，那一晚三更天，有人叩門順口言，任意而出說長短，原係與你有勾連，也是我見事短，信以為真把你屈冤，離書寫起休了你，逐出門戶半夜天，自從將你休出去，無有一日身得安，凄々涼々說不盡，孤身單影不耐煩，那一日閑遊玩，走到婦娘門外邊，聽的裏邊人說話，句々言語聽的全，原來是婦母不行正，暗引姦夫謀害咱，急叩門問一番，賊一人跳窗出外邊，拙夫不見賊人面，婦母他支乎也把我瞞，彼時我才明白了，才知賢妻你屈冤，立時我到了老母殿，只想將你接回還，進廟不見你的面，訪問不見犯了爲難，妻呀，你上天我找到你龍霄殿，不見妻面不回轉，復又念書從頭念。(且唱) 驚動了船艙劉蕊蓮，在船艙不由的心恢意懶。(生) 白氏妻你往那裏去哪。(且唱) 忽聽的船艙外有人聲喧，拾起頭側耳聽聲音悲慘々，似哭音口吐字，夜讀聖賢，衆船上商人廣誰有才量，一定是討飯人張彥生員。(老生老日哼) 聽了聽二爹娘沉々睡下，我何不到艙外看他一番，俏

之的扒起身伸頭外看，（老生且下場）正是他拿書本面向西南 今日個我二人相見一面，也未得說句話，對面相談，我何不倒背後把他偷看，再不然不是與他面講姻緣，軟底鞋登船板如貓行道，到背後閃秋波細看的端 行有相坐有相週身貴相，掛安然實安然處之安然，怎至如身貧窮只落下賤，莫非說貪了官事身遭罪愆，自古道大之命人那都有災難，久而後一定是苦出進甜，他言說婚姻明日再議，也不知我二人有緣無有緣哪，咳他若應婚姻事，念佛千萬，若不應婚姻事叫我無顏，劉蕊蓮想到此迎面長嘆，（白）咳我呀我呀，（生唱）聽一言嚇的我止讀合篇，轉過身抬起頭仔細觀看，瞧見了一婦女在我身邊，趁月光看的准容顏粉面，認得是船艙的女兒婢娟，青絲髮挽盤頭無釵無鈿，外套着貼身襖長褂未穿，面沈之托香腮那傍立站無錫子少戒指十指尖之，穿中衣大紅色褲腿披散，下漏出尖又瘦小小金蓮，假裝着不認識故意問道，問姑娘何處住因何上船，莫非說你是遠來的人無處住店，再不是錯行路你不變北南，報家鄉我意欲送你回轉，也免的身在此甚是為難，男與女分授受大小方便，女伴男在一船四落閒言，尊姑娘請下船不可久站，休就誤讀書的人夜讀聖賢，（旦唱）劉蕊蓮聞此言含羞答道，尊一聲張先生休要高言，我非是遠來的人無處住店，也不是錯行了路不變北南，我的名劉蕊蓮年長了十七歲，隨我父使魚船遊遍河灣，只因爲今日個你來此討飯找爹之放善心留你住在我的船，我看你身貧賤衣服破亂，又不相長流水久討之人，今夜晚聽見你口讀聖傳，一句之悲聲慘似有心煩，故意的贊歎你的命運薄淺，被先生你聽着自覺羞顏（生唱）有張彥聞此言躬腰施禮，尊恩姐恕過我失認罪干，我張彥受你父女恩愛非淺，有一日得着地加倍報還，尊恩姐請回船安歇貴體，各歸艙安下了身明日再談，（旦唱）聞聽此言底下兩腹內輾轉，我何不面對面提之我的姻緣，



話到口難以說先紅粉面，尊一聲張先生且莫要高言，有件事我問你，你可明見（生）何事呢（旦唱）我的心願與不願，你對我說了實話我好放心寬（生唱）聞此言低下頭口尊聲恩姐，只件事萬不成事不敢担，家有妻娶過了門又且貧賤，我怎好負閨閣成事另歡，尊姑娘請回艙不必下講，休要提只件事另講別言，（旦唱）你有妻我作妾我也情願，作此事毫無悔，那裏有報怨，你身貧我認可隨夫貧賤，世界上不由人憑命由天，（生）尊恩姐既如此暫且回轉，你朝起命你父再來講談，自古道婚姻事父母作主，那裏有你自作主把父母相瞞，（旦唱）雖然說婚姻事父母作主，自尋天也算不了不德不賢，唐朝裏的梨花女本字姓樊，殺楊蕃嫁了山自尋夫男，東裏征西裏殺，南北爭戰，扶保住唐天子萬里江山，傳美名至今人稱贊，看起來他算不了不德不賢，呂洞賓在洛陽花船接彩，張四姐失身仙體爲夫臨凡，先生哪你應了吧應了罷不必盤算，擇吉日好良辰咱就對拜地天（生唱）聞此言低下頭腹內輾轉，只件事倒叫我犯了爲難，我有心在此處收下親眷，他萬不能放我走尋妻回還，想多時忙開口尊聲恩姐，你聽我把情理細對你言，（白）並非小生不應親事，小生我家貧如洗，恐其恩姐你與我爲累，明日命你父另選高門，是爲正理呀，（旦）咳我呀我呀，我就是磨破了嘴唇，你也是不應，我有何臉在世，待我投河一死吧，（生拉三垂唱）走上前來拉嬋娟，再叫恩姐你聽言，小生情願應親事，恩姐不可投深泉，（旦唱）住了，你說此話我不信，你拿何物作正見（生唱）要證見有證見，莫要着急且容寬，慌忙取出書囊卷，再叫恩姐你聽言，此物本是我賢妻綉，上邊是狀元及第連仲三元，此物若是交與你，恐怕你後來起不端（旦唱）先生呀，走上前來忙跪倒，口尊上

方衆神仙，若有三心並二意，五雷追命任憑天，（生唱）慌忙遞過書囊卷，（旦唱）歡天喜地接手間，（生白）明日命你父來提親事，始爲正理，（旦）那是自然，正是，明日我父來提親，（生）擇定吉日好良辰，（尾聲），（完）

## 王少安趕船

(上小生白) 年幼不幸喪父母，心恹意懶棄詩書，(坐白) 小生王少安，不幸父母雙亡，未定親事，高門不成，低門不就，思想起來我好悶也，(唱) 人生在世名由命，八字造定無改更，父母同死我無昆仲，客業富厚財利恒，婚姻事高門不成低門不就，父母辭世赴了幽冥，悶々憂々出門外，信步而行去望景，(老生內白) 女兒開船(上) 風催浪湧起銀花，父女江邊作生涯，生世一來命運窮，以指打魚度日華，窮漢張德，(旦) 奴家翠娥，(老生) 兒啦，(旦) 爹々，(老生) 將船收岸，(旦) 是，(老生) 兒啦，拿藍子來，待我上街買點東西，好々看守魚船，(旦) 是，爹々早去早回，(老生) 那是自然，(旦白) 薄命紅顏女，每日走江湖，奴家翠娥，父母所生我一個，不幸幼年喪母，隨父度日以指打魚爲生，每日隨父走遍河海，今日我父言說順便回家，下船買物去了，待我用工一回，(做工過場唱) 張翠娥坐在船頭針線活兒做，自言自語自己思乎，人常說紅顏多薄命，話不虛傳果實說，五歲喪了我的生身母，累靠爹々走江河，至今年長十七歲，在家未聘是閨閣，無兄無弟無姐妹，爹々年過六旬多，黃泉路上無多少，不定幾時把眼合，一朝不幸父下世，無親少故靠那個，心思口念船頭上坐，(上小生唱) 少安邁步到糧河，六月三伏天氣熱，河邊魚船也不多，見一隻小小漁船在江邊上臥，上坐二八女娥，頭上青絲如墨染，銀環扣墜兩耳朶，洋紗小襖上海式，中衣綉花地兒漂兒，低頭不語把活做，左右開工如穿梭，低頭難看女子面，故意大聲裝咳嗽，阿々只見他一抬頭兩道眉似嫩柳，一對秋波如杏核，懸膽鼻子櫻桃口，雙排銀牙似玉白，雖是漁家貧寒女，身形兒端正不輕薄，手做針線盤腿兒坐，看不見金蓮大小却如何，叫他打動我的心意，試

他的真節代如何，趁此河邊無人走，一錠銀子手中托，照準姑娘拐銀銀（白）（拐女子身邊女子將銀拐水）（生唱）姑娘未看用手摸，（哈）好大的架子看也未看，一定銀子扔在河，叫人羞愧身上冒火，扒耳撓腮把脚躲，是我一皮臉二皮臉，腕上擄下一支玉鐲，趁此無人拐船上，（吊女子懷且唱）張翠娥停針細看明白，（過場看唱）眼望只個鐲子皺雙眉，暗恨聲無恥狂徒該遭五雷，你豈不知授受不親分男女，再者說咱們初次見面誰也不認的誰，好一個見色迷心不知進退，你都忘却了循環報應是與非，將銀拋水就該心退，你不該迷心還往前追，只個鐲子翡翠翠我也不忍心把他拋在水，何不問他姓字名誰，未啓朱唇四面張望，（上老生）瞧見爹他老人家把船回，（老生白）小夥船上坐，（生）不用啦，（老生白）女兒開船，（且）待孩兒起錨開船，（開船走小生追下又三垂望下生追下）（又上回頭下生追）（生唱）見他風順歸河路，拐夫鐲子頭不回，摘去我的心肝肺，不顧路險順岸追，步行土路似牛慢，船走順風走如飛，（叫頭白）且住，是我在河邊玩耍，遇見美女將銀子扔上船去，不想那女子將銀子拋在水裏，一跟並未瞧見，是我又把玉鐲砸上船去，看他那光景倒有愛惜我之心，那女子有意與我說話，不想來了一位老者，開船就走，是我追趕不上，如何是好，（生叫頭）也罷，是我回家去帶銀錢，望空訪問尋找一回，正是，（下詩）鏡花水月如春夢，望空捕影走一程，（下場）（上父女老生白）順風使船似行雲，（且白）晝夜父女奔家門，（老生）兒啦，到家了，待我開門去，（開門進）兒啦，點火做飯，（且）是，（下場詩）正是（老生白）終朝每日使魚船，（且白）今日父女才得安，（上生唱）走哇，爲訪美女晝夜行，以順河邊趕影踪，不知他住有多遠，可與何人問姓名，一天只走五十里，走了也有六天工，訪問魚船無人曉，貪

心枉費一片情，行走太陽過了午，腸中飢渴難登程，（生白）小生王少安，爲訪魚船美女，走了六日有餘，並未訪着蹤跡，是我甚是覺着飢渴，眼前有一座村莊，待我進莊討水，（唱）少安邁步進莊村，淨悄悄街中無人走，見路北邊有一家柴門大開放，望裏瞧鴉鵲無聲緊閉二門，柴門以外土地下坐，無精打彩似吊魂，（內白）（上旦）爹々該回來了，（旦步上唱）太陽過午日色昏，我的爹々出外該回家門，扎下鋼針盤下絨線，欠身離坐出了房門，開放裏門止住腳兒，呀，門外坐的那是何人，低頭不語面向南坐，如同見過想不起他是何人，急急退轉二門裏，推掩單扇影住了身，咳嗽一聲說是天不早咧，（小生抬頭長精神）但只見那人轉回身，哦々，正是那丢玉鐲的人兒來到，只們遠的道路他到此所爲何因，街前無人走，我把他問，問一聲門外你是何人，（旦白）門外你是誰，（生白）那姑娘問我，我叫王少安，（旦唱）那個人轉回身說對々，正是在河邊拋銀砸船的人，復又開言一聲問，請問閣下你是那鄉的人，（白）你是何處人姓名誰，到此何幹，找者何人，（生白）我乃玉陽縣的人氏，名叫王少安，因在上米倉碼頭河邊，失吊一個玉鐲，尋找我那玉鐲來了，（旦白）你說的是只個，（生白）快々拿來（旦白）你且退後了，（大安板）（旦唱）滿面含羞啓珠唇，叫那人你在我的裏門影住身，低個點聲兒少往前進，你聽說聽道的穩住你的心，（小生代白）姑娘我實々穩不住心，（旦唱）我問々你在河邊拋銀砸船是何心事，也不怕外人取見笑破唇，一錠銀子給你拋在水，你就該醒心急速退回身，又拿玉鐲把我驚動，你不看我魚家貧女我是一個使船人，總叫你愛戀不歡次，你就該訪問一個人兒姓兒託個媒人，人家那相你任意兒耍戲不思入倫，係呀你呀怎不想男與女授受不親，總叫你有愛我們的意，難道我們就有愛你的心，自覺甚美 你的人品生

的好，俊貌就是你一個人，世界上比你出衆的男子多々有，你比那豬八戒能強幾分。（生）別聽包涵包涵是買主。（旦唱）臭姑々別想落我的梧桐樹，哈一口涼水打々你那枉想心。（生唱）聞聽此言羞愧無地，面紅過耳無話云，心中亂跳眼冒火，姑娘哦，姑娘休笑我無恥，自古道才子愛佳人，河邊扔銀是枉想，砸錫子試探姑娘的心，你說無有愛我的意，爲什麼把我的錫子帶在你身，我想拐去錫子就有意。因此才心思夢想似吊魂，望空捕景來訪問，天緣湊巧遇佳人，玉錫現在你的腕，姑娘就該開了大恩，千山萬水來巧遇，莫叫巫山夢做魂，再問你家可有兄和弟，父親母親可在家門。（生白）姑娘呀，你的父親母親可在家麼，（旦白）我父親探親去了，（生白）你父親探親去了，你母親在家麼，（旦白）我母親下世了，（生白）你母親下世了，你有哥々兄弟麼，（旦白）無有哥々兄弟。（生白）無有哥々兄弟，姐々妹々有無有呢，（旦）姐々妹々也無有，（生）你只院裏是你們一家還有傍人呢，（旦白）就是我們一家，（生）就是你們一家，你父親探親去了，今天回來不回來呢，（旦）今天不回来了，（生）姑娘呀，有人與你作伴無有呢。（旦）無有呢，就是我一個人啦，（生）姑娘呀，你父親探親去了，你母下世了，哥々弟々姊々妹々全無有，你只院內是一家，你父今天又不回來，就是你一人，無有與你作伴，你不駭怕嗎，姑娘呀，（唱）若不然給得玉錫我就走，也免的担驚又恐你耽心。（旦唱）聞聽書生言講一遍，低上頭來暗打算盤，莫非說我們二人有緣分，該做秦晉結朱陳，不然爲何來的只們樣兒巧，望空捕影找上門，爹々探親姨娘家中去，單門獨院無有二人，月下老配就玉錫作引，該我們二人對面提々婚姻，復又抬頭仔細觀看，打量那位少年人，年紀不過二十歲，眉清目秀像一個斯文，若得此人成配偶，終身靠他也不屈心，不然叫他把房門兒

進，我何不問他。他家老少幾口人，主人打定是如此，面帶笑容啓珠唇。那位姓王的不辭勞苦來此找我，善門既開焉有不慈心，到在外邊可有嘴上兒穩，得了便宜你是一個賣乖人。（生白）姑娘，既有美意相待，焉敢失口。（旦）既然如此小寶貝你快進來，（過場）（上老生咳嗽）呵，吃飽回家吸代菸，菸代丢了找去，誰看見了，（老生下）（生焦急外跑下場）（上老生生白）找着了，丫頭開門來，（上旦出氣嘆上開門）（老生白）喘煞呀（旦）追狗追的，（老生）爲煞呀，（旦白）咬小貓，（老生）長了十七大八咧，成天吃飯了竟追狗玩，（旦）我姨媽好哇，（老生）好哇，（旦）爹吃了飯了咧，（老生）吃了，與你拿來的，（旦）我不吃，（下場詩）正是，（老生白）孝女勝兒男，（旦）肉跳心不安（下場）（急上小生白）吓死我也，是我出外訪問那玉鐲，可巧訪着此女，我二人剛要說些恩愛之話，將要進房，不想來了一位老者，將我二人冲散，我說老頭老頭，你可要了我的命了，（唱）噯呀一聲罷了我，自覺一時頭發昏，不變東西與南北，如似頭上走了魂，眼看太陽往下落，此處無店何處存身，無親小故那裏投奔，難免狼拉與狗吞，呀，那邊來了一位老者，何不求宿把身存。（上老者唱）來了來了，來了，來了，來了，來了，叫傅德恩，身背糞箕揀入糞，面前站着少年人，（生白）老人家可好，（傅白）我好，使禮爲何，（生白）我問你老，此地叫作什麼地方，（傅白）臨河縣署城南小新莊，叫張家莊，只是趙家堡，我趙家堡住，（生白）貴莊可有店麼，（傅白）有小店，拉茶代作豆腐，就是一個小店，（生白）我要住店哪，（傅白）要住店跟我來罷，只位先生貴府，（生白）我是玉陽縣的人氏，（傅白）城裏城外，（生白）城東王家堡居住，（傅白）姓什麼，（生白）名叫王少安，（傅白）你父的名字叫什麼呢，（生白）子不言父王

明貴，(傳) 站住 你是王明貴的兒子 小名叫安頭，安頭就是你，(生) 哈哈。你老人家怎麼知道哇，(傳白) 不光你，你還有姐。小名叫水靈兒 李家村的婆家，李茂林的媳婦，別說你們的小名，連你爸的小名，我都知道，叫天送兒，(生白) 老人家取笑了，(傳白) 不是取笑，我也不是此處的人，我本城北小傅各莊的，我名叫傅德恩，提起咱們來還是親戚，(生) 什麼親戚 (傳白) 你令尊的家下兄弟，是我叔伯表弟的親小舅子，(生) 原來還是表叔 表叔可好，(傳白) 不用住店咧，住在咱們家去罷，到咧，進去坐下，(生) 表叔坐下，(傳白) 坐下，(生) 表叔我問你老人家，只南莊有一家，(傳白) 哦，大小十來個門口呢，怎麼樣家呢，(生) 表叔南莊有一家，父女打魚爲生，你老人家可知他姓什麼，(傳白) 我知道他姓張，老頭叫張德，老婆早下世咧，無兒就是一個閨女，名叫娥頭，今年十六七咧，老爺子與我兩個有交情，他好喝酒，我們兩個酒朋友，(生) 哦，表叔，姪有一言莫怪，(傳白) 有話說不怪，(生) 姪兒有意求叔父，一到那裏前去提親，不知表叔心意如何，(傳白) 只個我一說就成，表叔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他是問你，你老人家說明 我叫王少安，玉陽縣的人氏，定親等物，金銀首飾，有什麼有什麼，親事提成 還有重謝，你老人家，小爐匠打鐵一火就成，老人家今日就去吧 (傳) 明日再去不遲，打鋪睡覺，(起五更) (生白) 表叔，天亮了，快去吧，(生往外推) (傳) 你怎麼推我呀，我不去了，(生白) 表姪未推，你老是拍忽呀，(傳) 哦你未推我呀，(生) 未推，(傳) 等着吧，(生) 費心吧，(傳白) 你就等着娶媳婦吧，(生下) (傳唱) 來了表姪王少安，叫我南莊提姻緣，只點小事辦的到，不用多說只一言，三里小道路不遠，來到張德大門前 (白) 兄弟在屋裏聽，(上老生白) 誰呀，哈大



哥來了，坐下罷，（上小旦白）大伯好哇，（傳）只是誰呀，（老生）不是咱們丫頭麼，大哥你今天來的巧，今天熬魚，等着吃魚罷，（旦）大伯我燒茶去，（傳）兄弟咱們酒也喝着，話也說着，（上小旦聽聲）我來與姪女找婆家，（老生）那裏人氏，（傳）此人住在玉場縣，上米倉河邊上我有一個表姪名叫王少安，年二十歲，家大富豪有的是錢，你要把閨女給他呀，哈，你就發了財啦，你願意不願意呢，此人有錢，（老生）此人有錢，不行，我閨女有婆家了，（旦外白）咳大伯，我們無有，（老生）什麼無有，（旦）熬魚無有鹹鹽，（老生）我好淡吃，（旦）大伯呀，我們未成呢，（老生）什麼，（旦）魚在鍋裏還未成出來，（老生）不吃了，（旦白）我大伯還等着吃魚呢，（傳）我就等着該死咧，丫頭只親幾時成的，（老生）幾時成的 還與你送個信去，（傳）給了誰咧，給了狗不里包子舖咧（小旦下場老生白）你不會說話，怎不學々，（老生下場）（傳白）親事未成，與我表姪送個信去，（上生白）表叔該回來了，（走對面生白）表叔去提親，也該轉回門，（上傳德恩走上）（生白）表叔提親如何，（傳）到屋再說，到在那裏三言兩語，（生）表叔成咧，（傳）人家有婆家了，（生）不能吧，表叔我昨天與那姑娘見過一面，他言說無有婆家，哦，表叔想是言語不周八成惹着老人家也是有的，故意說有婆家了，煩表叔再走一趟，對他去說親事，若妥成了，我情愿養老送終，（哇）是我再去上一趟，成就成黃就黃，（生）表叔好々の說々，（傳）等着吧，（生下傳唱）走哇，離此不過三里路，不用坐車與騎驢，不多一時就來到，有人無人叫兄弟，（白）兄弟開門來（上張德開門進房白）哥々你又作什麼來了，（傳）兄弟爲我姪女之事，哥々我也是話語得罪兄弟，我與兄弟賠罪來了，那句話錯了，臨時取締，方才打聽我姪女，還無有婆家呢（

老生白）老哥，你說他有錢，又有勢力，活該他有錢，我怎麼窮，也不能把孩子賣了，（傅）兄弟呀，他還說養老送終，（老生）哥，你老看着好就好，我的事，如同你的事（上小且聽鑿）只宗鑿，你要看好，就算成咧，（且白）成咧，燒炕去，（傅白）事情算成了，要定禮錢，（老生）黃咧，（傅）怎麼黃咧，（老生）老哥望我辦事，小提錢，（傅白）誰家都興只個，（老生）都興拿兩吊錢罷，（傅）你多要點，（老生白）你看着辦去罷，（傅當場變上小生與碰不着）親事怎樣（上傅白）屋裏說，（生）表叔親事成了沒有，（傅白）明日搬娶，拿定親禮來了，（生白）如此說來成了，我只裏有銀子一錠，表叔拿去吧，明日娶媳，（傅）可有一件，要娶姑爺（生）姪兒愿去不辭，（生下場）（傅變場上張德白）兄弟開門來，（老生）哥，來了請坐，（傅）來了，咱就辦事，只是五十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好日子，咱就娶姑爺，與姑娘置點東西，（老生）就依大哥，（傅）如此幫忙罷，正是，（老生）成與不成在今天，（傅）不等着明天（下）（上劉在禮院子）（上場詩）官居平原只幾年，告老辭職把家還，老夫劉在禮，官居平原一任，告老還家，今日天氣清和，正好登舟，人來（有）一到河邊前去顧船一隻，（沖頭下）（又上老傅德恩）（詩）昨夜晚上未睡覺，（老生）歡喜不盡樂滔，咱哥倆改扮起來了，（傅）姑爺該來了，（上王少安進房傅指引張德看少安）（二人拜堂大過場）（起五更）（老生白）老哥，你看，真乃天然所湊，好一對美滿夫婦（傅）你姑爺有容姑娘有貌（老生）我歡喜了不的，（傅）好，我也樂，（老生）樂了吧，（辭邊棄死）（且）罷了爹呀，（同下場）（上劉家院夫子妻老媽）（唱）老夫坐船用目觀，自己心中暗思參，一輩無兒又無女，是何人將我送在坟前，在禮一邊發愁悶，（老且）口尊老爺聽我言，一

輩無兒怨嗚命，不必發愁心痛酸，今日夫妻回家轉，太太平平快開船，（白）老爺不必發愁，船公開船，正是，一輩無兒女，不必瞞怨天，（同下）（上王小安夫妻過場）千里姻緣一線牽，（且白）不是人緣是天緣，（生）王少安，（且）張翠娥，（生）娘子，（且）丈夫，（生）老人家入土心安，不必悲傷，（且）咳，總人悲痛也是無益，今過我父五七之日，咱夫妻回家乃爲正禮，（生）那是自然，我辭別傅表叔，代顧安舟船，今天乃黃道之日，你我二人收拾收拾，上船回家便了，（且）就依丈夫，（生）正是，携妻回故土，（且）出家事從夫，（當場上船）八月中秋至（且）夫妻上了船，（生）耳聽鳥音喚，（且）暢快看殘蓮，（生笑）哈哈，（唱）船艙對坐飲劉伶，（且）滿酒雙手敬相公，（王）話笑言談多快樂，天氣清和船順風，離此不遠三百里路，水上也不過三日工，（且）你我夫妻到家算安靜，夫唱婦隨得太平，復又想起來從前的事，滿面陪笑尊了一聲相公，爲此事誰也比不了你，妾想河邊那一件事情，可笑你無羞真正無又臊，手拿銀子望我的船上拐，捨的玉鐲把我驚動，你不怕外人取見耐性的工，彼如說我若從了你的命，有一個什麼主意該怎麼行，倒傷了財物不知我的姓名，那時節心機白費眼睛紅，望空捕影工夫兒找，何出心苦受些雨和風，那們的兒巧就找到我們的門首，又見過你的表叔叫傅老翁，他與我爹是朋友，當中爲媒與咱們二人結赤繩，到底把我得在你的手，只也是前緣有分早配成，可隨了你的小心事，也不枉費了一路的苦工，（生白）娘子豈不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嗎，（且唱）你要隨心我也如意，漁家的貧女嫁了一個書生，年貌相當也倒伴配，單夫單妻正在花紅，比如說與人家填房占了年歲，再拋下兒女翁姑一層，再有兒女兩三個，勞苦得受無有改更，許配你上無公婆他把我管，又無妯娌與弟兄，一世終

身算有幸，我把那阿彌陀佛念千聲，（生唱）小安聞聽一席語，暗誇娘子說聰明，話說倒有十分幸，何不如此只般行，（白）娘子你若隨我前去，你隨心嗎，（旦）我與你年貌相當，一對夫妻，爲何不隨心呢，（生）你呀，你呀，你可上了我的當了，（旦）怎麼上了你當了，（生）我家中一大二小三房妾，把你娶到我家無非作個耍笑的妻子，（旦）丈夫你既歸夫妻之分，何必說些個笑話，（生）娘子你想我家中廣有銀錢，豈無妻妾，你算上當一定了，（生辭邊）（旦唱）聞聽他口中吐出實情，好似似涼水澆頭懷裏抱着冰，桃花面上加了烈火，眼睛昏花兩耳鳴，好似吃了一根無心草，大瞪着兩眼睛無話明，長嘆一聲心如刀絞，朴酥、兩眼落下了淚痕，只說是終身靠他一世美，夫唱婦隨一世榮，誰想他家有一大二小三房妾，把我誑在他家中做個脚踏，至而今熟飯難以變生米，跟他一個月餘零，可惜我一朶鮮花被他採，難被無情雨合風，暗恨聲強人把我害，又恨聲傳老伯父他把我傾，只可叫我怎麼好，暗把我去世的爹、叫了幾聲，想罷多時有主意，去去愁色換笑容，（白）丈夫你說你有一妻二妾三房小，總然我做幾房也無瞞怨，丈夫，（生）娘子，（旦）你看只船艙以裏蒸熱，何不出艙瞻望，好也不好，（生）說好便好，（出外白）丈夫你看前邊什麼所在，（生）那裏，（旦跳水）（生）哎呀，不好不好，快撈快撈，（船公白）踪影不見了，（生）罷了我的妻呀，（下）（上劉家船白）船行非一日，收船在碼頭，（重白）那邊冲下大物好像一人，（劉白）水手，（水手）有，（劉）撈上來，（水手）是，稟老爺撈上來了，（老旦）陳媽，（陳）有，（老旦）你看他還有氣無氣，（陳）是，（陳摸旦）稟老爺還有呼吸之氣，（劉）將他喚醒，（陳）有，那女子快、甦醒起來罷，（旦白）哎呀一聲罷了我，強打精神把眼睜，仍然還是在船

上，老少男女認不清，（白）我是落水之人，爲何來在他人船上。（陳）你是順水漂沖來的，被我們將你救來，你快謝老爺太去，（且）謝過老爺太，（劉）你是那裏人氏，因何落水（且）原是如此，被薄情之人哄騙，因而如此投水，（老且）原來如此，我有心送你尋找你的丈夫，（且）尋找不着也是枉然，（老且）尋找不着也是難，依你之見，（且）投在老爺太身旁以報救命之恩，（老且）我有心收你爲義女，不知你意下如何，（且）爹娘受我一拜，（劉）起來，（且）是，（老且）女兒不必傷情，等我叫你父另選別門，（且）母親不可，是兒我呀，（老且）可是爲娘明白了，回家再作道理，水手即刻開船，（水手）正是，（劉）千里有緣認義親，（且）刮骨難報救命恩，（下）（上生唱）無精打彩正三春，終朝憂悶爲佳人，（白）小生王少安，自那年娶了張翠娥，坐船回家，行至半路說了幾句笑話，不意他竟投水一死，不知尸首落在何處，思想起來好悔也（唱）王少安馬上懶加鞭，思想起來我好傷慘，爲翠娥千辛萬苦全受盡，好容易訪着住處對面談言，只說是天緣有分成配偶，秦晉相結爲到百年，不該船上說笑話，烈性佳人跳下船，可惜他那個俊容貌十七八歲染黃泉，你死一身只顧了你，閃的我船到江心拆桅杆，每日閑遊也不知往那裏去，有人問話答不上言，信馬遊鞭往前走，打了沉雷陰了天，朴酥落下密佈雨，熱時之間透了衣衫，揚鞭打馬把莊進，（下）（老媽翠娥抱孩王步下）陳媽代路了，（唱）叫聲老媽，要你聽言，你看老爺降下大雨，支起樓窗放下簾，（白）陳媽，（陳）有，快將樓窗支起放下竹簾，（陳）是，（起簾上小生白）代我下馬在此避雨吧（陳白）好大雨呀，姑娘呀，在此門洞避雨的那位人，凍的真苦打戰，那，（且白）在那裏，（陳）順着我的手兒看，（且）此人面善得很呀，（唱）手扶樓

窗往下觀，觀見了那位避雨的美少年，駿馬拴在石樁以上，抱懷而坐面向着南，年紀不過二十三歲。呆坐不語面帶愁煩，看此人好像見過面，想不起來只位書生那裏生員，仔細觀看認的了，就是那強人王少安，家住在玉陽縣，來在此處所爲那一船，有心下樓去把他來問，慢着着時錯認外人有什話對他言，想把多時有主意，叫聲陳媽你聽周全，（白）陳媽（陳）小姐（旦）你下樓去問那避雨之人姓字名誰他是那裏的人氏，稟我知道，（陳）姑娘，人家是一個老爺們怎樣問話呢，老爺知道可擔不起，我們不去，（旦）是你不知我丈夫叫王少安玉陽縣的人氏，上米倉的人，因在船上原是如此般，是我跳下船來，投水一死，多得咱家老爺太從任上回來，在船上救我一命，帶回府來收爲義女，是我生下王門後根，至今算來二載有餘，不知他落在何處，今日見那避雨之人，好相強人來到，你去問，他何處的人氏，貴姓高名，我在樓上聽之，（陳）你也不能聽着呀，（旦）你裝個耳聾，叫他高聲，我便聽見，（陳）是我下樓，（白）咳，那位避雨之人醒，把，你是那裏的人氏，（生抬頭）問我，我是玉陽縣的呀，我的耳呆聾，你高聲，（生）我是玉陽縣的，（陳）你是玉陽縣的呀，你姓什麼，（我）我名叫王少安，（陳）王老三，（生）叫王少安（陳）呀，你別走，你有個親戚在只裏住着呢（陳上樓白）姑娘可從聽得他見，對不對呀，（旦）正是那個強人，你再叫他進來，稟過老爺太知道，然後在送在我的房中有話問，（陳）是，（陳下樓白）那人來吧，我們老爺有請，（生白）此處我又無有親戚在只裏住，（陳）不必多心走吧，我與你拉着馬，（同下）（上員外夫人白）方纔聽女兒言講，叫人歡樂非常，（坐下）（上少安陳媽）只是我家老爺太上前見過，（生）老爺太可好，（老生）罷了，（白）陳媽將只位相公送在

後樓敘話，（陳）是走吧（小生陳媽下）（老生）夫人重續天緣，女兒與婿見面，悲喜之際夫人你去聽些什麼千萬不可鬧出錯來呀，（老旦）就依員外，（同下）（上張翠娥白）今遇蒲桴郎，當面訴冤枉，（上少安陳媽）那是我家小姐上前見過，我們姑娘厲害，你可得小心點，我就回去咧，（生）姑娘可好，（且打嘴巴三垂）強人哪，（唱小安板）一見強、皺雙眉，要你抬頭看明白，（白）強人要你抬頭看，（小生持鞭）打鬼打鬼，（且）強、哪，（唱）那是妖來誰是鬼，我把你吃了迷昏藥的你狠心賊，你把那玉鐲扔船你都忘記了，追船訪問的却是誰，二門以外求親的是那一個，是何人與你洞房花獨合過交盃，船艙對坐是那一個把你陪伴，說之笑之那個是誰，（生白）莫非你是我妻張翠娥嗎（且）我正是死不了那個張家的女，就是你那四房詭妾妃，我只說終身靠你一世美，不料想受了你的詭騙吃了你的虧，你家有一大二妾三房小，情比魚水夫唱歸隨，我也不忍低頭下賤爲奴作婢，越思越想意懶心灰，無奈上船投入水，只想秋去未想春回，（你）你怎得活命呢（且唱）多虧此處老爺太之救了我的命，認爲義女將我帶回歸，要與我別門挑選把夫配，也是我未允愿守清規，只因我懷胎只個毒心的後，不忍另嫁把他人陪，至而今與你生下王門子，也不枉陽世三間走一回，今日可巧見了你的面，咱們說幾句良心話兒誰是誰非，小冤家至今正兩歲，交與強人你抱回，今把冤枉對你訴，從今後與你夫妻之情絲毫沒，早死早滅早做鬼，免在人間現事非，說罷回身牆上撞，（上老員外夫人二位聽聲）（生唱）少安拉衣放聲悲，走上前來雙膝脆，叫聲賢妻聽個明白，我一雙父母早下世，無兄無弟我自難立，至今娶妻只有你，那有姬妾侍庭幃，船艙說的玩笑話，不料想你信以爲實面把愁堆，捨命一死投入水，悔死我躲足手胸捶，僱人撈尸三日正，不見尸首

悔不急的追，無精打彩回家去，行念臥想似把魂飛，信步閑遊三年正，所爲想你打遊飛，好似地獄相逢見了面，重圓夫妻天做媒，若有一句誑你的話，誓犯天譴遭五雷，放聲大哭跪在地，（上夫人員外進唱）夫人進前來解圍。（老旦白）女兒不必如此，方才我聽的明白，前者回笑生悲，今日你夫妻重遇天緣，女兒你當歡喜才是，你看你在只站着，他在那跪着，有些觀瞻不雅，看在爲娘面上，叫他站起來（生起且哭唱）可說是兒的娘呀，只幾年的光景足夠了兒的了，聽娘解勸擦眼淚，勉強爲喜把笑陪，尊丈夫快請起莫要下跪，我的夫，見過父母把罪賠，（白）見過恩父母，（生）二老在上受一拜，正是，（老生）姻緣造定無更換，（老旦）千里路遠一線牽，（生）只說捧打鴛鴦散，（旦）不料破鏡又重圓，（同下）

完，



## 巧會芙蓉瓶

(上生)才高八斗懷大志，學富五車有良謀，生崔英字俊臣真州人氏，不幸父母雙亡，娶妻王氏，讀書識字甚是賢慧，是我有一同窗好友名喚趙繼賢，乃是兩榜進士現任浙江溫川知州，月前曾與他去信一封，求謀差事，至今未見回音，今日悶不樂，不免將娘子喚將出來飲酒談詩，娘子那裏走來，(上旦)忽聽官人喚上前問根原官人將妾身喚將出來，不知有何事故，(生)娘子非知想我在家，曾與友人去信，多日未見回音，不知是何原故，(旦)官人不必煩悶，必有佳人到來，今日閒暇無事，何不啣飲一番，官人看是如何，(生)多蒙娘子美意，(旦)丫環看酒，(上丫環)是(旦)官人請飲，(唱)輕起珠唇把語言，尊一聲官人莫要發煩，勸言從此免憂慮，權將盃酒把心寬，徒勞無益害身體，多思多慮疾病添，莫道南風長向北，北風也能轉向南，官人沉心要仔細，有幾輩古人聽說週全，昔日姜尚把魚吊，文王渭水訪大賢，伍子胥吹簫曾討飯，保定吳王錦江山，韓信無事受過跨下辱，到後來三齊王位掌兵權，常言道福隨人運能還轉，人定不能勝過天，官人你且寬心放，必有那佳音到在門前，(白)官人不必如此，雖然無有差事，幸客道富足，何必煩惱，(何)娘子你想，常言說的却好，家有金山亦是坐吃山空，再者我胸懷大志，男子生於天地之間，理應爲國盡忠，豈能把功名赴於流水，(旦)話雖如此只可等着佳音，今日閒暇無事，爲何不圖畫一張亦能心寬，(生)如此甚好，(旦)丫環看筆墨過來，(丫環)是(生)代我圖畫一回便了，(生唱)將墨研好筆沾濃，將紙放在正堂中，不畫山水與人物，不畫樹木與山峯，手拿徽毫仔細想，有了畫上一個古磁瓶，瓶內芙蓉花開放，枝榮茂盛顏色鮮明，一時之間畫完畢，(旦白)只叫什麼畫，(生

唱)此畫就叫芙蓉瓶(生白)娘子你看好也不好，(旦)代我看來，果然枝葉鮮明，花開茂盛，天氣不早安歇了吧，正是，(生)男兒當立冲天志，(旦)但等今榜掛名時，(同下)(上趙府院子)奉了主人命，送信走一程，我趙福在浙江溫州衙內，當差奉了老爺之命，與崔俊臣下書，就此走。到啦裏邊有人，(上祿白)何事，(院)吾乃溫州來的下書人求見，(祿)等子有請大爺，(生上)何事，(祿)溫州下書人求見，(生)叫他進來，(祿)裏邊回話，(院)參見大爺，(生)罷了，(院)只有書信一封，請大爺拆看，(生)崔祿將他代在後邊用飯，(祿)是，隨我來，(下)(生)代我折書一觀內有文憑一紙，原來是命我接任縣尉，不免將娘子喚來商議，娘子那裏，(上旦)正在房中做針線，官人喚我爲那般，官人何事，(生)時才溫州差人下書，命我前去赴任，(旦)不知官人何日起程，(生)即可起程，(旦)就依老爺，(生)將家內之事，交與崔福照管，你隨我一同前去，(旦)老爺說好便好，(生)崔福那裏走來，(上崔福)大爺爲何吩咐，(生)我等溫州上任，家中之事托你照管，有時回來必有重賞，(福)不知大爺幾時起程，(生)即可起程，你去到碼頭，將船僱好，(福)是，(下)(生)娘子收拾行裝，正是，(生)溫州去赴任，(旦)盼望得高升(同下)(上船家)每日江邊做買賣，殺人放火爲錢財(小坐)自幼生來胆氣豪，無王無法任逍遙，倘遇有了孤行客判老廢命定不饒，在下願永所生四子，跟我在江中使船度日，明爲度客，倘有金銀財寶，把他一刀廢命，不免將小子們喚將出來，小子們那裏，(上四子)來了，將兒們喚來有句話講，(願)今日天氣清和，也該攬點買賣，(小子白)我等在江邊等候便了，(願)正是，只願眼前歡，那怕罪欺天，(下)(上祿白)領了老爺命，江邊去僱船，來此已是碼頭，

船家那裏，（上船家）何事，（僱船要傳安同下）（上生且丫環生）家院去僱船，（旦）未見轉回還，（上祿白）祈老爺將船僱好，（生）僱着了，（祿）是，（生）娘子收拾行裝，就此起身請，（同下）（上生且祿丫環）船走順風似行雲，此去溫州管黎民，（旦白）官人你我在艙內，何不痛飲一回，（生）娘子說好更好，崔祿看銀盃伺候，（祿）是，（旦）官人請飲，（生）娘子請，（旦）官人請看，船走江心，對面青山綠水，可助你飲酒之幸也，（旦唱）滿舉雙手敬相公，眼望官人長笑容，慢起珠唇便開口，尊一聲郎君你是聽，行程正遇七景地船走江心波又平，但只見層々疊々高山峻嶺，吐放青雲太陽蒙，只見那山青水秀多幽雅，萬木群林枝葉鮮明，百花爭顔々色美，也有綠來也有紅，林中雀鳥爭巢叫，忽起忽落鬧々哄々，見一人垂釣在那山坎上，原來是身披蓑衣老魚翁，有一手拿板斧把柴砍，身大力猛伐木爭々，又見一人頭代肩蒲輪抗鍋，好似農夫一老翁，又見群峰圍繞雲中寺，聽聲音內有學生念五經，飲酒觀山令人快樂，（生唱）一聞此言喜氣生，尊聲娘子你是聽，人生在世各由命，造定不能勝蒼穹，你看那魚翁得魚沽美酒，到夜晚一醉方休萬事扔，樵天得柴糶糶米，居家歡樂々無窮，莊農四季操勞苦，納完錢糧任意橫，那學生鐵靛磨穿寒窗苦，爲的是金榜名輝光祖宗，看起來魚樵耕讀名有益，富貴貧賤何必強爭，一時之間飲完畢，叫一聲娘子你是聽，（白）娘子天氣炎熱如何是好，（旦）官人也是我多飲之故也，（上船白）官人天氣炎熱，不如將船移在蘆葦之中，涼爽涼爽再走，你看如何，（生）說得有理，就此開船（旦）官人且慢，此處雖熱來往行船不斷，若將船移在蘆葦之中，出了意外之事，如何是好，（生）娘子此地不比外江，況咱又是本地之人，不必多慮，船家開船，（願）有，（生）正是，只爲飲酒天氣熱，（

且)移舟蘆葦去乘涼，(全下)(上船家衆人)金銀財寶美佳人，見財起意生歹心，我船家顧永 我看崔客官在船上飲酒，用的俱是銀杯銀盞，行李沉重，又有美貌佳人。今夜三更 將他殺死 將那美貌佳人，與我二子成親 不免將小子們喚來商議小子們(上衆白)何事(顧)你看船上姓崔的行李沉重 將他殺死 將那美人等你二哥回來與他成親，你們看事如何。(衆白)父親說好便好。(顧)等着天黑動手，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下)(上生且生旦)船移清涼處，(且)清爽快人心，(生白)娘子你看船停此處 果然風涼氣爽，天氣不早安歇了吧，(且)官人說好便好(入帳子更衣上船家三)夜靜三更後 持刀來行凶，天已三更他夫妻已然睡着 不免動起手來，(入帳生且出帳撲過且槍刀生求命，)(生)求大爺饒命，(顧)將他推入江內，(推生下水介)(且驚)哎呀不好，好了，(唱)一見強賊起不良，倒叫奴家無主張，丈夫落水身遭難，然能活在陽世上，說罷就往水內跳，(顧)叫聲娘子聽其詳(顧白)只一娘子不必投水，也不用害怕，我也不加害於你，我那第二子倘未成親，他往徽州進香去了，等他回來 你與他成爲夫婦，就是只個主意，小子們將他推入後艙 等你二哥回來與他成親(衆)好走吧(等看享福吧，(擁且下)(上祿白)好個膽大賊人，竟敢害人你也不怕王法，(顧)多管閒事吃我一刀，(殺祿死介白)小子們收拾收拾財物，就此開船，(下)(上生內白)吓死我也，時才在船上，被那強賊所害，將我推在水中 遇見打魚小船，將我打撈上來，幸而未死，是我來至在此處尋找 爲何賊船不見，可說妻呀妻呀，你往那場去了，(唱)崔俊臣站江邊四下觀看，却爲何不見那隻賊船 時才間在船上遇見賊漢，一客人全分散，甚是可憐，也是那求全尸得免此難，他將我推在那江裏邊，幸遇見老天爺睜開佛

眼，偏々の遇見了打魚小船，他將我救上來得命上岸，捨死忘生來找船，來在此處用目看，不見賊船在那邊，那賊子見財物起了歹見，但不知我的妻是否週全，越思越想心越慘，不如一死染黃泉，（白）想我崔俊臣携眷上任遇見了賊船全家被害，無心活在世上，咳，那邊有一枯樹，不免尋此樹見，也是我命該如此，（上甲介）（上白）樹老焦稍葉兒稀，人老就要把頭低，老漢張有，幼來打魚爲生，閒暇無事，江邊溜達溜達，（張）只小夥子爲什麼上弔，快々下來你對我說々，（生）老丈非知，是我夫妻上任遇見賊船，全家被害思想起來，無有生路因而自盡，老丈將我救了，也是不免一死，（張）不可不可，你想法報仇才是，（生）老丈說得到也不錯，那船已去找他不着也是枉然，（張）我想賊船離不了江沿，你順着江邊尋找倘然找着可以報仇了，多謝老丈請，（同下）（上旦）每日愁鎖在眉尖，不知何日見青天，奴王氏，配天任英，我夫妻上任遇見賊船，將我丈夫推入江內，叫我與他二子成親，幸喜那賊子未在家下，是我未失真節，本當尋個自盡，我若一死，何人與我夫報仇，不免在此忍耐，等候機會報仇便了，（唱）王氏悶坐船心思暗想，思想起奴丈夫好不悲傷，可憐你在官門姣生貫養，自幼兒遭不幸父母雙亡，可歎你入官門壯遊洋水，懷大志硯磨川苦守寒窗，可歎你品行端作爲直爽，仗義氣疏財源舉止大方，可歎你重仁義寬宏大量，交朋友有心用不忘綱常，只說是夫妻去把任上，不料想中途路起下禍殃，那強賊見資財起歹心生長，最可歎奴與僕刀下傾亡，咱夫妻跪船頭哀求釋放，那賊子心如鐵推入長江，我本當尋短見去罷命喪，我死後誰與你大報冤枉，咱夫妻在見面休得枉想，要相逢除非是大兆一場，我在此心煩悶暗々思想，（上王氏）願媽々進前說其詳（旦）媽々來了媽々請坐，（王氏）有坐，你只幾日爲何愁眉不展（旦）媽々說

的那裏話來（王氏）你不必煩愁悶我二子回家與你成親，今日是你公爹壽日，隨我後邊收拾收拾，（且）媽々說好便好，（王氏）兒隨我來，（下）（上顧永王氏三子）人得喜氣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在下顧永，老身王氏，老頭子今天是你壽日，不覺又是一年，少時有人來此拜壽，上拜壽飲酒（醉介）（上且白）衆賊把酒飲，個々醉薰々，今日衆賊吃酒大醉，不免就此逃走了吧，正是，忍耐三分性逃出事非坑，（下）（上王氏看）醒來你們醉啦，咱那媳婦不見，莫非逃走。恐怕惹出事來，不如開船回家，（衆白）我等告辭請，（同）（上且）時才衆賊吃酒大醉，是我逃出虎口，恐怕衆賊來趕，代我逃走便了，（唱）時才逃出是非坑，出得門來膽戰驚，恐怕衆賊來追趕，急々忙々往前走，三步當着兩步走，兩步當作一步行，正然行走回頭看，有座古廟向前迎，慌裏慌張古廟奔，（下）（上老呢白）身入佛門苦進修，看破紅塵一筆勾，老身廣會 自從在此庵中出家修真養性，思想起來，叫人好不悶哪（唱）堪歎人生爲利名，求財求利與經營，三寸氣在千般用，苦海無邊任意行，閻王造定三更死，誰肯留人到五更，總然堆積銀錢長，無常一到萬事空，爭名奪利有何益，不如出家來修行，每日常々住古朝，朝夕早晚敬神靈，今天乃是十五日，叫來徒兒打掃門庭，（白）今日是十五，不免將徒兒喚將起來，打掃門庭 徒兒那裏走來，（上白）忽聽師父喚上，前問根源，師父將徒兒喚來有何吩咐，（呢）你將佛堂山門打掃打掃快去，（下）（尼）帶我打掃一回，（上且白）大仇未報，戰驚，幸喜逃出是非坑，來此已是廟前，那傍有一個小師父打掃山門，不免進得廟去，在此出家，慢々尋訪仇人報仇，小師父請來見禮，（尼）有禮施禮爲何，（且）我乃行路之人，口內干渴，廟內有茶慈悲一碗吧，你等我稟我師父一聲，（且）多有費心，（尼）有請

師父，（尼）何事，（徒）廟外來了一個女子，他說口內干渴要盃茶喝，（尼）咱出家之人廣行方便，你叫他進來，（徒）是，只位娘子我師父叫你進廟，喝茶歇息歇息再走，（旦）多謝頭前代路，（徒白）隨我進門來，娘子只是我師父，（旦）師父可好，（尼）罷了，只位娘子落坐講話，（旦）謝坐，（尼）與娘子看茶，（旦）謝過師父，（尼）只位娘子，我來問你家住那裏，姓字名誰，只樣慌裏慌張要往那裏而去，（旦）師父若問，（唱）未從說話淚連々，口尊師父請聽言，問我家來家也有，不是無名女嬋娟，我家住在永平府，永嘉縣尉是我夫男，都只爲大婆心太恨，心意太毒起不端，皆因失落銀盃盞，要害我一命染黃泉，因此我才逃在外，避難逃生來在外邊，多蒙師父行方便，慈悲善念賞茶餐，奴有言恐怕師不愿，不知當言不當言，（尼唱）忽聽娘子講一遍，此事叫我腦心間，世人那有只樣恨，心毒着歹禮不端，就是失了銀盃盞，要你一命染黃泉，娘子不必心悲慘，有話只管當面言，（白）只位娘子有什麼話你說吧，（旦）師父我有意在此出家，望求師父慈悲慈悲吧，（尼）只出家之事非同小可，可要你思乎思乎，（旦）師父我的主意一定，看破紅塵，求師父你老收下吧，（跪下哭介）（尼）你且起來，你是一個孤苦女子，其情可憐，我就收下你吧，與你給個法名福元，看衣更換，（換衣介）（旦）師父看我像不像，（尼）咳徒兒哇，一見徒兒心喜歡，上々下々仔細觀，只見他面白如粉眉目秀，兩眼如鈴眉目彎，身體長的多雅致，好似天仙下九大，徒兒你將僧衣換，霎時之間變成男好似呂布重出世，頭上缺少冲冠，又好比終南山上韓湘子，手中缺少小花籃，今日出家爲仙子，同心同意念經篇，咱們師徒得了道，一齊同赶上九天，（白）徒兒隨我一到佛堂燒香，正是，（尼）今日出家來學徒，（旦）跟隨師父去燒香，（同下）（

上錦天上)搖々擺々有臭文，讒潛面譽奉承人。在下錦天上，每日吃渴浪蕩，我有一好友名叫顧永，他當年使船爲生，近來發財，不免找他吃々喝々弄個不亦樂乎，(唱)來此已是門上來，(上顧永)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得野草不肥。誰叫門。(錦)是我，原來是錦天上，裏邊請坐，(顧)坐下，多日不見爲何只等閒在，(錦)今日來此談心，(顧)賢弟今日得了一夢，甚事不祥，(錦)你對我說々，(顧)是你聽了，昨夜一兆大不幸，提將起來令人驚，我夢見二個花狗會說話，說的言語記不清，只些怪事還不算，還有一事把人驚。我夢着女子穿白代着孝，哭三聲來叫兩聲。思想起來心發悶，(錦)開言有語把話明，大哥那兆是心頭想，心中無愧不怕鬼神，(顧)話雖如此心中發悶，(錦)有啦只里白衣菴靈驗，咱們到那裏燒香禱告禱告去々疑心病，也就安然了。(顧)賢弟說的是。菴主喜學字畫。我只裏有畫一張，拿到那裏送與菴王你看如何，(錦)大哥拿來我看。(顧)賢弟請看，(錦)(看介)果然畫的不錯，你我就此前去正是。(顧)只爲內跳心發慌，(錦)一到菴中去降香，(同下)(上旦)一心吃齋念經文，常懷報仇一片心。奴王氏。只因夫妻上任遇見賊船，全家被害，是我逃走出來，在只菴中爲尼，師父給名福元，每日吃齋念佛。可歎我全家被害，可說是大哪天哪。想我只滿腹冤屈何日得報哇。(唱)福元僧坐禪堂兩泪紛々，思想起已往事。好不傷心，只說是夫妻們同去上任，不料想中途路大禍臨身。也是我逃出是非之地，遇師父收留我身入佛門，每日裏隨師父苦把經念，又吃齋又捨素恭敬佛尊，可歎我披偏衫頭代僧帽，清晨起掃佛堂去把香焚，可歎我在俗家姣生貫養，念經書識文字寫算通文。女兒經王罔烈女兒傳，詩與詞歌與賦滿腹經綸，十五歲習針指描鸞刺鳳，知三從曉四德謹守閨門，使家奴喚僕婦何等榮耀，到而今只剩



我孤苦一人，越思越想越悶，（上尼唱）急忙上前把話云，（旦）師父來了請坐，（尼）有坐。徒兒今天乃是十五日，你去作飯去吧，我打掃佛堂，（旦）遵命，（下）（上顧錦）兄弟來到啦。裏邊有人麼，（上尼）施主裏邊請坐（尼）請問施主到此爲何（顧）燒香還愿，（尼）請到佛堂，（元場）施主請坐（顧）有坐當家的，我聽人說你，（院）喜愛字畫，我只裏有畫一張，送與你吧（尼）多謝施主徒兒看茶（顧）有事告辭，奉送免。（下）（尼）代我將畫掛起（行板）好真乃好畫呀，（唱）一見此畫喜氣生，顏色鮮明筆畫精，並非山水與人物，原來是一個古磁瓶，正在禪堂暗誇獎，（上旦）福元邁步走進房中，師父請來用茶，（尼）罷了（且看畫驚退又看師父白）徒兒你見了只畫，爲何只等驚慌，（且變喜白）師父非知，我看此畫十分精美，不知從何處而得（尼）是本處有個顧施主送的，（旦）師父姓顧的作何生意，（尼）他當年作何生意他當年使船爲生後來忽然發財，都說他是劫掠客商發財未知真假，（旦）師父那姓顧的常上廟中燒香吧，（尼）偶爾至此也不常來（旦）師父此畫雖好，上邊缺少文字，代我題詩一首，師父看是如何，（尼）如此更好你題吧，（旦）代我寫來，（唱）未從題筆淚連，不由一陣心痛酸，見物思人肝腸斷，七寸毛筆拿手間，上寫道芙蓉畫出色更鮮，至今流落有誰憐，今生鴛鴦情已斷，只可來世再團圓，師父看好也不好，（尼）好上高好上高，天氣不早安歇了罷，正是，（旦）見物思人，不在，（尼）隨我抱素去吃齋，（同下）（上郭慶春）富貴春前草，財源雨後花，在下郭慶春，父母雙亡，家道豐足，今日閒暇無事，不免大街遊逛一回便了，（唱）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來此已是白衣菴菴主，乃是道德之人，代我進廟與他談心，裏邊有人麼，（上尼）施主到了，裏邊請坐，

(郭)請，(歸坐)(郭看畫詞)師父此畫何人所畫何人所題，(尼)本地顧施主所送徒兒福元所題，(郭)十分精美令人可愛，(尼)施主若愛情願相送，(郭)多謝師父，(尼)不敢，(郭)告辭。奉送，請，(同下)(上高謙院子)昔日伴駕在當朝，退歸林下樂逍遙，在下高謙，當年直正駕前爲臣，官拜御史之職，是我退歸林下，有一好友郭慶春，只幾日爲何不見到來，(上郭)此畫如寶珍，來送知心人，在下郭慶春，昨日在大街閒遊，得了好畫一張，不免送與好友，來此已是。裏邊有人麼，(院)原來大爺來了，裏邊請坐，(郭)代路，(高)仁兄請坐，(郭)有坐，(高)大哥手拿何物，(郭)賢弟非知，昨天大街閒遊，偶到白衣巷閒談，當家的送我芙蓉瓶古畫一張十分精美，是我得此無用，特來相送賢弟請看，(高)果然是筆法精奇，寫畫俱佳，多謝大哥美意，(郭)小事小事，告辭了，請，(同下)(上衆學生圍學先生白)出交天下士，入讀古人書，(背書先生睡覺介學生淘氣)(上高白)忽聽書聲鬧，進房看根苗，你們念書多貪玩耍，(看介)先生貪睡，誤人青年子弟，先生醒來，醒來醒來，(先生)學東來了，請坐(高)先生你只大年歲，精神短少，回家歇息去吧，誤我家青年弟子。真正豈有此理。(下)(先生)天氣不早放學吧，(學生下)(先生)正是，今日辭館去回家，閒暇無事抱娃娃，(下)(上生白)天上星斗朗稀々，休笑貧人穿破衣，在下崔俊臣，眞州人氏，以父蔭得任縣尉，我夫妻上任。中途遇見賊船，全家被害，將我推入江內，幸而未死，是我自幼習學寫畫，現在手中空乏，滄桑圖畫幾張。拿在大街變賣就此走走，(唱)俊臣賣畫在街前，不由低頭打算盤。可歎我只英雄男兒漢，今日凄慘真可憐，只說上任把名顯，誰知中途起禍端，思想起來肝腸斷。不見我妻也枉然，自此分離難見面，要想相逢難上難，

手拿字畫長街賣，（上高）門外喧嘩爲那般，（白）門外高聲揚叫，代我出門去看，原來是一個貧儒，只位相公作什麼的，（生）我是賣畫的，（高）拿來我看，（生）請看，（高）此畫筆法精奇，不知何人所畫，代我問他一問，只位相公只畫是何人所畫所題，（生）乃是小生所畫，小生所題，（高）只位相公姓字名誰，那裏人氏，（生）小生真州人氏，姓崔名英字俊臣以父蔭得任永嘉縣尉，携眷赴任，中途遇見賊船，全家被害，賊人將我推入江中，幸而得救，至今手內空乏，無奈圖畫幾張，賣來度日，（高）原來如此，我看此人儀表非俗，寫畫俱佳，莫如將他留在我的府內教讀，只位相公留你在我府內教讀，不知相公意下如何（生）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情愿在此，（高）好隨我來，（元場）相公請坐，（生）謝坐（高）崔相公我只裏有畫一張，你看好也不好，（生）拿來我看，（看介辭）妻呀，（唱）一見此畫淚連々，怎不叫人傷痛酸，此畫本是親手畫，爲何流落在只邊，上邊還有一行字，字々行々寫週全，上寫道，芙蓉畫出色更鮮，至今流落有誰憐，今生鴛鴦情已斷，只可來世在團圓，此字本是我妻親手寫，不知賢妻在那邊，此時物在人不在，必是我妻在世間，觀物傷心肝腸斷（高）開言有語問一番，崔相公你見這只畫，爲何這等悲慘，（生）員外非知，此畫本是我親手所畫，是我遇見賊船所失，上邊只字，是我妻王氏所題，想是我妻未曾傷命，求員外追求此畫來原，我只冤仇就有了頭緒了，（哭介）（高）原來如此，待我與你訪查賊人就是，家院來，（院）有（高）去到郭老爺府問々此畫，從何處來的，（院）是，（高）隨我一到書房，正是，相公且把寬心放，（生）見物傷情痛斷腸，（同下）（上郭）家道富足，無事樂逍遙，在下郭慶春，自那日將畫送與高府，我見他十分歡喜，只幾日未見叫人好悶，（上院子）奉了主人命，

前來問真情，裏邊有人麼，（郭）何事，（院）奉了我們老爺之命，問你老人家芙蓉瓶畫，從那裏來的，（郭）那日在大街閒遊，走到白衣巷那巷主送的，上邊那字是他徒兒題的，（院）是了，我要告辭了，（同下）（上高謙李氏高白）命人去打探，未見轉回還，（高謙李氏）夫人。命人去問那畫來理，爲何不見到來，（上院）問明裏件事，來報主人知，（高）回來了，（院）回來了，（高）那畫從何處而得（院）郭老爺言說，本處白衣巷主送他的，那字是他徒兒所題（高）夫人我看將那小妮接進府來，問他必有着落了，（李）此計甚好，（高）家院，（院）有，你預備小轎一乘，去到白衣巷將小尼接來，你就說府內太太好念經佛，接他講經說法，（院）是，（下）（高）正是，命人去接僧，追問芙蓉瓶，（同下）（上尼）自幼出家在佛門，常懷修好慈善心，僧廣惠，自從收了徒兒之後。諸事全靠徒兒福元料理，思想起來叫人好幸哪，（唱）人生在世命由天，貪戀紅塵苦無邊，爭命奪利終無益，一旦無常難顧全，萬事不如出家好，出家得道自在安然，（上院子老媽轎夫）來到啦，裏邊有人麼，（尼）裏邊請坐，（院）請，（尼）到此何事，（院）我們是高御史府的，我們太太好念佛經，聽說你有個徒兒寫畫俱佳，教我們來接你徒兒講經說法，（尼）你們請到禪堂用茶，等我將我徒兒喚將出來，商議商議，（院）好商議商議，（下）（尼）徒兒那裏，（旦上）忽聽師父喚，上前問根源，（旦）師父將徒兒叫來有何教訓，（尼）徒兒今天高御史府上來人接你，他們太太接你講經說法，我想還是不去之方好（旦）師父差矣，若不去恐怕惹出事來，還是去了爲是，（尼）我請他們，叫你隨他前去就是，有請衆位，（上院）師父相議好了嗎，（尼）商量好啦，跟你們去吧，（院媽白）請小師父上轎，（同下）（尼）正是，徒兒去講經，但願早

回程，（下）（上高謙李氏）富貴春前草，財源雨後花，老爺請坐。（高）有坐，（李氏）老爺命人去接僧人福元，爲何不見到來，（上院媽白）轎到稟老爺太。將僧人接到，（高）叫他進來，（院）是，小師父隨我進去。上邊坐的是老爺太，（旦）老爺太可好，（李氏）罷了，來與小師父看坐，（旦）有老爺太在此，小僧焉敢討坐，（李氏）落坐好來叙話。（旦）如此謝坐（白）老爺太，將小僧接到府來，有何教訓。（李氏）叫你前來，不爲別事，講經說法，我來問你每日用什麼功課，（旦唱）老爺太呀，未從說話嘆一聲，口尊太，你老聽，每日棲身在古廟，跟隨師父念佛經，吃齋抱素行方便，一心無一敬神靈，（李氏）我來問你，吃齋有什麼好處，（旦）世人吃齋爲寡慾，廣積陰功福壽增，今生榮華前世定，前世修德今世榮，今生作孽天良喪，來世必然受貧窮，但願世人多作福，蒼天造定，無有改更，積德積壽福元善慶，（李）開言有語問一聲。（白）我來問你，你是從小出家，可是半路出家，聽你之言，不像此地之人，（旦白）小尼乃是眞州人氏，半路出家，（李）聽說你會寫會畫，我只裏有畫一張，上邊有字，可是你題的嗎，（旦看畫哭介）（李白）你看了只畫，爲何這樣悲慘，（旦）太若問麼我一言難盡哪，（唱）未從說話淚紛，口尊太聽原因，我家住在眞州郡，離城十里有家門，公爹在朝爲官宦，靴尖不離午朝門，不幸公爹下世早，配夫名叫崔俊臣，遂夫領憑去上任，永嘉城內管黎民，中途路上出變故，那船家財見起意生歹心，家奴僕婦刀下死，丈夫落水尸骨無一存，見此情尋短盡，那賊攔攔把話云，他叫我與他二子成婚配，幸喜賊子未回家門，八月十五開夜飲，他一家吃酒醉薰，黑夜之間往外奔，白衣菴內去存身，此畫本是我丈夫畫，畫上之字我寫真，此時物在人不在，怎不叫人痛在心，那賊將書送在廟，

小尼一見才知原因，見景傷情，我才題上字。好一似萬把鋼刀刺在心，望求太太多作主，與我丈夫把冤伸悲切，跪在地，（李）開言有語問一聲，你且起來，老爺我看此人面貌清秀寫畫俱佳，有意將他認在我名下，作一名令義女，不知老爺意下如何，（高）夫人說好便好，（李氏）只位小師父，我們有意，將你認在我的門下，作一名令義女，不知你意下如何，（旦）爹娘轉上受兒一拜，（李氏）我兒不必施禮，免禮落坐，（旦）兒謝坐，（李氏）兒啦，只畫是誰送在廟去的，（旦）自那日清晨起來，有族主二人，進廟燒香還愿，是我一見大吃一驚，追問送畫之人姓名，我師父言說姓顧，當年使船爲生，後來忽然發財，爺娘細想，只仇人不是姓顧的，可是何人，（哭介）（李氏）我兒不必悲啼，你在只裏居住，不用回廟，你將僧衣脫去，改換俗裝，我與你想法報仇就是，（旦）多蒙爹娘台愛，我已出家，若再施脂粉，重整烏雲，有何心思，是我捨身空門足矣，（高）兒哇，是你非知，目前有一位姓崔的，他說是永嘉縣尉恐怕是你丈夫，他還未死，你若不改俗裝，你夫妻，倘若見面，怎麼團圓，我好和你報仇，（旦）母親說好便好，（太白）丫環將小姐，代至後堂，改換俗裝，（丫環）是隨我來，（下）（高）太太，你聽崔縣尉所言，與那小師父所說的，俱是一樣，一定他們是夫妻了，將裝換好，容他夫妻相見，再想法與他報仇，（李）老爺言之有理，（高）家院，（院）有（高）我命你去白衣菴，與他師父送一信去，就說小姐先不回去了，打聽姓顧的住址，他是作什麼的，（院）是（高）正是命人去打探，但等報仇冤，（下）（上尼白）修真養性住在菴，拋開紅塵度日年，老尼廣惠，昨日裏御史府，將我徒兒接去，爲何不見回來，思想起來，叫我好悶啊，（唱）廣惠僧在禪堂，心思想念，想起來我徒兒，才貌兼全，自從那福元兒，進了廟院

諸般事他料理，念佛心虔，昨日裏住高府天黑未轉，却爲何此一去不見回還，想必是那太留他飲晏，講經文論古典，去把道盤，坐在房中心思想念（上院）眼前來到白衣菴，當家在家麼，（尼）裏邊請坐，（都）當家的我奉了老爺太之命，與你送信，我們太留他飲宴，住幾日，先不回來，並問那芙蓉瓶書由何處而來，（尼）那書是本處有個顧家堡，有個姓顧的送的，（院）姓顧的作什麼的，（尼）從先使船爲生，後來發財啦，（院）告辭了，（尼）請，（同下）（上高謙）家人去打探，未知轉還回，（上家院高白）命你打探怎樣，（院）如此只般，（高）退下，（院）是，（下）（高）我那義女仇人，一定姓顧無錯，正是，可恨那強賊，人虧天不虧，（下）（上薛浦化四龍袍）領了君王命，監察江路平，下官薛浦化，直正駕前爲臣，官居監察御史，奉了王命，巡查民江，一帶左右，（差）有，（薛）爾等忠心巡查民間，如有不法之船，稟我知道，（上高謙）聞聽故友到，不由喜眉梢，聞聽薛御史到來巡查民江，不免報知此事，裏邊那位在，（差）何事，（高）通稟一聲故友高謙求見，（差）啓稟大人高謙求見，（薛）裏邊有請，（薛）仁兄那裏，（高）仁兄那裏，（薛）仁兄哈々々請坐，（高）有坐，（薛）看茶請飲，（高）仁兄可好，（薛）多蒙仁兄掛念，（高）仁兄爲國盡忠，今日到此，令我喜之不盡，（笑）哈々々（薛）豈敢（高）小弟是一有事相求，（薛）有何見委（高）弟有一義女，配夫崔俊臣，曾授永嘉縣尉，他夫妻領憑上任，中途遇見賊船，見財起意，全家被害，將崔俊臣推入江中，崔俊臣遇救未死，現在我的府內教授，他妻王氏，被賊收留，幸而未失真節，那王氏逃走出來，逃在白衣菴出家爲尼，那賊後來發財，去到白衣菴燒香還愿，拿畫一張施送施主，那王氏一見，自己丈夫所畫，他乃題詩一首，此畫落在我

手，那崔俊臣，來在我的府前賣畫，我看他寫畫俱佳，將他留在我的府內教讀，我將那畫與他一看，崔俊臣一見畫上有字，是他妻王氏所題，對我說明他的冤枉，我將王氏接在我的府內，他夫妻尚未見面，我想那賊一定是那施畫之人，（薛）不知賊人，住在何處，（高）也會命人訪問明白，菴主言說姓顧，在顧家堡居住，當年使船爲生，後來忽然發財，仁兄請想，他這仇人，一定是姓顧的，仁兄多費心（薛）只，就是了，待我差人對那姓顧的，拿來審問就是，（高）多蒙費心（薛）爲地方除害，理當如此，（高）告辭了，（薛）請，（下）（薛）來拿我公文，知會地方官多派官兵，將顧永拿來快去，（差）是，（下）（薛）正是，爲人不把土法犯，那個居官不愛民，（下）（上薛升堂差人投公文遣人拿賊下）（上公差衆官兵守備白）奉了大人命，前去拿正凶，下官張德祿，身守備，奉了大人之命，前往顧家堡拿賊，左右整頓人馬就此前往，（下）（上顧永）肉逃心驚，坐臥不寧，（上家將）大爺大事，好了，何事驚慌，（家將）官衙差兵，圍住咱們莊村，（顧）大事不好了，準備迎上前去，（家將）是有請，（衆位上衆賊）大爺何事，（顧）今有官兵圍住莊村，衆位前去迎敵，（衆賊）好就此前去，（張）開打，拿住顧永搜出公文，（上薛升堂）撤下鴛飛去，捉拿雁雀歸，（上差）回稟大人，將顧永拿到，還有公文一件，（薛）代上來，你是顧永，（顧）是，（薛）你可知罪，（顧）何罪，（薛）劫掠客商，謀害人民，還說無罪，（顧）無有的事，（薛）你將崔俊臣推入江內，將他家人殺死，（顧）有何見證，（薛）只有崔俊臣上任公文，由你家搜出，你還有何話說，（顧）憑你辦法，（薛）畫招，來解付法場，就地正法斬完，全家監禁財產歸公，來將只公文，送與高府老爺，命崔俊臣急刻上任，（差）是，（薛）退堂，（上高謙李氏



只爲崔生事，（李）教我掛在心，（白）夫人，（李氏）老爺，（高）昨日我報告薛仁兄，前去拿賊，爲何不見回音，（上差）門上有人麼，（院）何事，（差）我奉薛大人之命，前去投送公文的，（院）等只，回稟老爺，有人呈送公文，（高）請他進來，（院）是，呈書命下，（高）有請夫人，（李氏）何事，（高）夫人只是崔俊臣文憑，原來將賊拿着斬完即命崔俊臣即刻上任，（李）老爺就該命他夫妻相見方是，（高）那是自然，天氣不早，安歇了吧，（李）請，（全下）（上生）含冤腹屈只幾年，不知何日見青天，生崔俊臣，多蒙大人將我留在府內教讀，思想起來，好不愁悶，（唱）崔俊臣在書房心思暗想，思想起來已往事好不悲傷，自那日完了晝寢食俱忘，每日裏心思亂無有主張，昨夜晚得一兆枯樹生長，又夢見群雁鳴一對鴛鴦，醒來時到叫我心中喜暢，聽了聽樵樓上三更之梆，自古道吉事到枯樹生長，推開那睡中語悶坐一旁，（白）想我愁有千萬，喜之何有，（上高謙）手拿上任文，來找崔俊臣，先生在房，（生）大人來了，大人請坐，（高）恭喜先生，（生）大人我只愁有千萬，喜從何來，先生是你非知，京中來了，巡江御史，我將你那冤枉，對他說明，將賊人拿獲，全家斬首了，（生）怎麼說，賊人斬首了，代我謝天謝地，（高）我還與先生道喜，（生）大人我還有何喜，（高）先生你來請看，只是你當年上任文憑，那御史大人，命你即刻上任，豈不是一喜，（生）多謝大人，（高）慢着，再與先生道喜，（生）大人又有何喜，（高）先生你此去上任，無有掌印夫人，我府內有一義女，老夫作媒，與你作爲婚配，夫婦同去上任，豈不是一喜嗎，（生）多謝大人美意，想我妻子王氏，生死未知，若再娶之也是無益了，（高）真乃節義之人，先生不必推托，老夫業已安排停當，來，（院）有，（高）去到後堂將小姐太太請來，（

院)是，(下)(上旦)爹々喚兒爲何。(高)兒啦是你非知，你丈夫來了。上前見過，(旦)丈夫那裏，(生急唱)一見賢妻放悲聲，叫聲娘子你是聽，(白)娘子只被賊拿去，怎樣逃出虎口，(旦)丈夫若問麼我一言難盡，(唱)一見郎君淚英々，口尊丈夫要細聽，夫妻領憑去上任。誰想中途遇災星，強賊將你推在水，順水飄流不見踪，爲妻我要尋短見，那賊攔擋不放鬆，他叫我與他二子成婚配，幸喜賊子未回程，八月十五開夜飲，逃在白衣菴去爲僧，到後來，那賊去還愿，賊將我送在古廟中，多蒙太々接回來，認爲義女爲螟蛉，昨日太々對我講，言說道，你在府中教兒童，我只說，今生與你難見面，除非相逢在夢中，不想相見又相見，不能相逢又相逢，可歎你受幾年苦，可見那神佛有限顯神靈，悲々切々淚不止，(生)夫妻不必痛傷情，多蒙大人恩惠廣，收留我把身容，大仇已報賊斬首，與我領來上任憑，此恩此德非小可，如同父母又重生。(旦)我，夫妻上前忙叩首，愿爹娘身體康健，福壽康寧。(旦)夫夫上前拜過義父義母。(生)二老轉上受我夫妻一拜，(高)不必拜了，兒吓，你夫妻收拾行裝上任，即刻起程，丫環，(丫環)有，後堂擺宴與你姑娘賀喜，正是，(高)可見賊人惡滿盈，(李氏)收你夫妻作螟蛉，(生)此恩此德非小可，(旦)夫妻巧會芙蓉瓶，(生)大人請，(同下)(尾聲完)

## 三本昭君出塞

(上衛律小番)調和鼎々位列三台，老夫衛律官拜左班丞相之職，只因那年番王作亂老王命我和番，是老夫歸順了番邦甚隨我意，惟有恩帥毛延壽，年々有書，月々有信只幾日不見恩帥書信到來不知爲了何事，來，(小番)有，(衛)伺候了，(毛廷壽上)離了南朝地來此是番營，裏邊那個聽事，(小番)何事，(毛)往裏去傳南朝毛延壽求見，(小番)等候，啓稟相爺，南朝毛延壽拜見相爺，(衛)原來恩父到了快々有請，(小番)有請，(衛)恩帥那裏，(毛)丞相哈々々，(坐)(衛)不知恩公駕到未曾遠迎面前恕罪，(毛)豈敢老夫來的魯莽丞公海涵，(衛)豈敢恩帥因何只般的狠狠，(毛)丞相有所不知，只因昏王召選昭君入宮，那昏王聽信一時讒言，拿我一時之錯，說老夫有欺君之罪，那昏王用官兵，將老夫府門圍々圍住，幸喜老夫由花園逃出來至番邦得見賢契，真乃你我的幸老夫特將昭君的美人圖代來獻與番王(衛)原來如此拿來我看，(看圖介)果然是美人也，明日早朝將此圖，獻與吾主就是了(毛)就依丞相，(衛)人來酒宴伺候，恩帥請々(下)(上四朝官四小番王)將勇兵強，威振一方，塞外稱雄數千秋，兵精糧足蓋世無，雖然不是漢天子，穩坐銀鑾勝似都，孤單子王在位，自登基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當早朝衆番兒伺候了，(上衛律)毛相獻圖來，奏與狼主知，馬衛律見駕吾皇千歲，(王)平身，(衛)千歲，(王)衛愛卿上殿有何本奏，(衛)今有南提毛延壽，代來美人圖一張，獻與吾主，(王)將圖獻上，(看圖)唔呼呀，南朝竟有這等絕色的美人，相貌蓋世，獻圖人他在何處，(衛)現在殿下候旨(王)替朕傳旨毛延壽上殿，(衛)狼主有旨毛延壽上殿，(上毛白)忽聽狼主選，上殿把駕參，

毛延壽見鴛鴦主千歲，(王)平身。(毛)千歲。(王)時才衛卿。將你由南朝代來之美人圖像獻與孤家，果然美貌無雙，毛愛卿孤封你右班丞相。(毛)謝主龍恩。(王)毛愛卿。(毛)臣。(王)孤有意將此美人接到我番，以共百年不知毛師有何妙策。(毛)臣啓狼主，命一位將軍，代番詩一首對南朝言講，解開番詩年々進貢歲々來朝，若解不開將昭君獻與番邦，如若不獻，難免兩國動起刀兵。(王)就依毛卿所奏，士輝金聽旨。(王)臣。(王)命你代去番詩一首，對漢王言道，解開反詩年々進貢，歲々來朝，若解他不開，將昭君獻與孤家。如若不然難免刀兵相待。(王)退班。(下)(上四小番王士金唱)奉了吾主命，南朝走一程。(白)俺士輝君奉了狼主之命。一到南朝去下反詩一首。衆番將南朝去者。(下)

(上四太監漢王李陵蘇武王忠劉龍)淨鞭三响催君王，文武百官列朝廊，五谷豐登民安樂，共慶昇平振萬邦，孤劉弼在位，今當早朝，內侍閃放龍門。(上張文學)忙將番邦事，奏與萬歲知。(臣)張文學見鴛鴦皇萬歲。(漢王)愛卿平身。(張)萬々歲。(漢王)愛卿上殿有何本奏。(張)今有番將士輝金，代來反詩一首，我主龍目御覽。(漢王)呈上來。(看詩)唔呼呀，只首詩番詩，花中套字，字中套花，叫孤一時難以相認。(漢王)張愛卿。(張)臣，番將現在何處。(張)午門候旨。(漢王)替孤傳旨士輝金上殿。(張)士輝金上殿。(士)臣士輝金見鴛鴦皇萬歲。(漢王)平身。(士)萬々歲。(漢王)士將軍你朝狼主，下此番詩所爲何事。(士)臣啓萬歲我奉狼主之命。有天詩一首破得天詩我邦情願稱臣天朝。如不識其意，將昭君獻與我國，如若不然，難免兩國干戈起動。(漢王)哪，胆大的番將，上得殿來淨敢出此狼言，那裏用得，殿前武士，推出午門斬首。(推下)(劉文龍白)臣啓萬歲，兩國相爭不

漸來使，（漢王）依卿之見，（劉）依臣所奏，將反詩賜給臣等觀看，如能解開，豈不大省事，（漢王）就依卿奏，宮人將反詩付與衆卿察見，（劉）尊旨（衆看介）（劉）臣啓萬歲將反詩視破，（漢王）愛卿既然視破反詩，啓奏上來，（劉）容臣奏來，天仙有意下瑤台，枉入深宮大不該，若把琵琶別來抱，倚門好待美人來，（漢王）唔呼呀，番賊輕視寡人，真乃可恨，李陵上殿，（李）臣，（漢王）孤命你代領十萬人馬，將番邦一掃而平，領旨下殿，（劉）且慢，我想番賊下此番詩，是目無南朝，今將反詩視破，命番將士輝金，回到番邦對他狼主說明，叫他寫來降書順表，如若不然，我國再發人馬不遲，（漢王）就依卿奏，內侍（內侍）萬歲，將番將士輝金赦回，聖上有旨赦士輝金不死（士）謝萬歲不斬之恩，（漢王）朕憐你爲國家所迫，回番對你狼主說明速寫來降表，如若不然定將番邦一掃而平，將士輝金趕下殿去，（趕番下）（漢上）劉愛卿，朕念你開解番詩，御賜黃金千兩彩緞百端，（劉）謝主龍恩，（漢王）捲簾散朝，請駕回宮，（下）（上二宮女昭君）龍衣鳳衫珠寶光，身沐皇恩伴君王，王昭君，多蒙林后大恩，將奴救出冷宮，魯妃受貶，毛賊滿門被斬，爲的毛延壽逃往番邦，又恐其搬弄是非呀（唱）坐只在西宮院暗想，想起了當年事叫人淒涼，在花園夢會漢王一往之事，至如今我又喜來又是悲傷，喜的是，爲西宮院，悲的是當年骨肉兩分張，多蒙林后恩義太廣，他將我救出冷宮伴君王，聞聽說魯妃他打入冷宮內，他又懸樑喪無常，當年魯妃是毛賊一黨，到如今走的走來亡的亡，看起來害人真是害自己，天網恢恢，報應昭彰，到如今我們一家團圓向歡暢，朝歡暮樂喜非常，坐在宮院前思後想，（上老生唱）走進宮院啓奏娘，（白）啓奏娘，聖駕回宮，（一同接駕上四老公漢王坐昭君白）臣妾見駕，我皇萬歲，（漢王

(梓童) 平身，(昭) 萬歲。(漢王) 賜坐，(昭) 萬歲。(漢王) 咳，(昭) 我主爲何面代愁容。(漢王) 梓童有所不知，今日早朝，番邦遣來一將，名喚土渾金，代來反詩一首，言道我朝若有博學多才之人，將詩解破，願年々來朝，歲々入貢稱臣，(昭) 若無能人識破此詩呢，(漢王) 若無能人識破番詩，要叫梓童出塞和番，(昭) 哦萬歲，咱朝可有識破番詩的人麼。(漢王) 現在新科狀元劉文龍，將番詩解開，一字不錯。(昭) 將番詩解開，我主可有怎樣的傳旨，(漢王) 被時朕命番將，叫他狼主歲々來朝，年々進貢，如若不然，難免要兵力相加，(昭) 萬歲我想，一定是毛賊施的毒計，加害於我，(漢王) 孤想亦是那個奸賊(昭) 萬歲，(唱) 未從說話心慘傷，秋波杏眼淚汪汪，自幼兒在家中嬌生慣養，有丫環合僕婢同牽身旁，雖然如秉自性父母寬放，也知道守閨訓三綱五常，因我主夜得夢花花園一往，派毛賊召選我從此傳揚，二雙親在遼東似魚落網，哀家我貶入冷宮飽嘗鐵床，幸遇見林皇后花園玩賞，奴將屈冤事稟奏娘々，蒙皇恩封西宮逃出羅網，二雙親受封贈才得安康。拿毛賊全家人砌入法場，不料想那匹夫逃走番邦，施毒計猷北國美人圖像，那番王進番詩用意不良，罵毛賊苦害我是何禮想，恨番王起淫心胆大非常，怕我國兵力微將官不廣，怨我命孽未滿屢受淒涼，想到此悲切々，有話難講，不由的心酸痛淚落兩行，哭啼々無策想，(漢王) 叫聲愛妃且沒悲傷，(白) 梓童不可如此愁腸，狀元劉元龍將反詩解開，朕已釋回番將，與那狼主說明，納貢稱臣，我想那番王，焉能干休，待朕同愛妃一到朝陽，將此事同林后說明，大家好作一準備，(昭) 就依我主，正是，(漢王) 前浪稍平後浪起，薄命之人枝節多，(下)(上二女宮林后) 紅度々塵朝々忙，淡々光陰日々長，金錢難買好時光，(白) 哀家林后，自從將昭君救出冷宮

魯妃受貶，昨有內侍奏到，魯妃在冷宮懸梁自盡一死，毛相全家被抄，市曹斬首，以維國法，爲有昭君身居西宮，不但容顏俊秀，而且性子溫和，真是貴人之才。思想起來，好不暢快呀（唱）坐只在昭陽院喜氣而生，思想起王昭君儀表非輕他真有傾國容羞花之貌，舉止端詳見事而聰明，這個世界上的人，降塵總得秉天命，魯妃他總算是惡貫滿盈，毛延壽專政權陰謀自逞，豈不知爲害人反來命傾，看起來作善惡，各有報應，且記着循環理天網難容，坐在宮中正然思念，（上漢王昭君大太監）霎時來到昭陽宮，（大監白）啓娘之聖駕入宮，（林）哀家迎接萬歲，（出門）臣妾接駕，吾皇萬歲，（漢王）愛妃平身，（林）萬歲，（漢王）賜坐，（林后昭君）謝坐，（林白）萬歲同御妹來到昭陽，面代愁容，不知所爲何故，（漢王白）梓童，是你有所不知，只因毛延壽，潛至番邦，將王愛妃之圖像，獻與番王。那番王陸起陰謀，差來番將，來下番詩，此詩如解他不開，就要王愛妃和番，如破得番詩，他邦情願來朝進貢，爲有狀元劉文龍，將他番詩破開，朕打發番將回朝去了，對他狼主說明，叫他邦，稱臣我國，此事雖然叫他稱臣我國，只怕他有後患，因此來到朝陽，與御妻共議，好作一準備，（林唱）忽聽萬歲把話云，不由的一陣面生噴，罵毛賊在我朝官居極品，起陰謀哄我主以假當真，破奸情在西宮殘妃命盡，這賊臣與漏網海外邊塵挑車子獻反詩何等殘忍，只怕是到後來動之野心，啓我主遣大將邊門守緊，莫令那胡兒反進鴈門，昭娘之的主意什高見，扭項又把萬歲尊，現在雁門是何人鎮守，可有勇將能擋敵人，請我主多遣官增加兵力，決不可輕視番邦達兒軍，倘若是失謀把那邊關失，那時節民遭塗炭苦難云，不但損兵折將民遭難，你我君臣不得安然，祈萬歲將此事多加謹慎，萬不可被胡兒攻破雁門，（漢王）愛妃說的情理很對，此段事愛妃

不用掛在心，雁門關本是李廣父子鎮守，兵強又勇能退萬軍，（白）愛妃不必憂，單等明日早朝傳旨一道，差遣親差發到雁門命那李廣元帥，緊把守萬勿一失，（林白）我主說好便好，請我主同御妹回宮安歇，正是，（漢王昭林）西狄草寇何足慮，願遣良將早抵防，（下）（上四番官四達兒番王）將廣兵多執掌山河，（坐白）塞外群雄獨稱尊，文成武就拜朝門，胡樂奏起孤臨殿，五谷豐登享太平，（白）孤今當早朝，衆卿有何本奏，（婁白）啓奏狼主今有土輝金，自南朝獻詩回國，現在殿下候旨，（番王）替孤傳旨土輝金上殿，（婁）狼主有旨，土輝金上殿，（土白）接旨，（上）忙將南朝事奏與狼主知，土輝金見駕，狼主千歲，（番王）平身，（土）千歲，（番王）孤命你南朝獻詩，不知漢王言講何來，（土）啓奏狼主那番詩，又被他朝新科狀元劉文龍釋破，那漢王言道，命狼主年々進貢，歲々來朝，（番王）哪南朝果有博學之人，釋破我詩，這便如何是好，毛愛卿何計安在，（毛白）啓奏狼主命吾朝吳蠻將軍，率帥攻破雁門，那怕漢王不獻昭君，（王白）毛愛卿言之有理，吳蠻總旨，孤封你征南大將軍，率領十萬人馬攻破雁門，領旨下殿，（吳白）領旨（同下）（上四將四籠套李陵李廣點將）（陵）參見元帥（廣）站立兩廂，（白）運籌帷幄掌雄兵，威鎮鴈門建奇功，決勝千里干戈動，保定漢室錦江洪，本帥李廣，單于國屢次有意造反，聖上派吾兒李陵共同鎮守雁門，謹坐帥帳姑堂軍，（軍）是（廣）伺候了（軍）是，（上報子）啓稟元帥，單于國王令吳蠻掛帥，帶領十萬番兵攻取雁門，離此四十里扎下營寨，（廣）再探，（報）得令（下）（陵）父帥賜孩兒一支將令，生擒吳蠻進帳，（廣）吾兒有此胆量，（陵）有此胆量，（廣）好李陵聽令，（陵）在（廣）賜你全部人馬大戰吳蠻不得有誤，（陵）得令，衆將官帶馬，（同下）（上四將



將四達兒吳蠻風雨松）本帥吳蠻，奉了狼主之命，攻打雁門，八營嚙殺，（上李陵四龍套）開打，（李陵被擒同下）（上李廣族牌）靜坐觀旌旗，但聽好消息，（上報子）啓稟元帥，公子被擒，（廣）再探，（牌）得令，（下）（廣）不好了，（三槍提頭）且住，吾兒李陵被擒，不免修下告急本章，打本進京，（寫本）旗牌過來，命你連夜進京不得有誤，（牌）得令，（下）衆將官免戰牌高懸，（同下）（上四達兒衛律婁禮發毛廷壽番王）將身且坐寶帳等，（掃頭）（上吳蠻）啓奏狼主今將李陵擒來，不知狼主怎樣發落，（番王）綁上殿來，（吳）綁上殿來（綁李陵上唱）不幸被擒疆場上，大略吾命不久長，邁步且把銀安闕，你老爺願死不願降，（番王）大胆李陵見了孤家，因何不跪，（陵）呀呀，你老爺上跪天子，豈肯跪你這番狗，（番王）推出去斬了，（毛白）刀下留人，啓奏狼主暫且息怒，若論李陵觸犯我主，理當斬首，但念他文武雙全，真是萬夫不擋之勇，望我主暫且寬恕，將他監禁白慶殿遣一說客，得他回心轉意，歸順我主，要取漢室昭君何難之有，（番王）此計甚妙，將李陵解下榻來，（上李陵）番奴番奴，要殺開刀，何必遲延，（番王）李將軍，你若歸順孤家，不失封侯之位，你要再想想，（陵）你且聽了你老爺損劍不缺鋼秋月不缺光，寧作刀頭鬼，豈肯把你降，（番王）哈々々，殿下武士，將李陵押下去，（兵）吼（下）（王白）李陵執意不降，衆卿何計安在，（毛白）臣啓我主有一短本冒奏天顏，臣該萬死，望吾主赦臣無罪，方敢奏上，（番王）恕卿無罪，只管奏來，（奏白）常言道好色之心人皆有之，若將公主許配如他，焉有不歸順之理，（番王）他等心如鐵石，倘不應許婚事如之奈何（毛白）只也不難，吾主回到宮去，與娘々商議，將公主哄至御花園，觀賞奇花，若是李陵見了公主之面，無不應允（番王）

此計甚妙，就依卿奏，無本散朝，請駕回宮，（同下）（上番石花彩白）（引子）每日愁看在深宮，可恨狼主太無情，（坐）哀家李氏，只因狼主見着毛延壽，帶來南朝眼君美人圖像，晝夜寢思飯想，把哀家好有一比，傷風的鼻涕可就摔了，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坐在深宮暗思量，思想狼主好不悲傷，自從見着美人圖像，寢不思飯不想終日愁腸，爲美人他也曾伐兵遣將，也不知何日裏才得安康，坐在深宮胡思亂想（上四達兒番王唱）想此事必須要慢商量，（小番白）狼主回宮，（二宮女石白）迎接狼王，參見狼王，（四番卒下番王白）罷了，一旁坐下，（石白）狼主爲何這樣咳嗽嘆氣，莫非又想那南朝美人麼，（番王）愛妃有所不知，今有吳蠻攻打鴈門關擒來李陵，他本是南朝一員虎將，孤家有意勸他歸降，他在銀鑾至死不從，毛丞相言道，將公主許配與他，必然歸順我朝，（石）我主言之差矣，李陵雖忠良之將，若將嫡親御妹用計哄他，男女授受不親有失國體，（番王）此計係孤我令他前去，愛妃不必攔擋，（石白）既然如此將御妹請來吧，宮娥去請你家公主，（娥）有請公主，（上金花公主引子）金枝玉葉體，清白節烈身，（白）參見王兄嫂，（番王）御妹免禮平身，賜坐，（金花）謝坐，王兄宣召小妹有何事議，（王白）孤因今日退朝尙早，悶坐無聊，今有土輝金，由南朝帶來四時不解之花，現在萬花樓內，相邀御妹出宮一同玩賞，不知御妹意下如何，（金花）奉培王兄就是，（番王）隨兄以到萬花樓去者，（同下）（上四番將李陵綁上唱）時才罵賊銀安上，再三再四勸我降，我若歸順番邦將，留下罵名萬載揚，（白）李陵我那漢朝將士，只因番將奪取鴈門關，是我不幸，疆場以上馬失前蹄，被番將擒來，番王再三勸我歸降，至死不從，思想起來，好不憂悶人也，（唱）李陵悶坐萬花亭，思想我被擒氣也不平，那番王勸我

歸降定然不允。寧死不從他免留罵名。走哇，（上金花番王唱）孤同御妹望前行，御花園不遠面前迎，兄妹同把花園進，滿園的花與草甚新鮮明。（金花）尊王兄南朝的奇花在何處，（王白）百花亭內看真情，（金花）兄妹二人又把花亭進，呀裏邊坐着一位相公。不知他是何人，臊的奴家粉面通紅，急忙轉身往外走，（王）叫聲御妹你且慢行，（白）李將軍，孤乃一國之主，御妹那是金枝玉葉孤愛你是一員良將，今孤親自前來相勸。將軍若是歸順孤家，願將御妹另卜吉期，召你爲駙馬，（李陵白）滿口胡說，你妹總有西施之貌，難勸你老爺一片忠良之心，俺若爲美人誤降於你，是背君忘恩，另事一主此爲不忠。你老爺祖宗骨肉俱在漢朝。若降你國我朝聞知定要掘墓抄滅滿門，此爲不孝，俺若將計就計，收下汝妹乘隙逃回家世代忠良，豈能作出那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事，你老爺寧作斷頭將軍，不作貪生怕死將軍，虧你一國之主講出此話，羞也不羞悔也不悔，（公主白）奴與你乃是同胞兄妹，決不該誑奴至此，與俘擄相見，李陵既然不願歸降，或釋或斬，以全其忠良之名，不知兄王受何人之計，捉弄奴家，今被李陵如此羞辱，此事傳至四方，豈不遺臭千載，兄王兄王，既爲一國之王，妹乃金枝玉葉，聽信他人之言，叫奴出宮露醜，你我體面何在，小妹難以在世爲人，不如撞頭一死，（王白）御妹不必如此，暫且回宮，爲兄自有道理，（公主白）真氣死我也。（同宮女下）（番王）李將軍，孤王受你幾次羞辱，尚且不生嗔。願你速速回心歸順孤家。如若不然，定叫你作刀頭之鬼，（李）嘿々々。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視死如歸，輕如鴻毛，寧死不降於你，是你來看，（撞頭死下）（番王）可惜呀可惜，可惜一員英雄少年，今日竟在這萬

花亭內，撞頭一死，真哪忠良也，內侍好々看守李陵的屍首，但等明日宣召合朝文武，再爲殯葬，正是，

森々赤胆驚風雨，耿耿忠心泣鬼神。（同下）走哇，（急々風上金花公主唱）急急走出花園外，一陣怒氣滿胸懷，邁步又把宮門進，可恨王兄太不該，（白）奴幼父王母后下世，王兄皇嫂撫養成人，年登一十九歲，指望王兄選位英俊謝馬，奴可終身有靠，誰想王兄只爲服南朝李將軍，設計使奴出宮講醜，奴本是金枝玉葉，被那李將軍面羞辱一場，有何臉面爲人，不如尋個自盡，奴一死之後，兄王必將他李陵斬首，免的醜名傳於四海，奴一定是這個主意，思想起來真叫人又羞又恨哪（唱）未開言來淚紛紛，思想起以往的事好不傷心，自幼兒父王母后早命盡，依賴着兄王皇嫂撫養成人，今年奴十九春，謹守閨訓，曉三從知四德，讀念書文，實指望選謝馬少年英俊，不料想今遇着對面孽根，恨毛賊你不該把美人圖進，自惹的奴王兄起了淫心爲美人命，吳蠻掛了帥印，帶勇將合雄兵，奪取鴈門，王兄你呀，只爲戰勝南朝把美人進，你再不想那損兵折將塗炭黎民，遭不幸南朝的李陵他被擒，偏想着他歸降殿下稱臣，那李陵是忠良百說不允，好不該說去奴當面講婚姻，李將軍他聞此言辱罵不盡，羞的奴粉面紅似火燒身，恨王兄作此事，怎不思論，小妹我受此辱面目何存（宮女唱）勸公主且不可怒氣奮々，奴婢大膽把話而云，雖然狼主失身份，是一來爲國，二來爲你的終身，邀請公主同把花園進，怨狼主不該同着你先講婚姻，只個終身事兒，就該先把你老問，也怪他老行事太粗心，再者說咧，只個婚姻他應不應也不要緊，他不該話說出口就傷人，勸公主不必以此憂慮心難忍，只點小事何必認真，倘若是愁思過甚把身體傷損，可你老想咧，豈不枉度十九春，又說咧，你老是金枝玉葉福莫論，何愁無有才子配佳人，公主哇，你老消々氣兒心定穩，想你老一世有多們途

心，也不是我們順情說好話，你老也可自己評論評論。（公主唱）聞聽宮娥講一遍，叫聲宮人你聽真，（白）宮人，（宮娥白）侍候，（公主白）你們去請你家娘々前來。我有話問他，（娥）是，（下）（公主）罷了我好難呀（唱）未從開口落下淚，叫一聲南朝的將李陵，自從你把我朝進，屢次勸降你不應從，我也恨你不歸順。自古道忠臣不侍二主公，奴也恨王兄你把我哄。他爲的得員虎將在朝中，奴不恨皇嫂他未有攔擋。他本是女流之輩有何聰明，奴也不恨滿朝文武設計奏本，他爲的是得一良將鞏固江洪。細思想總然是怨我的命，遇此醜事遺臭萬冬，可歎皇娘你下世早。又叫聲王兄把我傾，從今後榮華富貴全不想，我不想身穿綢羅綾，我也不想金珠玉佩頭上代，我也不想宮人奴婢把我隨從。左思右想該我命盡，不由的一陣々淚洒前胸。主意一定是如此。我把一往之事盡拋清，回身便把寶劍取，拿起純鋼亮又明。人活百歲也是死，不如早死歸陰城。（公主死介）（上一宮女石氏唱）時才宮娥對我講，一到後宮問分明，邁步我把後宮進（四古頭）噯呀御妹，屍躺地流平。不知爲何尋短見，叫聲宮娥你是聽，（白）番兒快々奏於你家狼主，就說公主自盡一死。（上番兒番王）（三搶興完）噯呀且住，昨日李將軍撞頭一死，不想今日御妹在宮自盡想他宮人一死本是忠臣烈女，真是令人可歎，孤不免給他二人修下廟宇。與李將軍立一碑坊，定是這個主意，番兒將公主屍首好々成殮起來，孤定要請高僧高道，超度他二人的魂靈，（小番）尊旨，（番王）正是烈女殉夫名千古，（番后）藏水葬玉永芳流，（下）（上四太監四朝官漢王唱）心中惱恨毛延壽，搬動兩國動刀兵。日後見了毛賊面，定把他扒皮挖眼睛。邁步又把金殿上，（皇門官）（張）張文學見了萬歲奏分明，（白）臣黃門官見駕。吾皇萬歲，（漢王）平身，（張）萬々歲，（漢王）愛卿上殿

有何本奏，（張）今有李廣本章呈上，請吾主龍覽，（漢王）噯呀且住，想李陵被北國擒得去了，李廣被  
困鴈門關，今急求救，不知那位卿家替孤代領人馬前去征剿，（衆白）這，（漢王）哇，看你兩班文武，  
俱是貪生怕死之輩，並不回奏孤家是何道理，（張白）我主息怒，想我國兵稀將少，怎能敵擋番兵，（漢  
王）依愛卿本奏，（張）依臣本奏只好差一老臣，去到北國用良言安慰番王，使兩國罷兵免得生靈塗炭，  
不用他前來進貢稱臣，不知吾上意下如何，（漢王）噯呀言得有理，不知那位卿家，替孤一到北國和番  
（蘇武）臣願往，（漢王）愛卿，（蘇）臣，（漢王）此番到了北國對番王言道，休聽信毛賊之言，失了兩  
國和氣，從今以後若能真々失戰，免他年々進貢，和番回來，官升一級外賞千金，領旨下殿，（蘇）臣領  
旨，（下）（漢王）衆卿各自回府，速想良策敵禦番兵，捲簾散朝，（衆）請駕回宮，（同下）（上四番  
官番兒番王）心中思想美昭君，不知何日到雁門，（上吳蠻報）啓奏狼主，今有南朝天使蘇武，前來和番  
現在殿下候旨，（王）喚，（蘇）蘇武咬牙關，邁步走上番王殿，站立一旁不答言，（王白）哇，膽大的  
蘇武，見了孤家爲何不跪，（蘇）教道是番奴哇番奴，不知責己，焉能責人，（王白）怎見得孤不能責己  
，你且講來，（蘇）想老夫奉旨前來，乃是天朝欽差到此，你君臣等就該迎至長亭，請到館驛款待才是，  
怎麼你等連賓客大禮皆無，又叫老夫拜起小小的番王來了，你不是未曾責己，就要責人，真乃豈有此理，  
（王白）哈々々，南朝的官兒一個道比一個性傲，又被他講道理上了，你不跪孤家道也罷了，我且問你，  
你王差你到此何幹，（蘇）番奴老夫奉聖命前來，乃爲兩國交戰之事，想毛延壽，本是我國賣國的好臣，  
無故搬弄兩國不和，想昭君娘々，乃天朝萬民之國母，怎能輕々獻於你這番狗，老夫到此快將毛延壽拿下

解至天朝，以免兩國交戰。我主恩寬，免你年々進貢，只要你降表一道。命老夫往至天朝，如若不然定把番邦踏爲平川，（王白）膽大的蘇武，見了孤家胡言亂道，那裏容得來呀，推出午門斬首，人來，推出斬了，（衛）刀下留人，臣啓狼主，蘇武奉旨前來和番，言語冒犯狼主，理應斬首又道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王白）依你之見，（衛）依臣本奏，將蘇武交與爲臣，相勸於他歸順狼主，（王白）就依你奏，將蘇武放下橋來（衛）放下橋來，（蘇白）番奴番奴，要殺就殺，要斬就斬，爲何這樣續々叨々，（王）放你只因衛律與你講情蘇愛卿你既來到，不必只樣傲性，你若歸順孤家不失封候之位，再若不然，衛愛卿將他打在山坡草廠牧羊，領旨下殿（衛白）領旨（下）（上吳蠻萬禮々四番兵引子）月明愛舞龍泉劍，燭光照讀戰策書，本帥急速攻破雁門關，討取昭君回國，衆將官攻打雁門關去者，（同下）（升殿上四太監漢王張學文王忠劉文龍引子）海宴河清乾坤昇平，（坐）鴻鴈成霧龍閣開，文武功勳兩邊排，九天閣下豈宮殿，金鐘三響王臨台，孤漢王，前者孤命蘇武愛卿出關，所爲兩國息兵之事，不知番王心意如何，至今不見蘇武還朝，道叫寡人憂慮在心，衆卿有何本奏（張白）臣張文學見駕，吾皇萬歲，（漢王）平身，（張）謝鈞恩（漢王）愛卿有何本奏，（張）李廣有本，現在殿下候旨，（漢王）替孤傳旨，宣召李廣上殿，（張）遵旨（聖上有旨李廣上殿，（廣）接旨，（上白）忙將門關事，奏于萬歲知，臣李廣見駕，我皇萬歲，（漢王）平身（廣）鈞恩，李愛卿有何本奏，（廣）臣啓萬歲，番王發來傾國人馬，來取雁門關罪臣已將鴈門失守，那番將言道，吾皇獻上昭君娘々，兩國罷休于戈，如其不肯難免兵伐皇城，（漢王）唔呼呀，邊關失守，不久番兵伐到皇城，眼看孤的江山難保，這便如何是好，衆卿有何妙計撤退番兵（張

臣啓萬歲。臣有一本冒奏天顏（漢王）愛卿有本急刻奏來，（張）番王發兵奪去鴈門關，只爲美人圖惹起禍根，非得昭君娘之出關和番，方能罷兵，若是出關和番，豈不失了國體，望我主由宮中，選娘之相貌相似之嬪妃，共作昭君娘之，囑託此女不可洩漏，臣等護送以到番營，那番王那知真假，定然退兵，我主速之點添兵將把守各處關寨，等番王辨出真假之時，我朝兵強將勇，何懼番邦之有（漢王）此計甚妙，就依愛卿本奏，孤回至後宮選一嬪妃，張愛卿護送和番入了鴈門關，急刻回朝繳旨，（張）臣領旨，（下）

（漢王）捲簾散朝，（衆）請駕回宮，（同下）（上二宮女林后引子）所爲邊關事，晝夜常掛心，（白）哀家林后，前有李廣本章到京，李陵被番兵擒去，尙不知生死，昨令蘇武出關和番，不知辨理怎樣，（四太監漢王大太監）聖駕入宮，（林）哀家接駕，吾皇萬歲（漢王）梓童平身，（林）萬歲，（漢王）賜坐，（林）謝萬歲，吾主今日退朝甚晚，莫非有什麼緊要軍情，（漢王）愛妃有所不知，前派蘇武和番北國，至今尙未回朝，今有李廣奉道，鴈門關失守回朝求救，（林）不知吾主有何退兵之策，（漢王）有張文學奏道，在宮中選一個嬪妃，假替昭君和番，不知那宮可有王昭君相似之宮娥，愛妃可以替孤挑選，（林）依臣妾愚見，小妃陪萬歲同到西宮見了御妹，共議此事，再作道理，（漢王）梓童說好便好，宮人擺駕西宮去者，（同下）（一二宮娥昭君引子）綠窗江淚多悲切，杜鵑常啼夜三更（白）吾主命蘇武出關和番，至今未見消息，真叫人放心不下呀（唱）王昭君坐只在西宮下院，思想起我的命好不慘然，那毛賊使奸計身家遭難，多蒙那林娘之百般週全，現如今入西宮方安心願，又誰知那毛賊挑動北番，拿奴像挑番王反詩來獻，才惹的北國討取鴈關，未誠想我朝裏兵稀將軟，李陵將被擒去至今未還，兵已損將亦缺小



能對戰，無奈何命蘇武前去和番，至而今已多日未回朝轉，不知他在番朝言講何言，倘若是亦不利再來侵犯，我朝中施何策方保安全。想到此怨奴命苦達極點。只想起倒叫奴實在爲難，獨坐在西宮院思前想後，（上太監漢王四宮女林后）一時來只在西宮門前，（太監白）聖駕入宮，（昭）迎接萬歲，小妃接駕，吾皇萬歲娘之千歲，（漢王）愛妃平身，（昭）謝萬歲，賜坐，（昭）鈞恩（同坐昭）吾皇與娘之同進宮來，不知有何事議，（漢王）只因番兵攻破鴈門關，吾一兵將不能敵當，因此定要愛妃出關和番，倘如不允，番兵定要伐到皇城，（昭）呀，已至此危險，不知吾娘之千歲有何妙計呀，（漢王）孤當殿已選衆卿商議此事，由宮中挑選嬪愛妃相貌相同之宮娥，充梓童你前去出關和番，孤同林后前來特與愛妃商議，（昭）那（唱）聞聽此言悶之無聊，最可嘆我的命賽如紙簿，選宮妃去和番計策雖妙，奴替主受風霜於心何勞，倘若是被番北辨出假冒，那時節他的命能脫逃，雖然捨生命何能算了，還難免那番邦兵發南朝，那時節動干戈兵將再弱，滿朝的衆文武無計可操，到不如小妃我親自去好，也免得南北邦心不安勞（林唱）叫御妹你不必心煩顛倒，那能够叫御妹和番北朝，命與妃去和番鬼神難曉，此計策甚巧妙別無話學，被選的假娘之出口關要，請萬歲添良將敵禦番苗，那時節動刀兵戰爭能強，還希望北番兵歸順南朝，我想那毛奸賊無處逃跑，拿着他斬或戮冤仇可消，（漢王）愛妃等不必心煩急躁，孤王想此計策甚是堅牢，對此事莫遲延辦理要早，二愛妃在那宮嬪妃來挑，（白）二妃子對此事且莫過慮孤看朝陽宮翠環宮人倒相愛妃即刻命他準備明晨即可差人送他出關，（林白）萬歲說好就好，宮人，（宮娥）侍候，（林）命你呼喚翠環前來見駕，（娥）遵旨，娘之有旨，翠環進宮見駕，（上翠環）勿聽娘之宣，進宮把駕參，（翠）

奴婢見駕吾皇萬歲，娘々千歲，（林白）平身，（翠）謝千歲，（林白）翠環，（翠）伺候娘々，（林）自從你進得宮來，哀家待你如何，（翠）娘々待奴婢甚厚，粉身碎骨亦難報答，（林）既然如此，哀家有事與你相商，不知你心意如何，（翠）請娘々傳旨，奴婢萬死不辭，（林）只因這般如此番兵將要殺進皇城，哀家命你假扮，西宮娘々王氏昭君，前去和番，此是爲國盡忠，千萬不可遺漏真情，（翠）就依娘々奴婢願往，但不知何日起身，（林白）明日晨起，就得登程，（翠）奴婢記下，（昭君）翠環替我和番可稱爲國効勞，轉上受我一拜，（翠白）折死奴了，（拜介）（翠白）萬歲娘々千歲，轉上受奴婢一拜，就此離別了，（拜介）（漢王）翠環你可受拾一切，明日早朝孤命文武百官送你登程便了，正是，（白）此去和番報國恩，（林白）嚴加密秘要小心，（昭君）但願胡兒休看破，（翠）太平回朝再面君（同下完）

### 槍斃駝龍

（出老鴛白）最好原來風月場，家々戶々換新郎，我王老鴛，在長春開了一座福順班，甚事興盛，天色不早，只得叫頭子掛燈照客，頭子那裏快來，（頭）來了，忽聽老板喚，進房問根原，老板叫我何事，（鴛）你看天色不早咧，快掛燈吧，（頭）是，（鴛）只正是，廣種鮮花任蜂採，引的青春少年來，（下）（上大龍白）綠林叢中逞英豪，不遵國法任意行，吾王福棠，吉林長嶺縣人氏，人稱匪號大龍，共當胡匪，逆

天違法，招聚許多同類作事甚是順手，得了錢財不少，帶領大眾弟兄來在長春散心，衆弟兄隨便閑遊去了。正值日暮天黑，我只得娼客走走，（唱）紅日西墜月色明，沿門修熠電氣燈，大街以上遊人廣，士農工商來往行，買賣鋪家門閉，行人過客奔店中，世界人多分幾等，也有富貴與貧窮，有坐汽車與馬車，也有推車扭之行，正走中間抬頭看，來在平康大街中，楚館秦樓門面好，家家掛牌懸電燈，來往行人面帶笑，商之量之把話明，這個說寶蘭長的好，那個說寶蘭不如大翠卿，只個說有個金香愛白臉，黑臉化錢是白扔，金蘭金翠大金鳳，金玉金喜大翠紅，但只見幾名妓女門前站，携手攏腕笑盈盈，也有穿紅配着綠，也有穿藍配着青，內中站着美妓女，桃腮粉面帶笑容，眉清目秀櫻桃口，牙白似玉長的乾淨，此女非常着人愛何不進院叙之交情，邁步就把行院進（頭唱）頭子進前把話明，（白）你老只屋請，落坐吃茶，你老有熟人無有，（龍）無有，與我見之，（頭）七號聽客，金榮，金喜，翠紅，翠玉，俊卿，俊榮，桂香，桂英，小鳳，清官素芳，素禎，齊啦，你老看中那位啦，（龍）我招呼素禎吧，（頭）素禎姑娘七號聽客啊，倒茶打一條手中素禎姑娘的盤子，（且白）你老貴姓，（龍）我姓王，（且）王爺請裏邊坐吧，到不到的多有擔待些，（龍）無有什麼說的，不要客氣，素禎你我雖然初次相見，甚是投緣，咱要桌酒席飲上幾盃，何妨，（且）大爺說好便好，待我叫人，頭子快來，（頭）來了何事，（且）要上等酒席一桌，急去，（頭）是，（下又上）酒席已到，（且）王爺請用酒吧，（唱）雙手捧盃面堆歡，和容悅色便開言，多承王將爺我愛，可嘆我生的愚魯癡又呆，好如同烏鴉配俊鳥，又好似豺狼與虎眠，話說不周多擔待，總有錯處望求海涵，咱二人見面天緣配定，前世結下美姻緣，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看見難，咳就是小奴容顏

醜，怕是不隨王爺你的心田，我素禎與大爺三生有幸，也不枉在行院湮了幾年，滿面帶笑灑過酒（龍唱）接盃在手暗點頭，叫聲素禎細聽根由，我也曾遊過東三省，遊過長春幾道溝，高等名妓會過多少，並無有素禎你這樣溫柔，行動作臥人難比，穩動老成面代風流，鬢如刀裁似墨染，烏鬢髮席何用桂花油，兩道彎眉新出月，水零々一對杏眼把人勾，桃腮粉面櫻桃口，玉米銀牙相襯就在唇裏頭，十指尖々如嫩筍，身體窈窕似水流，一對金蓮窄又瘦，不亞如吊魂取命一對金勾，你真有落浦三秋水，夢繞巫山十二秋，生就的閉月羞花美容貌，沉魚落雁花兒見羞，不但我看你容顏好，就是那年邁的老者見了你贊成點頭，誇不盡素禎好，（旦唱）面帶笑容把客爺呼，（白）王爺你老只酒還用與不用，（龍）足够了，（旦）天色不早，你我二人安宿了吧，正是（龍）千里姻緣一線牽，（旦）不是人緣是天緣，（下）（上愛洋禍國白）膽大心粗力氣強，入了明火大搶行，吾乃愛洋（禍）吾禍國，哥々，（愛）兄弟，（禍）咱一同大龍兄來此閑遊，住了十數多日，不見回來，咱何不去找兄長，急速回山作事，乃為正理，（愛）言之有理，就此出店走々，（下）（上龍旦白）楚館之中美鴛鴦，（旦）陪伴青少春年郎，（龍）吾王福棠，（旦）奴張素禎，（龍）素禎你我同床共枕這些日期，不知聊你家住在何處，怎麼身著娼婦呢，（旦）君你要問我混事一節，叫小奴一言難盡了，（唱）床間並坐拉住郎的衣，君你貴耳聽子細，家住奉天遼陽縣，遼陽城裏有家居，父本姓張指農為業，生我一人無兄弟，雖然家中不為富，不缺錢財穿與吃，妓牛慣養到九歲，將我送在學堂裏，念過國文與歷史，自然地理全念齊，成詩作賦把文作，打鼓吹號把操體，高等學堂身畢業，現有文憑在箱裏，父母並未把婚配，任意而行未受過屈，也是我一時主意錯，誤入烟花把身棲，初進

行院羞又愧。接客過場全不知，學會了斟茶把盤子賣，迎賓待客留住局，親咧近咧全言不懂，涼咧熱咧俱各不知，遇見得輕薄客樓々抱々，羞的我面紅過耳把頭低，可嘆我良門女真正不幸，身流下賤爲娼妓，自從落水入行院，經過客爺甚如螻蟻，接交的軍商學界與官長，也有高來也有低，也有俊來也有醜，老々少々等々不齊，並未遇着個情投意合者，總有心事對誰提，咱二人雖云初見面，從未遇疏財仗義竟如斯，亦不知君到此處因何故，願領教君的貴府作何生理，倘若一旦分別後，好與你老把信寄，（龍唱）哈哈大笑聲貴相知，穩作床頭聽子細，我家住在吉林省，長嶺小縣住城西，我今年長二十六，父母雙亡未娶妻，（旦白）不知君你作何營業呢，（龍唱）卿要問我作何事，切莫高聲語要低，無本能取萬分利，搶掠民財當胡子，大龍本是我匪號，千萬莫對外人提，（旦唱）聞聽此言暗々驚疑，低頭不語自思尋，今遇大龍來到此，連々住了我幾個局，倘若大龍他去後，外人安得不知悉，與他同床十數日，總然無弊也有私，稽查暗訪問問准，我的皮肉怕受屈，不如從良跟他走，跳出苦海離娼妓，和容悅色面代笑，聽我把心中事細對君提，自從落水這幾載，接交的客人好歹不齊，老々少々俊々醜々，官貴貧賤與高低，早看破煙花不能養老，心想着拋娼妓改換身體，情原從良隨君走，海角天涯把馬騎（龍白）素禎你休說此話，你在只裏歡樂無比，那能從良，總有從良之心，接交師旅團長來往如蟻，豈能與我輩同心合意，你說此話我斷然不信，（旦唱）休說官長與公子，不如投緣對意的，浪子遊情風流女，蜜語甘言全是虛，心如黃連口如蜜，迷湯噴灌的他不知東西，有錢上樓他是大爺到，無錢再來就是窩皮，烟花院裡下一座迷魂陣，誰與誰愛那合那夫妻，實心與君無二意，金石良言並無處，（龍白）素禎你說與我真心從良，但有一件，你在只裏花天

酒地，身體何等舒服。肯去騎驢詩槍，受那些風霜之苦呢，（旦唱）說什麼風寒道的什麼苦，世界上誰相我妓女們低，無論何人任意戲耍不顧父母遺體小羞恥，烟花院好比作迷魂陣，本是陽間活地獄，望求君你發慈悲，搭救小妾把火坑離，小奴雖然女流輩，專喜端槍把馬騎，昔日到有幾位女將，君你請坐細聽我提，想當年梨花女他 本姓樊，爲配丁山把山寨失，拋藩投唐保真主，掛印爲帥多出奇，東當西殺南征北戰，他與那唐天子定下華夷 暴彩文保龍山前救過主，保主還朝去征西，小妾我不敢比前朝女 騎馬担槍也能對敵，心算一定無二意，望求夫君莫要推辭，奉託夫君懇切切，（龍唱）滿面堆笑把話提，（白）素禎不必如此，你真心與我從良之時，與開店之家說明，你欠他押款多少，將帳目還清，代你出院也就是了，（旦）如此多謝君之大德，小妾之押款足有三千餘圓，望君急速辦才好，（龍）今晚將銀交齊贖你出院也就走了，但有一件，卿你這些衣服皮箱等物，不知寄與何處，（旦）夫君不必爲難，雖此不遠正南二道崗子 在那裏有一趙義母，將這衣服等件寄在那裏存站一宿，明早遂君起身，你看如何，（龍）如此方好，只正是 與卿贖身奔離娟門，（旦）跳出苦海奔青雲，夫君請，（下）（上愛洋禍國白）兄長去遊玩，不見轉回還，仁弟你看咱兄長 只些日期不見回店，也不知因爲何故，叫人放心不下，（上龍白）爲卿贖身事，告與朋友知 弟兄在房廩，（愛）兄長回來了，請坐，（龍）大家同坐，爲兄有一件羞愧之事，難以出口，（愛禍白）兄長有話請講當面何妨，（龍）今有福順班素禎要與我從良，叫我實難難以推辭，定准今晚與他贖身出院，去到他義母家中，存宿一夜，明晨隨咱登程，不知二位兄弟意下如何，（愛禍）如此乃是一件好事，就此去福順班走走，（龍唱）兄弟三人出店門，（愛禍唱）行走去見女佳人，（下）

(上且白) 只爲從良事，叫奴掛在心，自從他去後，與老板說妥從良之事，天到九點餘鐘，爲何未見來院，(上龍三人白) 弟兄們隨我進院，(上頭子白) 你老只屋請，(且白) 請坐，此二位是誰，代我引見朋友，(龍白) 此二位是兩個盟弟，(且白) 二位爺請坐吃茶吧，夫君不知事情辦理怎麼樣呢，(龍) 將開店之家請進房來，將錢交清咱就此出院，(且) 是，有請姐，到只屋，(鴉) 忽聽素禎喚，必是交銀元，你們三位爺早來咧，待我給斟茶吧，(龍) 謝，素禎隨我出院，不知他欠貴班押款多少，(鴉) 他共欠奉票洋三千元整，(龍) 只是三千二百圓，去還債目，下餘之錢，給夥友們買雙鞋吧，(頭) 多謝大爺我與大爺叫車去(上衆妓女白) 與姐收拾行李送姐，(且) 多謝衆位姐妹(頭) 馬車現在門外等候，(且) 就此起身，(鴉) 妹妹一路保重，(且) 辭姐如同雁失群，(鴉) 妹一路保平安，(且) 姐請回吧，(同下)(上李氏白) 爲人不可苦打算，富貴貧賤命由天，老身李氏，許配趙門爲妻，不幸老頭子下世去了，剩我一日度日，後來認了一個乾女兒，名叫張素禎，在長春福順班混事，也不知這幾天事由如何(龍愛禍同上且白) 來在乾娘門首，待我叩門，媽，開門來，(趙白) 噯呀半夜三更的是何人叫門呢，待我看去，外邊何人叩門哪，(且) 是孩兒我呀，(趙) 噯呀是素貞來咧，你怎麼不快進來呢(且) 我的媽，你老不開門，我怎進去，(趙) 對呀，我不開門你怎麼進來呢，待我與你開門，噯呀你代只些人來咧，把東西怎麼都帶來啦，(且) 媽，進屋再說吧，車夫將物件搬在屋內(車夫) 是(趙) 重衆位請進我的敝舍吧，(同白) 請，(趙) 衆位請坐，(龍) 大家同坐，(趙) 女兒這三位是那裏的客人呢，(且) 此是女兒隨他從良之天君，只二位是他結盟兄弟，夫君兄弟見過義母，(三人白) 老人可好，(趙) 好哇

好呵，快請坐吧，待我與衆位燒茶做飯去（龍）慢着，茶飯全然不用，就此安眠才好，明天還要早起身（趙）你看到只裏連水也未喝，要不然屈尊你們三位玉體，請在那就安眠了罷（衆）如此方好，大家安宿了吧，老人請（下）（趙白）我兒從良這等高興，怎麼不在娼寮混事呢（旦）媽要問從良之事聽兒慢訴來（唱）低言巧語把話明，尊聲乾媽你是聽，提起從良以往事，小奴我出在了無奈中，自從那年進柳巷，含羞代愧把客迎，現今年長二十四，接交的客人託不清，接交前族團長貴公子，並無有一人結我心中，我看透烟花無有好處，我今跳出是非坑，煙花院好比活地獄，是一座迷魂陣專把人坑，穿緞衣載珠翠扣人羅網，慣米湯上盤爲的是銀子銅，我落在行院這幾載，我害了許多美相公，烏雲髮好比迷人網，頭上插花猶如刺人蜂，芙蓉面好似勾魂的鏡，眉開眼笑就把人傾，櫻桃口說去他千頃地，玉米牙嚼黃他買賣與經營，小金蓮好比綁人的鎖，描花腕好比扣人的鐘，一雙手好比殺人的劍，楊柳腰好比停人的靈，象牙床好比殺人場，紅綾被好比枉死城，雖然是不能人頭落，化的他傾家敗產手空空，長官貪戀我失官革職，買賣人他貪我不作經營，讀書人戀我詩書不念，莊農人他愛我不願耕種，細思想處都作損，要死後難免屍拋曠野中，我今從良歸七姓，終身有靠過秋冬，堆金積銀數萬，穩藏避處去把身容，（趙唱）聞聽素貞說一遍，句句說的是實情，如今從良是好事，從良歸王留美名，相他有錢從良更穩重，回家去夫唱婦隨身受榮，不知你夫指何營業，或是官長是作經營，你夫來城因何故，高姓大名住那城，分別後媽想起了你，近處看望速把信通（旦唱）聞聽乾娘將我問，低下頭來暗叮嚀，有心說了實情話，又怕乾媽走漏風聲有心不說實情話，瞞着義母禮不通，我要說出一往事，大暈他也不能賣風，回過頭來面代笑，尊聲媽貴耳聽



兒說出我夫他作的營業，千萬莫對外人明，（趙白）我說素貞咧，自從你到長春，我就認你爲乾女兒，如同親女一般，有什麼事對我說吧，礙着什麼，有避人的大事情，我不能對外人說去，你說吧（旦白）

媽，我要說了，你老可千萬莫對外人說，媽，呀，（唱）我夫家住吉林省，長嶺城西有他門庭，王福堂

本是他名諱，人送匪號叫大龍，他今年長二十六，比着爲兒大幾冬，搶劫民財爲營業，綠林之中他爲頭名，奴今遂他從良去，海角天涯斗威風，推銀積銀數千萬，遠走他鄉去把身容，雖不能生兒養下女，海樂

洋常樂無窮，說話之間五更鼓，金鷄三唱天色明，（白）媽，你看天色將亮，何不將他們喚醒，就此早

登程才是，（趙白）如此方好，待我叫去三位速醒，天色將亮咧，（龍白）天色將亮，兄弟們急速備馬，

就此登程，（愛）是，將馬備好，請兄嫂上馬，（龍白）就此投奔亂石山走，老人家就此分別了吧，

（趙）你們大家一路保重吧（旦）我謝媽，他日重逢難遇相難（趙）此時分別最可憐（旦）媽，請回吧

（同下）（上大龍愛洋禍國素貞大過場）（龍白）人逢喜事精神爽，（旦）真正苦盡甜來事，郎君，小

奴總未出城，今逢勝天美景，青苗在地，好不歡樂人也，（唱）素貞馬上樂無愁，口尊聲夫君兄弟們聽根

由小奴我從良出城來玩耍，一路美景觀不到頭，但只見道旁栽着春楊柳，桃花花開似水流，見了些毛屋

草舍把居陋巷，見了些水閣涼亭大廈高樓，見了些老婆佳人美貌少婦，見了些六旬老者白髮蒼頭，只見那

騎馬坐轎來往行走，見了些琴棋書畫整館棧樓，只見那文武官員威風斗，但只見士農工商三教九流，只

見那樵夫打柴奔山走，老漁翁乘小舟懷抱魚鉤，農夫把地把田種，商人貿易把財求，只見那山中松柏垂青

葉，在山頭跑的有香獐馬猴，張素貞正然觀山中景，（龍唱）叫聲大眾聽根由，（白）眼前就是亂石山邊

界，咱何不找一糧戶之家用飯，歇息歇息再作事不遲（愛禍）好，就此尋找（同下）（上官長）赤膽忠心保國家，奉命去把胡匪拿，我今代領官兵捉拿大龍與駝龍愛洋禍國等，訪准他們在亂石山，招聚匪賊成羣，共有一千名，就此兵發亂石山去者，只正是與民除害發大兵，要把賊寇一掃平（同下）（上且衆匪大龍白）衆位兄弟，咱從長春而歸，買賣甚是順手，得的錢財很多，咱們可是上別處去，可是在此久居呢，衆位頭目大家公議才是，（衆白）就依我兄長的主意，（罷白）噯呀，此是何處槍響，必是官兵事咧，大家預備子彈，就此與他對敵，（上官長白）衆大白，把亂石山圍住，就此開槍打東西，（官匪）放槍對敵，（大龍白）兄弟們開火與他打，（大龍中彈死）（上與洋禍國）兄長被大兵打死，只得同衆家兄弟，報與嫂嫂知道，（愛白）兄長陣亡事，（禍）報與嫂嫂知，（同）罷了哥呀，（同下）（上駝龍白）不見夫君面，心中暗着急，正與大兵對敵，不知弟們那邊去咧，（上愛禍衆人等），（且）你們俱各來到，爲何不見你的兄長他呀，（衆）可嘆我大哥在陣前一死，（且）此話當真，（愛）當真，（且）果然，（愛）果然，（且）你可知尸屍現在何處，（愛）現在下坡以下，（且）領我去看，（愛）隨我來，（且唱）罷了我的夫哇，一見夫君一命亡，屍首在躺地當陽，走上近前摸心口，絕氣一死渾身涼，夫君你今身一死拋下小奴無主張，可恨大兵太膽大，槍斃夫君見閻王，有朝一時拿住你，把你剝皮挖眼大開膛，恨大兵哭丈夫搥胸躲脚，大放悲聲哭夫郎，駝龍哭的如酒醉，（愛禍唱）口尊嫂嫂切莫悲傷，（白）嫂嫂不要啼哭大概人死難以回生，四外官兵攻打甚緊，咱們難以脫逃，大家幫助嫂嫂與兄報仇就事了，（且）如此多謝衆位兄弟，將你屍首掩埋在此，大家幫我打退官兵，（衆）是，（且）罷了夫哇，（下）（上官長白）

將胡匪趕敗打死賊等百名，暫時不必追趕，回營交令，（下）（上且白）夫君命歸天，叫奴好心酸，可惜我夫前日陣前身亡，是我晝夜難忘，心想與夫君報仇，怎奈官兵甚廣，難以取勝，不如同大家兄弟，去到坎前祭奠大哭一場，諸位兄弟們同我去到你兄長坎祭掃，不知大家意下如何，（衆白）我等同願，（且）好衆位代路，（過場）來到坎前，（且）罷了我的夫哇，（唱）雙膝跪在地埃塵，心如油烹淚淋，夫君你今一身死，奴如同孤雁失了群，有你咱二人心合意，商議作事搶愚民，縲的人票無其數，化銀錢贖出我的身，砲打山城子，搶了合龍鎮，得了許多的奉票與金銀，不想你在此身遭橫禍，奴與你雪恨拿仇人，拿住大兵用槍斃，剝皮挖眼抽了筋，駝龍攻前正發恨，（衆唱）口尊聲嫂嫂你聽真，（同白）嫂嫂快動手大兵一齋來咧，（且）與他決一死戰，（上官長白）訪准駝龍祭墳塋，攻打一戰要成功，衆官兵三路攻打，莫放賊人逃走，（開打搶介駝敗介下）（上駝龍白）不好了，衆兄弟一個個傷死逃亡，我只得逃命要緊，（唱一行）催馬好傷悲，怕人追趕連把頭回，思想起當胡匪無有好處，果然是勝者王侯敗者賊，相我等作的事傷天害理，奪錢財去綁票俱把心虧，亂石山打死了大龍夫主，只一戰全失散無路可歸，看起來作惡事蒼天報應，果然是天有報神目光輝，從今後洗淨身拋棄匪事，找一座安身處去把正歸，還得去把乾娘見，想到只裏把馬催，催馬就把乾娘家奔，見了乾娘細說一回，（下）（上趙白）我趙媽，自從乾女遂大龍走後，多少日子也未到來，叫我放心不下，（上且白）離鞍下了馬，進前去扣門，媽，開門來，（趙）呀你是何人叫門呢，（且）是孩兒我呀，（趙）我女兒你回來咧，快進屋吧坐下，爲何自己而歸，你夫現在何處呢，（且）媽媽不要問了，（唱）未從開言淚朴酥，尊聲媽媽聽清楚，提起從良以往事，叫人見笑

自羞辱，接交大龍恩愛重，情投意合兩配服，遂他從良出行院，海走天涯當匪徒，奪搶民財綁人票，好比押人的當舖，送來銀錢贖性命，無錢來贖用槍誅。傷害良民無其數，所作之事狠又毒，亂石山前一場戰，丈夫陣前命嗚呼，後來與他把靈祭，大兵訪准來拿奴，同夥之人全失散，剩下爲兒主意無，無奈投奔媽媽你，穩藏貴舍不把頭出，單等官衙不查問，遠走他鄉好奔路途（趙唱）聞聽乾女說一遍，怕在此處藏不服（白）這個地方離城甚近，暗查甚多怕是有些危險，（旦白）若不然明天早車，兒上公主嶺混事安身，量也無人知曉，就此安宿了吧（下）（上稽查白）奉了處長命，祕訪爲匪人，（梁）我梁金財，（宋）我宋子合 奉令來公主嶺查駝龍之事，聽店家說現在河南月紅班，改名玉紅，以到那裏，指上盤爲由，就此走走，來此以是，就此進院，（頭白）只屋請，七號見客，順喜，鳳喜金鈴，小蘭，清信素卿，玉仙，月娥玉紅，桂芳，齊咧，（梁）叫玉紅，（頭）玉紅姑娘七號見客，（上旦白）你老貴姓與我引見朋友，（梁）我姓梁此位宋爺，（旦）二位多有照應，（梁）無有說的，玉紅可是在此久混，可是新來的呢，（旦）我從哈爾濱來的，不過一月餘，不知二位在此作何生理，（梁）我二人前來買貨，今日得閑遊玩，（旦白）呀真他二人特別，必有別情，好叫我驚怕，（梁白）咱兩回去罷，回店辦事去，（下）（旦）你二位好哇，明天來呀，看他二人光景，叫我心中發疑，我在此不能久站，只得急寫書信一封，郵至義母家中，要幾件棉衣，去上大連走走，頭子送信去，（頭）是，（下）（上梁宋白）將駝龍事查准，就此回長 報明訪准女匪事，稟拔處長知，（下）（上趙白）接見信一封，與你送棉衣，將衣服包好，就此起身前行，（趙唱）媽媽只才不待慢，忙把包裹背在肩，邁開殘足往前走回身又把門倒關，路途甚遠難行走，大略也得